

華莊煙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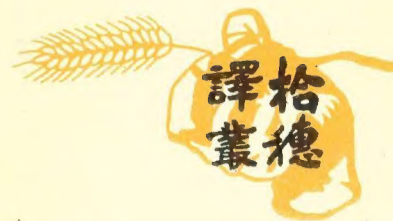
Mary Stewart 著

張 時 譯

華莊煙雲

Mary Stewart 著

張時譯



拾穗譯叢 翻印必究

華莊煙雲

原著者：Mary Stewart

編譯者：張時

出版者：拾穗月刊社

印刷者：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定價：每冊新台幣十二元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譯叢編號一〇〇六〇

小說叢書

華莊烟雲

Mary Stewart 著

張時譯

九輛等待的馬車



張
Mary Stewart 著
時 譯

2881831

第一及第二輛馬車

第一章

哦，請想想宮廷的愉悅！

安寧舒暢！酒肉即將

自盤中移去，請及早

享用……

火炬下的盛宴！音樂！遊戲！

九輛馬車在等待——快快快——

啊，駛向魔鬼……

陶納：復仇者的悲劇。

九輛等待的馬車

沒有人到機場來接我，使我的心中十分安暢。

我們抵達巴黎的天色已漸轉暗。這是和柔灰色的三月天，空中已有春天的氣息。腳邊潮濕的碎石在閃光，機場上的天空顯得很高，午後的雨水把它洗成碧藍。濕風吹動小團柔雲，最後的夕陽映出即逝的霞光。在機場大樓過去，來往的車燈已亮，照出頭上的電話線。

碎石路上還有些行李。我看見自己的舊皮箱放在一個全新的皮箱和一個很大的奶油包皮箱之中。我的皮箱一度很漂亮，上等皮上烙印着爸爸的簡寫，它現在已被沾雨水的倫敦標籤所遮蓋，馬小姐，巴黎。我想，頗為有趣，馬小姐置身在一位穿着高尚衣服的矮胖男子和一位手掛金黃貂皮大衣的漂亮美國女郎中間蹣跚而行。我身邊只有一口父親留下的舊皮箱。

九輛等待的馬車

但是，我終於回家了，十年了。它是我一生中三分之一強的時間。經過這麼一段長時間，我倚在海關欄桿旁邊，像是一個初訪異地的旅客。我發現我對於周圍喋喋的法語聲仍然可以知曉八耳，我甚至於發現在周圍人們互相呼喊，親友高興地叫喚中，我居然會在那些陌生的臉孔中一一尋找。十分荒唐，誰會來接我？華夫人自己？我不禁對自己的想法好笑。華夫人給我計程車錢到巴黎已經不錯了。她不像會給我過多幫忙。我只是一個她僱傭的人，從此我最好牢記着這點。

手拿粉筆的關員停在舊箱子前面。我上前去報關時，一個機場人員匆忙地在我身邊擠過，把我的箱子擠落在地上。

「對不起，小姐，對不起。」

「沒關係，先生。」

「有什麼東西掉下來？」

「沒有。」

「對不起，小姐，對不起。」

我再三用法語對他說不要緊後，他才走開去。

我沈思地望着他身後。這件事使我覺得十年光陰並不算長。我的耳朵與頭腦仍能適應法國語言。

不行，我必須切記另一件事。我是英國人。英國人。華夫人說得很清楚，她要一個英國女郎。而我覺得我應該讓她知道，我對法語的智識，不過是一般英國女郎在學校中學得的程度……也許我因為把這件工作看得過重，所以對一切有關的事都看得太重要了。其實我只要對小菲力講英語而不說法語，我是英國人法國人即使荷蘭人，與華夫人又有什麼關係？我這樣不能算是欺騙她，因為我確是英國人。父親是英國人，媽媽至少有一部分是……甚至於我的早年已經遙不可及。那些年和媽媽住在白西的外祖家，父親去向不明，當時連心中用英語思想都是危險的事……那些事早已陷入過往，連自己都不相信曾經依屬於其中。比較接近的是在英國的十年——七年在北倫敦的孤兒院，最後三年則自由獨立地在肯特一家小學做教師兼保姆。那無限長綠色走廊，一堆髒被單，教室中粉筆與肥皂的氣味……這些記憶較白西的可愛老家和戰後父親歸來時在平街居住的時候

更接近……

關員疲倦地說：「還有什麼要申報的？」

我驚覺地轉回身，我用英語說：「沒有。只有這口箱子。沒別的……」

外面停着許多計程車。我對司機說：「克里龍旅館。」他聽見這偉大的名字似微感驚訝，使我頗覺有趣。他提上老褐色皮箱，關上車門，把車子開動。

如果我心中尚有陌生之感，現在消逝無遺。計程車煞車重響一聲，彎上了開向巴黎的大路。我坐在熟悉的車後，破椅皮，腐味，一時使舊的世界像失去的印象雲霧緊圍在我身邊，它像墨汁般塗抹了過去十年的歲月。計程車像是潘都拉的魔盒，我不但打開它的蓋子，而且置身其內。那些甜蜜刺人的記憶……一些我已前沒有注意的事，到目前我才發現它並無改變，生命的一部分停止在十年前……

司機本來看的報紙塞在他身邊小盒中。我看見那熟悉的黑色字體，以及模糊的畫片。一輛公車駛過來，前面的方向燈亮着；森里。我看見上面擠站着些女郎與工人。現在已近醜陋的郊外高屋上鐵欄桿與百頁窗；中間夾雜有許多指路牌；潮濕人行道上的有色電燈；在咖啡店窗後有一行行放着杯盤的桌子……在我們前方，是弗蘭德街；巴黎正夜市如畫。

我眼臉突感刺痛，我閉眼靠在座椅背上，但是窗外的巴黎仍向我進襲而來。咖啡氣味，貓，下水溝，酒，濕潤空氣……賣報的聲音，有人在賣獎券，警哨，煞車聲。可是我想，似乎還少了什麼東西……但是當汽車轉彎，我睜眼看見差點撞到一輛腳踏車上時，我才記起那輛汽車喇叭聲，巴黎的喇叭時代已經過去。我張眼四望，似乎置身在一切完全陌生的環境中。

我心中歡迎這個改變。我把思想由人們安靜地走着的人行道，想起自己的將來。我已回法國；過去十年的夢境已經實現。不管我的工作是如何乏味，我終於回到我自認為家鄉的國家。如果我欺騙華夫人，那是由於需要的壓力。好，我回來了，這裡是法國。在我眼前閃過的燈光明亮的郊區一度是我的家。不久，我們到了巴黎中心區，駛過擁擠的皇家路，直赴康可大廣場，那裡克里龍的窗戶經過尚裸的栗樹枝幹俯望塞因河。明天我們

九輛等待的馬車

九輛等待的馬車

又要出發，深入法蘭西腹地，越過她的草原和葡萄藤，過了山崗與高高的阿爾卑斯，直到抵達華莊，它正建築在沙羅小村的森林邊緣。自從我出發以來，腦中不止百十次地想像着它——一個遙遠，羅曼蒂克而不可可能的夢想中的仙境城堡——像華特狄斯耐的廣告畫像。自然，它們大同小異……計程車忽然停在一輛公共汽車後。我的手緊按着膝蓋看看窗外。我已到了這裡，連一點點時間就誤對我都難以忍受。公共汽車開了幾碼，停在右邊，計程車由它身邊疾馳而過。快，快……

忽然我心中記起一首詩。

九輛馬車在等待——快快快——可是此時此地這句引言豈不是不倫不類？它是什麼？我在心中思索，記起它是有關什麼宮廷愉悅，安寧舒暢……火炬下的盛宴！音樂！遊戲！九輛馬車在等待——快快快……這些對一個孤單少女的誘惑；是的，是范迪斯要把純潔愚蠢的卡斯蒂莎引誘到大公床上……（啊，駛向魔鬼）……我對自己笑笑。完全不切合。我想，這位少女既不走向奢侈又不走向魔鬼，只是拾起在英國拋棄的舊業。馬琳黛小姐，只是九歲的華家伯爵菲力的家庭教師兼保姆而已。

再過幾分鐘就到了。那位白髮而莊肅的華夫人要坐在椅子上迎接我。我扔開神話，由手提包中取出一面鏡子，開始梳理頭髮。我又記憶起這位新的顧主。

我在倫敦和華夫人談話時，他對這個大家庭談得並不多。但是我由其中重點可以想像到那是如仙境般的故事。菲力的祖父華家老伯爵十分豪富，他去世後財產遺分給三個兒子，新的埃迪伯爵，萊昂，波亭。埃迪承受大部財產，華莊和巴黎的房屋。萊昂的財產中之一是鄉村一幢名叫白凡的可愛小屋，波亭則在離華莊幾哩外有塊大產業。老人去世時長子埃迪尚未成家，他感謝萊昂住在家裡替他照料家產。埃迪自己則住在巴黎。萊昂住在華莊，一面經營着這處的小產業。小弟波亭是個相當有名的考古學家，他安靜地住在多農，時常出外挖掘古蹟。

幾年以後，埃迪出人意外地結婚了，一兩年後菲力出生了。他們住在巴黎，一直到去年菲力快九歲的時候，悲劇同時發生在他和我身上。他父母在由西班牙回法的程中，飛機出事身亡，菲力只好離開巴黎到多農和波亭叔父共住。波亭還未結婚，可是華夫人對我說：「孩子時常看見他，很喜歡他。我的小孩波亭不願讓孩子去

華莊和我們住在一塊。雖然，華莊在名份上是菲力的家……她當時坐在椅上笑笑，她那遙遠甜蜜的笑容幽涼得像四周的月亮，我覺得我可以了解波亭的意思。這位古板的海倫在九歲孩子心目中不是個好友伴。菲力情願和波亭叔父住在梅林別墅。雖然他是個考古學家，也會比華夫人更親易。至少他可以和孩子掘玩泥土。

但是考古學家也有他職業上的困難。菲力在梅林別墅住幾個月後，波亭必須前往希臘和小亞細亞去幾個月。梅林別墅只好關閉起來，波亭外出時，菲力只好去華莊和另外一個叔叔嬌嬌住在一起。他的巴黎籍保姆因為私事，只好含淚離別……

所以我來了。雖然巴黎對我並不陌生，可是我沒有歸家的感覺。我是個陌生人，異國人，到一個陌生的房莊接受陌生的職業。也許這與地方環境無關，問題在乎你自己。不管你往何處去，你總帶着你孤獨的圈子……汽車駛過李桂路，又向右轉。在右邊，我看見教堂圓頂高聳入雲。在蒙馬特的電影下，乃是平街。

衝動使我傾身，我的手緊握着手提包。

「你知道平街嗎？第十八區。請帶我去，我改變主意了。」

我站在潮濕人行道上仰望着開着門的平街十四號。牆上的油漆剝落；我記得以前陽台上明亮龜壳色的鐵欄桿已呈現髒灰色。二樓窗門掛着一扇懸落的百頁窗。白先生的金絲雀早已不見，連以前掛籠子的牆上都已無痕跡。頂樓陽台，我們的陽台，顯得又高又小。台上有幾盆盆景，空中吊着一條毛巾。

回這裡來是多麼愚蠢！我實在愚蠢無比！這就像舉杯欲飲，發現杯中已空。我轉回身去。

有人由樓梯上下來。我聽得見高跟鞋的響聲。我站定，想看看是不是我認識的人。不是。那是個漂亮的少婦，她穿着緊身的黑色衫裙。她的頭髮呈金黃色，口中嚼着口香糖。她微含敵意地望着我，又走到廊道門邊的桌後拿出一捲報紙。

「你找人嗎？」

「不，」我說。

她的眼睛投向我身後的皮箱上。「如果你想租房子——」

「不，」我慢慢地說：「我只是——我以前住在此地，所以想來看看這個地方。啊——劉太太在嗎？她以前是門房。」

「她是我姑母。她去世了。」

「哦，我很難過。」

她一邊翻報紙一面望着我。「你像是英國人。」

「我是英國人。」

「哦？聲音不像。你以前住在這裡……你是說，住在這裡？姓什麼？」

「我父親是馬查理。詩人馬查理。」

金髮女子說：「在我以前。」她拿出一枝鉛筆在報紙上面畫。

我說：「哦，謝謝你。晚安，」走回我放皮箱的地方。我在黑暗的街上找計程車。有一輛過來，我揮揮手，等它走近，我才發現裡面有人。它過去後，街燈的光線投在它後面。裡面是兩夫婦帶着兩個孩子，身上堆滿包裹，他們在嘻哈地笑。

計程車走了。街上空闕無人。我身後的女郎已走上樓。我回望一眼肩後的房子，又轉回街道等待計程車。這時街道與屋舍又顯得不如方才那麼熟悉了。

雖然我覺得不再為此來後悔了。有如過去的負擔突然自肩上卸落。將來仍屬不可知，那裡來的光線在街端天空上投出一線黃光。我第一次頭腦清醒。因為爸爸媽媽和平街的關係，我在英國成了陌生人，生活把我無意地推向英倫，使我浮若飄萍。我拒絕在那邊安之若素，就像個孩子得不到最好的糕餅便拒絕吃其他食物一樣。我等待了許久想返回舊日的的生活。然而如今事與人違。由於我的童年我抗拒英國，現在我童年的巴黎亦復拒我不納，我至感憂傷。我現在只剩下一個機會，就是在華莊找到我的地方。目前我除了他們的姓名之外，尚別無所知。那些姓名將變成我共住的人……我反覆喃喃地唸着他們的姓名，我思忖；華夫人海倫，高貴而遙不可及，她有種可能令時間消逝的冷淡；華菲力，我的學生，我只知道他才九歲身體孱弱；他叔叔華莊代理人，華萊昂……

這時發生一件奇特的事。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對自己低噫這個名字，加上我站在可以勾引起許多往事的街頭；我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一些故事就像被磁石吸引的針一樣，清楚地浮在我心頭。我聽見他們說：「華萊昂，」媽媽大概是在讀張報紙：「華萊昂，據說他跛了。他打馬球的時候摔了下來，他們說即使好轉，下輩子只好坐在輪椅上了。」父親喃喃地說：「哦，我真難過。我不禁爲他沒有摔斷頸子而感到可惜。那樣他就沒什麼好損失的了。」媽媽說：「查理！」他又說：「我何必對那個人憐憫？你知道我討厭他。」媽媽說：「我不懂。」爸爸笑着說：「你無需知道……」

這段記憶旋向虛無，我心中興起恐懼之感，我不知道它究竟是我的記憶，還是我的幻想？一輛計程車駛近，我揮揮手，它立刻煞住車。我又說：「克里龍旅館，」便爬了進去。計程車猛向前衝，離開平街，加速走進黑暗的街道。引擎的聲音在兩邊屋中迴盪。九輛馬車在等待，快，快，快……向魔鬼……向魔鬼……這不是畏懼，而是興奮。我對自己笑笑。不管是不是魔鬼，我是在向前去……我敲敲玻璃。「快，」我說。

第三輛馬車

第二章

……他的形容並未失去
所有舊日的光輝，亦不像
被逐貶的大天使……

密爾頓：失樂園。

我立刻想到，他字字虛言，

那個可怕的跛子，

有双惡毒的眼睛

心中構想如何對我謊言相騙……

白朗寧：基爾德·羅蘭。

多農小鎮座落在日內瓦東北二十哩地，在雷門湖南岸。我們的計劃是華家派大黑車來日內瓦相接。它載着我平穩地穿過城市的美麗街道，向法國邊境的多農而去。

在自巴黎來的歸途中，華夫人對我談得很少。這點很令我感謝，不但因爲我的心目對外界景色應接不遑，而且——她雖然仁慈溫和——可是我和她在一起總覺得很不自然。她有種令人無法接近的奇怪冷漠。和她談話像是打長途電話，有時當她走到半途來迎合你時，她會突然地撤身退回原處。我起先懷疑她是否故意與我疏遠，但是有兩次她問我問題，又不待我答覆便已失去興趣。她一定是心中尚有其他大事，其重要性勝過非力的教

師，我自己也滿足地緘口無言。

車子已駛在樹木繁茂盛的鄉村裡。左邊是白楊和柳樹，再過去是水光波影。右邊是引向山崗的起伏綠色田野，它戲劇地引出高聳入雲的積雪阿爾卑斯山。其中有一座是白蘭克山峯，但是我望了華夫人一眼，便又忍不住將出口的話。

她閉着眼睛端坐着。我望着她時，心中暗思自己對不對。她疲倦而有心事，但是什麼也比不上她那冷峻的雍肅。她年約五十五，還是個美麗的女人，這種美麗使歲月無法侵蝕。她頭額處的骨頭寬潤，削直而纖細的鼻梁；有些細魚尾紋的眼睛嘴已。她皮膚白晰，頭髮銀白。放在膝蓋上的戴手套双手稍嫌纖小。她美麗脆弱，像是天上的月亮。

我坐在角落上。我前面是夫人司機的寬闊肩膀。他的身邊坐着同樣闊肩挺直的夫人女僕白汀。如果以往女教師的傳統有點可靠，我將浮搖於客廳與下房之間。至少目前我是坐在女主人右手。我很感謝這個安排，因為我對白汀印象並不佳。

她是個黝黑陷頰的四十五歲女人。她有種憂鬱神秘的臉容與一双醜陋的手。雖然我昨夜在華夫人房中時，她也一直在場，但是她沒有對我說一句話，而且她以一種令我驚奇的漠然愜意望着我。我以為那只是習慣性而沒有其他意義。她僵直地坐在司機身邊，緊抓着放在膝上的夫人的珍飾包。她和男人们都不開口，我甚至於認為他們根本無視於我的存在。他們似乎很相配，令我懷疑他們是否夫婦（我後來才發現他們乃是一對姐弟）。司機白納好像從來不笑，他一樣黝黑，而且也帶有女人同樣的愜意。我希望這不是華家的典型的性格……我又偷看了華夫人一眼。

越過邊境向南山山坡直向多農而去。上山時，大地向左急斜，在河邊有濃密的樹林與屋宇。自赤裸的樹幹中可以看見一些大屋的煙囪。華夫人忽然指向我說，其中之一是華家三弟波亭的家，梅林別墅。我看見在樹林中，它的煙囪沒有冒煙。再過去是發光的雷門湖，在陽光下浮着慵懶的漪漣，上面散有一兩點白帆。

這是個溫暖的午後，我們駛過一個愉快的小村。街兩邊鑲植着無頂樹，上面的嫩芽才開始萌長。商店把貨

品擺在人行道上；一些美麗的衣服隨風輕搖。紅綠的辣椒散雜在上季的乾蘋果中；小盆景與園藝的工具像一小堆綠樹林。人行道邊有許多鮮花；一盆盆的鬱金香，萬尾花和紅色的毛茛花球。一盆盆的水仙，蘭花，褐白黃藍各色的蝴蝶花……哦，多美麗；它們在陽光下散發出濃郁的芬芳。

我經過時一定發出感嘆的讚美，因為我們通過到廣場中時，我聽見華夫人微笑地說：「等四月裡看華莊吧！然後車又轉到郊外。」

立刻我們到了一個窄谷，這裡道路，鐵路和河流編織成複雜的網絡。過幾哩後，鐵路消失了；它鑽入右邊的山洞，但是河流仍然貼着道路右邊，這是一股綠色的疾流。山崖離得很近，三月的赤裸樹林上貼着雲氣。我們開始爬山，下面的河水沖着巨石在怒吼。

一個險峻的小山谷，我想，而且這是條危路……繞過一個名叫「美奇」的彎道後，在我們前面便是華家草原。

那是沙羅，「華夫人說：「在這處才看得見。路轉進樹林就不見了。」

我傾身前望。沙羅村座落在山腳的草原上。我看見細細的水流，以及兩條河流穿過草原時培育的楊柳。河流會合處就是村莊，它像是明朗空氣中的玩具；它的三座橋，小手錶廠，它的教堂，以及圓頂的風信標。

「華莊呢？」當車子又在樹林中駛下山坡時，我問：「快到了吧？」

「你左邊是華家森林。它們一直延伸到多農。梅蘭——河的名字——正是華家和右邊戴家的分界。一過河就——」她微微一笑——「就可以看見華莊了。」

她說話的聲音仍然像笛子般清朗而冷漠，銀色的表面毫無波動。但是我以為她突然興奮起來——也許那麼明顯只是微微的緊張渴望……我方才對她的判斷有點錯誤，她愛這山谷，而且樂於返歸此處。我帶點衝動地對她說：「真可愛，華夫人！多可愛的地方！」

她微笑了。「是，不是嗎？你運氣很好，馬小姐，今年春天來得比較早。至少我以為如此。它是我——我多年來的家。」

我激動地說：「我會喜歡這裡！我知道我會！」

她膝上的戴手套的手微微動了一下：「希望你會，馬小姐。」語氣和藹但是有禮，微笑已消。她又冷漠遙遠如前。她望着別處。

我猶豫地瞥視她一眼，又望回窗外。這時我看見大廈了。

我們已在谷底走了有一會，右邊是戴家充滿陽光微風與高高白楊的莊園，河邊華家的斜削橡櫟樹林過去，界起一片灰色的山楂與野鐵線連的矮樹叢。河岸過去又是一片高原，濃密樹林後的山腳上站着華莊，它的窗戶迎着陽光。我只看了一眼，發現那不是羅曼蒂克的古城堡與尖屋頂；它是十八世紀的方形建築。它看上去十分遙遠，就像浮在黑暗樹林的頂梢。它又似乎遠不可及，我心想不知如何才能走近它。車子放慢下來駛進梅蘭河上一條美麗的小石橋，穿過一片樹林直達山腳。

華莊的路曲折多彎，它通向華莊的花園，我們走過彎路繞了個大曲彎，停在大北門前。

司機過來打開夫人的車門，扶她下來。白汀既不看我也不對我說話，自己忙着穿好披風拿下手提包。我在一邊等待，我主人用低聲法語向白汀說了些什麼。

我不知道她的吩咐是否與我有關，因為司機的黑小眼睛一直望着我，不像在聽他女主人的吩咐。對新來的人懷有好奇心，乃是自然不過的事，因為他立刻又微微低頭走開去照管行李。

這時華夫人轉向我。「到了，」她多餘地說，但是她姿態美好好像是在致歡迎詞。她秘密地向我微笑，然後向屋門走去。

我跟在她身後時，模糊地對這房屋的形式大小有個迷惑的印象——通向門戶的階梯與大方門廊，通向左邊院子與外屋拱門，照滿陽光的斜坡過去是廚房花園與天邊的樹影……我只約略地看了它們一眼。迎面而來的是夾着陽光與樹林音樂的風。到處是午後的金色日光。空氣涼爽，甜密而純潔，它帶有松樹與白雪的氣味。

這是由北倫敦來的呼聲。

我跟着主人走上階級，經過一個鞠躬男僕身邊進入莊屋大廳。

大廳似乎廣大無涯，這是因為它既高又滿是陰影，地上鋪着寒冷的黑白大理石格子，門對面是寬大階梯，梯上是射入陽光的高窗。階梯分而為二成為兩道美麗的曲線彎向樓廊。但是石階處的光線使大廳中央顯得更幽暗。

我還對強光眨眼時，聽見一個聲音向華夫人打招呼，然後那個女人向我們走來。我想她是管家。她大概六十來歲，身材矮吧，圓圓可親的臉，灰髮梳成一個老式的髻。她穿着黑衣服，唯一的裝飾——如果可以這麼稱呼的話——是胸前口袋上插的一双金邊夾鼻眼鏡，一條鏈子連在一支金別針上。她可親的面貌，蹣跚的姿態令人敬重。她不是黝黑而神秘的人。

當她和華夫人招呼時，她奇異地望着我。她有悅耳聲的聲音，說起話來像是有點喘不過氣，而且奇怪是她的法語相當不高明。

華夫人失神地答應她的招呼。由窗外射來的光線無情地照在她臉上。她眼睛由黑衣女人轉向後方，忽然說：「主人——他好嗎？」

「是，太太，他是——這幾天又是老樣子，太太，請原諒我這麼說……他好久沒這樣對事情感到興趣，而且有許多計劃。哦，就像從前一樣，太太。」

她以老僕人的從容態度說，她顯然因為能把這好消息告訴女主人而面有得色。甚至她的樣子比華太太還要高興。我看她臉上浮過一道陰影說：「計劃？」

「是，太太。我倒不清楚是什麼，他和羅孝曼談了很久，我知道花園裡又多叫了個工人，一個人今天來看房子又拿出估價單，主人還談起去年冬天。他現在正在此地，太太。他上來看看西邊陽台上的石工，我想主人陪他下去了。薛東在圖書室生火的時候，主人的電梯不在樓下。」

華夫人緊張迅速地脫下手套。她突然說：「你知道他最近可有波亭先生的信？」

「我想是。一個星期前有封信，是星期二——不，是星期三，我記得羅孝曼是那天的，而且——」。很好，薛太太，謝謝你。」華夫人幾乎不在聽她的話：「你說主人在樓上？請派人去告訴他，我和馬小姐來了。」

「已經去了，太太。他特別關照你一回來就通知他。」

「啊，謝謝你，」華夫人轉向我，仍以稍帶緊張的虛衷用英語說：「哦，薛太太，這是馬小姐。我通知主人的時候，也寫信告訴你。馬小姐，薛太太是此地管家。她是英國人，你不會感到孤單。她丈夫是我們的門房。他和薛太太一定會幫你的忙。」

「自然，」薛太太溫情地說。她對我笑着點頭，胸前的金鍊發出閃光。「歡迎。」

「馬小姐的房間好了？」

「哦，太太，當然。我就帶她上去，還是讓我帶她到屋裡看看？」

「謝謝你，不過先不忙。她說要上樓去。你實話一下好嗎？」

「當然，太太。」薛太太點頭又笑了，她退後像個圓水瓶樣擠上樓去。

華夫人轉向我像是要對我說話，但是她的眼睛望着我肩後，她的手在拉着手袋。

「萊昂。」

我沒聽見什麼聲音。我迅速轉回身。我只看見陰影中的另一個陰影。

雖然我心目中已經知道，但是我眼裏不能明白這回事，然後又低下去，那個低矮的人形無聲地移近來，又在六呎外停住。

同情，憐憫，好奇，以及不確定的恐懼，我心中的激動等風中的落葉。他進來的情形更加重了戲劇性；起初是陰影，然後……但是漸漸地，不是如人們心目的，他是一個魁梧，漂亮有力的男人，他坐着輪椅進來，一聲不響，但是像他們早已先期避開。現在只剩下薛太太站在通向樓廊的右邊階梯上。我對華萊昂的第一印象不是他的態度，而是他的個性。而且他是個十分漂亮的男子。雖然歲月在他臉上加上皺紋與白髮，這只使他更顯得莊嚴。他的黑眼與黑眉，手邊顯得益加突出。美麗的嘴唇薄得幾乎有痛苦與殘酷之感。他的右手大指因為少用而微微彎曲。然而，他是一家之主，他不像個殘廢者，他的身體比旁人富有生氣……

他笑着對他妻子打招呼，然後又轉向我。這使他更加漂亮，我毫無理由可以緊張，但是華海倫替我介紹

時，我聽到她聲音高亢而緊張。

我望着他想：她一定怕他……但是我自已無庸作個傻瓜。這是我爸爸和自己幻想使我心情不安。不能說這個人像密爾頓書中被棄天使，但想是同外的霸王，也不必要說我得聞到硫磺的氣味。

和他握手令我心中感到恐懼，也許它表露在我臉色上。我的自陸是種錯誤。他輕聲說：「有人向我警告過？疑問的眼睛轉向他妻子。」

我覺得她不安地欠動。他們迅速互望一眼，他的眉毛增加。我惡惡地猶疑說道：「警告？」

「關於路西法自天而降，馬小姐。」

我睜大眼睛瞪着他。這個人是個預言家？他是青島？我應當嗅硫磺氣味？哦……他也自以為是個下凡的天使？奇怪，這個想法使他更加常人，也更加危險。

我還沒有開口，他又笑着說：「對不起。我不該開玩笑。我是說那次意外，你知道——」

我過於急促地說：「我知道，因為我心中正是那麼想。」

「真的？」他的笑容帶有嘲弄意味，他一定很高興。笑聲停後，他眼光又鑑賞地投在我身上。我臉紅了，又無心地說：「有人告訴我你的意外——倫敦緊的要害上的旅客。」

「哦，也是我們的朋友，啊？」

「我想是，我們談了半話。我告訴她我要去這裡，她說她記得見過你。」

「她？」華海倫說。

我說：「我不知道她的姓名。她年紀不小，大概是卑卑什麼地方的人。我記不得了。」

華萊昂忽然轉開這個話題。「反正她告訴了你，不要管她是什麼人了。」他遲疑地望了下手，又慢慢說下去：「你一定認為我們很奇怪，馬小姐，我想我妻子不願提起我的……殘疾。所以剛見面的人會吃上一驚，雖然已經十二年了，我對別人的眼光仍相當敏感。也許對這件事，我們夫婦都很愚蠢……也許我已把我看做一個神經病者……不過這是人性的愚昧，馬小姐。我們最好生活下去，而假裝不打破那個夢。」

他正視着我眼睛，「也許，有日會有個結束。」他聳肩，狡詐地笑笑。「但是目前……」

他帶著中興無謂之意，但具還有點憐憫。他只說了這麼短短幾句話，我已感到難為情，我不智而衝動地回答。

我急忙說：「不，請——你不要介意。殘廢的話，人們決不會在你身上看出來……真的。」我終於說住了。馬琳德對華萊昂說：「你實在不對。這不是新家庭教師對主人所該說的話。我站着咬唇，希望說到地下去。我在不安中又繼續說：『我——我很抱歉。我不該說這些話……我只是……』」

「謝謝，親愛的，」他說。仍很莊重，但是他眼中含有寬容之色。他又輕鬆地說：「似乎，海倫，你那位愚笨的彭夫人在介紹馬琳德時，曾上個大當。馬琳德，我們找到你實在幸運，歡迎你到華萊昂來。」他停了一下，眼中閃光。「我希望能使你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樣，我可以這樣說嗎？」

我勉強說：「謝謝，你真手。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到此地來，我會盡力——」

「使人滿意，對嗎？又要客套了，你為什麼要麼？」

「對不起，我很失禮。因為——你的英語非常好，——我無法掩飾。這人真該死；我就不能恢復正常的態度嗎？我冷冷地說：『先生。』」

他高興地大笑，然後，止住他的笑，舉手以指他的話。他開朗地和我對山谷的印象；華夫人也參加談話，在他們的歡迎語意下，我的尷尬才完全消失。那個男人雖然嚴肅，但是他把它利用在另一條路……使我感到疲憊，孤單而困惑。我們三人談了一會後，我——完全自然，方才半小時的不安龜縮全已消逝。華家夫婦是對好人，我希望能像在自己家中一樣生活下去。

硫磺？胡扯。

但是不久我就會知道那段談話的寓意：「你不能，」爸爸說，而我了解他的意思。這人無疑地在誘人，無疑……可是他的懷意仍刺着我。華萊昂在和我的遊戲，我不喜歡。我自作多情地同情憐憫……他居然覺得有趣。

我甚至於不想對自己解釋方才對他說的飛機上車昂女人的謊言，我知道，我永遠沒有勇氣對華萊昂說，我講法語甚至比他講英語還要流利。我完全知道當我過去後，他會對海倫說些什麼。

第三章

他大聲說，我知道他望着我上樓：「反正，海倫，你可能犯下一個大錯……」

城堡風景宜人；
空氣芬芳清新，
抽去感官之樂趣……

洪士比亞：馬克白斯

鳥鴉啼叫，
喊出郊外的出場，
那是我喉中的致命傷……

伊比德。

我房間的美麗超出自己想像之外。而西的是高高窗戶，外面有個涼台，可以看到山谷全景。它立刻吸引了我。我站立在右欄桿上看着令人難以置信的風景。華莊位置高得可以平看梅蘭河那邊的戴家

樹林；下面沿着曲折道路兩邊的赤深樹梢如同雲層。涼台懸浮在黃金色的空氣中。南邊的沙羅村像鑽石般閃光。

我轉回身。薛太太跟我到窗邊，笑着等待我，胖胖的手合攏在寬碩的胸前。

「真美……？」我說。

「這是個美麗的地方，」她可觀地說：「雖然有人不喜歡鄉下。我，自己是一向住在鄉下。來，我帶你去看看臥房。這邊走。」

，態度正直；薛太太也是個好管家。

我聽了許多關於寶蓮小姐的形容，以及寶蓮小姐的家，父親，小馬駒，衣服，首飾，婚禮，禮物和客人。後來她又受到寶蓮小姐母親的婚禮上去。我想我又該把血的話題拉回來。

「寶蓮小姐生了個兒子，是不是？當然你也願意留下來看顧他？」

「羅恩先生？」我聽得嚇了一跳。「他們替他找了個法國保姆。他是個安靜的孩子——有點像非力少爺，非常安靜，從來不多人，你永遠不到——」但是她突然停止，嘆了口氣搖搖頭。「嗯，好，小姐，他已是半個外國人，你可以試試。」

她又不管理這下去：「現在，我不再多講閒話。對不起，我還有事，你該解行李了。小姐，如果你有什麼事，我和薛太太會再和你談。」

「多謝你們，我很高興有你在這裡，薛太太，」我誠懇地說。

她很開心：「噢，你也很好，小姐，你立刻覺得，以覺得和自己家裡一樣。我初來時一句法國話也不會講，現在我講得和他一樣快。」

「我聽你講得真好。」我站起來按開箱蓋的鑰匙。「是，一個人離家三十年不能算是不久。噢，後來華先生再和你談談去？」

「是，我和薛太太談。」她說：「薛東是個溫和的人，我們喜歡新太太，而且滿意我們，所以我們又留了下來。而且我自幼便有嚴重的風濕病，這裡氣候使我全好了。」

「是的。」

「後來，」薛太太說：「主人出事後，他更不准我們走。他正不願改變，你知道。」

「他方才和我在大廳談過。他——他很痛苦嗎，薛太太？」

「痛苦？不，他享受過他的日子，」薛太太說：「你不能責備他，事情就是那個樣子。」

「當然不，他有時可能情緒會不好。」

「情緒不好？——噢，噢，她望着我：「主人？」

「是，他有時不會懊惱嗎？」

「這猶疑地哼了一聲：「神經？——他神經，氣好得很。他不是個會讓誰冒使他教訓生命的人！」

「我想是的。除非你和他談過，你是決也想不到的。」

「是，」我又點點頭。「他自己也忘了，他有好幾張電椅和電扇和家裡每個角落的電話，而且還有白蘭替他記，他比別人一樣。而且，時常有更晚進來……」

我入神地聽著，說：「什麼更晚？」

「——」薛太太在管理事業的報告，或只是要談經理，或是羅恩先生——」她方才一樣，又突然停止。

我聽了，心裏不覺地想：「——」薛太太。她又含糊地說：「羅恩先生替他管別的產業，米地的白凡莊屋，以及有幾多錢上的計劃，它使主人很高興，還有……」噢，他不曾在這裡，怕使主人想起以前轉世時的歲月。

我聽得不安：「他會想起往事？不是相當殘忍嗎？」

「噢，我懂了。他不，不是有意的。我不是那個意思！是羅恩先生和他二十年前一付模樣。」

「哦，我懂了。他和他父親做的事也一樣，例如馬球？」

「不。是別人——飛機上的一個乘客。」

「哦，是，是那種事，主人許，許……」她有點哀怨地笑。「寶蓮小姐說，他有一天總會摔斷頸子。他喜歡運動——還有運動，汽車，馬，賽……還有開關。他還因此專過一個架……」

「開關？」

「是。不過他還是喜歡車子和馬。我常常想他會斷頸子。特別是他騎馬當在前面，這道和石橋的時候。」

薛太太又說：「簡直像個魔鬼在開車……」像他什麼事都能做得比別人好。」

是，我相信。甚至在最危險個最危險天使……

我在轉身要關上，我聽見她下樓柔軟的步履。我站在那裡望着門，失神地拿着手上的圍裙。我在想兩件事：第一我似乎沒有聽見薛太太和華夫人談話中提起電梯。如果我犯了什麼錯，最好是及早糾正。

第二是薛太太臨時的警告：「最好今晚別去吵他。」華海倫真會這樣說「別去吵他」嗎？他「可能」在育嬰室……我放下圍裙，轉身走出美麗的臥室，穿過玫瑰象牙色的起居室，向課室走去。我遲疑地聽了一下。我聽不見有什麼聲音。

我敲敲門，然後扭開門鎖。它無聲地開了。我走了進去。

我立刻有個想法：他不是個逗人喜歡的孩子。

他個子看不出有九歲，細削的頸子支持着圓圓的黑頭。他頭髮是黑色的，剪得很短，皮膚蒼白有如臘色，他眼睛也是黑的，但是很大，他手腕膝蓋都骨結實突出。他穿天藍短褲格子襯衫，正俯臥在地上看本大書。他在地毯上顯得很小。

他疑問地轉回頭，又慢慢地站起來。

我用英語說：「我是馬小姐。你一定是菲力。」

他有點羞怯地點點頭。然後他向前伸出手，「歡迎，馬小姐。」他的聲音和他的身材一般細削，而且沒有什麼表情。「希望你到華莊能很快樂。」

當我握着他的手時，心中強烈地感到這乃是華莊的主人這個想法使他更顯得渺小微弱。

「據說你可能很忙。」我說：「可是我覺得最好一直來看你。」

他考慮了一下，以孩子的好奇心向我說：「你真要教我英語嗎？」

「是。」

他說：「你不像個家庭教師。」

「那麼我一定得學得像一點。」

「不，我喜歡你這個樣子，別改變。」

華莊的人似乎開始得很年青。「謝謝你的稱讚，伯爵先生，」我用法語說。

他迅速打量我一眼。他黑眼中有一道亮光。但是他只說：「明天我們要上課嗎？」

「我不知道，我想會有，我可能今晚要見你祖母，她會把計劃告訴我。」

「你看見……我叔叔了？」他單獨的聲音是不是會有點改變？

「是。」

他直直地站着，雙手垂在前面。我覺得他似乎和華海倫一樣有點身不由主，我的工作並不容易。他的態度很好；他並不是一股家鄉教訓可能遇到的問題兒童。但是如果我想接近他，會不會碰到「不可碰我」的電網？他那不像孩童的靜寂，我已在他太太身上看見過。但是兩人的相似至此為止。她的靜寂與遙遠十分高貴美麗，而孩子却有點不夠文雅與有點惱人。

我說：「我想去學鋼琴，否則怕來不及吃晚餐。你願意幫助我嗎？」

他迅速仰望，「我？」

「哦，不用你做什麼事，只要陪陪我，看我由倫敦替你帶來了什麼東西。」

「你是說禮物？」

「當然。」

他慢慢地裂嘴一笑。他一聲不響自我身邊走向我的起居室，他替我開了門，跟我走進去。他默默地站在床尾望着我的箱子。

我轉身拿了幾樣東西出來，又翻找我要找的東西。

「這不是什麼好東西，」我說：「我的零用錢不多。可是——哦，在這裡了。」

我給買了個紙板的溫莎古堡——你可以把它切割下來拼攏來，還有一盒御林軍的相片。我猶疑地望一眼華莊小主人，然後把那些盒子遞給他。

必要打進他的電網後私人的天地；我自己在孤兒院便身受沒有私人生活的痛苦，所以也不願強加於人。所以我心中存着一個禁忌；與菲力作更親切的接近。

他的保留態度不止是對我。每天晚上五點半後，我和他到他祖母的小客廳中坐半小時。她會有禮地放下手上的書信，和菲力作半小時的閒談。他們的談話相當耐煩而且乏味。菲力仍然沉默內向，只有禮地回答問題，他自己從不主動地說些什麼。華夫人也是個天生內向寡言的人，所以對於閒談亦不在行。

在這半小時內我雖然無事，但是也十分痛苦。華夫人和菲力用法語談話，我只好裝出無知的樣子。有時她會轉用英語，可能是爲了我，或且考驗我學生的英語能力，當我被牽入談話時，我又不能洩露我方才了解他們用法語談話的情形。我不知道我沒有露出馬脚，但是她沒表示出任何跡象，也許因爲她對這段談話根本心不在焉。她只是在恭行一項無可逃避的責任。華夫人自然無意想取得任何人的信任。

她丈夫從沒來過。他似乎只偶然在走廊上或花園中遇到菲力。我不禁暗責他對可憐無助的侄兒過於漠不關心。不過我立刻爲 myself 那也不能全怪他。菲力處處有意規避他，每當有輪椅出現，他早已躲開了。他似乎有種聽見輪椅的特別才能，他會要我一同避開以免和他叔父見面。

這種規避好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第一週，我們有兩三次無可避免與他相遇的機會，他似乎對菲力很好，但是菲力比平常更內向，在他叔父面前，孩子的保守略顯過份。由某一角度言，這也是自然的事。在華萊昂的面前，任何人都會不自在，以菲力這樣一個不得人緣的孩子心中，自然倍感不安了。再說他叔叔對他的仁慈態度，僅僅是對一隻不是特別喜歡的小狗。我不知道菲力有沒有覺察到這點。不過我仍喜歡華萊昂，而反之，菲力却相當討厭他叔叔。

有一次我向菲力提起這一點。

「菲力，你爲什麼不喜歡你萊昂叔叔？他不是對你很好吧？你要什麼他就給你什麼，是吧？」

「是，我什麼都有。」

「好，那麼——」

他深不可測地望我一眼。「但是他沒有把它給我。」

「是誰？你海倫娜嗎？」

他搖搖頭。「那不是他們的，它是我父親給我的。」

我看著他，哦，原來如此，華莊。我記起我笑稱他萊昂時他眼中的光芒。「你的產業？」我說：「當然

是你的。他誇你管理，他是你的監護人，對不對？」

他臉容困惑。「監護人？我不認識什麼監護人。」

「他替你管理——直到你長大。那時就是你的了。」

「是，等我十五歲，那就是監護人？那麼萊昂叔叔也是監護人。」

「是嗎？我不——」

他點點頭，臉上又顯出莊重的神情。「是，他們兩個都是的。萊昂叔叔照管家產，波亭叔叔照管我。」

「你是什麼意思？」我不覺地問。

他眼中有些許不安的顏色。「我聽他這麼說。他說——」

「菲力，——我說，但是他沒聽我的話。他正在考慮如何將他爸爸的話翻譯出來。但是他把他們的用法語說出。」

「他說：『萊昂管這地方，這點要相信他。如果華莊交給波亭，那真要上帝慈悲了。』媽媽說：『如果我們有什麼長處，波亭會替我們看顧孩子。一定要波亭照顧這孩子。不能把他留給萊昂。』那是媽媽——」

他停止，緊緊閉住雙唇。

我沒有說話。

他又用法語說：「他們便是這麼說，那是說——」

「不，菲力，不用翻譯過來了，」我輕聲說：「我想他們無意把這些話告訴你。」

「嗯——是的。可是我不願離開我的波亭叔叔。」

「你喜歡他？」

「當然。他去希臘。我想跟他去，但是他不肯帶我。」

「他就快回來了。」
「是，但是很久了。」

「時間會過去的，」我說：「這段時間裡，我會照顧你，你萊昂叔叔照顧華莊。」
我停住望着他沒有表情的小臉孔。我不願表示出願意和他結交之意但是我以後要負責他的態度。我試探地說：「他管理得很好，菲力。華莊很美，尤其是他照顧得非常合理。你不該忘恩。」

誠然，菲力沒有抱怨他叔叔的管家。萊昂似乎全部精力時間全放在家務上。他身體殘缺，使他集中力量把精神放在華莊。他的輪椅整日在花園與屋內巡視一眼看去，便知道華莊有個十分能幹的主人在治理。一切都管理得恰到好處。

這也是真話，華菲力伯爵在他自己屋中像是個無足輕重的人，不過他才九歲，而且是在巴黎長成的陌生人。他叔叔結婚誠然對他過於忽視。

我又和緩地說：「你不能找到更好的監護人了。」

菲力又望我一眼。臉上已無激動之色。他彬彬有禮地說：「是，小姐」於是轉眼別望。

我沒有再說話，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應付這種無理可喻的好惡之感。

但是我到華莊第二週末，發生了一件我不得不相信的事。

五點三十分我如常地帶菲力到華夫人的客廳裡去。她於準六時辭出我們，我們出去時，她又以我已忘記了的理由喚回我。菲力則已走向廊廂。

過一會我走出客廳，剛好碰見一件可惱的事。

菲力一副犯罪憂愁的樣子站在客廳外的一張桌子邊。這是張美麗的小桌，兩邊各放一把鋪草色錦緞的椅子。我看見一張椅墊上有一團墨漬，好像是鋼筆由桌上滾下來塗污了絲緞。

我記起當時我喚菲力下樓時，他正在寫信給波亭叔叔，他一定是匆忙地握着鋼筆下來，在進入客廳前放在小桌子上。他現在手握鋼筆，蒼白的臉仰望着他的叔叔。

這次他沒有來得及躲開他叔父。輪椅正在廊道中央擋住了他的逃路。菲力站在他前面顯得微小而無防。

他們兩個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我。華萊昂在說話。他顯然十分生氣。他以冷酷的口吻責備孩子；孩子十分恐懼；他在使用——不是椅子，而是手槍——在撲捉蝴蝶。

菲力蒼白得像灰燼一樣，正喃喃地說出好像是抱歉的話，但是他叔叔的聲音像條鞭子樣打斷了他。

「也許，你只應該被限制一日到屋子這部份一次，因為顯然你還不能做個文明人。也許在你巴黎家裡，你可以像個小流氓那樣亂跑，但是我們這裡的習慣——」

「這是我的家，」菲力說。
他仍以細弱顫抖的聲音喃喃地說。他便華萊昂說不下去。我感到菲力聲中有種悲憤之調。這時，他又低聲地加一句：「那是我的椅子。」

這是一刻可怕的沉默。華萊昂臉上閃過一道相繼即逝的神情——就像攝影機快門般閃了一下——菲力正在退後。我立刻由門口跑出去，就像一隻野貓保護小貓一樣。

華萊昂這時看見了我，但是他之前對菲力說，好像根本就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過一樣。

「等你恢復正常態度之後，」他說，你將為那句話道歉。」黑眼睛又抬向我冷淡而有禮地用英語說：「啊，

馬小姐。我旧有點不美的事發生。」——你先帶菲力回房，教他對長輩應該要有禮貌。」

他叔叔對我說話時，菲力寬心地轉身。他的臉更青更憂鬱。但是他的眼光受損；童子的眼睛。

我望着他，然後對他叔叔說：「我不必要，」我說：「他立刻退後。」——我扶孩子的肩膀，把他的臉轉向他的叔父。肩膀纖小而緊張。他在發抖。

我放了他。「菲力？」我也。

他細聲喃喃地說：「如果我有失禮的地方，請你原諒。」
華萊昂看看他又看看我。

「很好。這件事過去了。現在馬小姐可以帶你上樓去了。」
孩子立刻轉回身，可是我遲疑了一下。我說：「如果這件事是因為椅子，那的確是菲力不小心；我也一樣

「我的工作就是使這種事不再發生。這是我的錯，我該向你道歉，華先生。」
他用與方才責罵菲力完全不同的語調說：「很好，馬小姐。謝謝你。現在我們可以忘了這件事，好不好？」
當我們離去時，我感覺到他在我們身後睜著我們。

我關上身後三室的門，倚在門上。菲力和我互相注視。他臉有怒意，但是我看見他的嘴唇微顫。他一聲不響地等待著。

這時我振作起來。馬小姐揚聲致詞。華萊昂很好；菲力愚蠢，不小心而無禮……

我說：「我的羔羊，我一直和你在一起，但是你是頭小蠢頭鷹，是不是？」

菲力僵住如泥：「人不能是羔羊又是蠢頭鷹。」

然後他眼淚如注地跑向我。
自此，我再也與他不與他叔叔相遇。

第五章

啊，陰謀日益濃重地籠罩著我們。

白金漢：自演。

春天的氣候十分和好。附近山頭還留有積雪。遠處高峯還是白雪皚皚，尚未被春天所觸及。可是山谷已一片青蔥，道傍開著三色堇，山莊各處已是鮮花隨風搖曳。

菲力每天下午和我出去，我們穿著大衣圍巾抵擋吹散積雪的和風。山間空氣似乎對他有益；蒼白的臉頰漸漸浮起顏色，有時他還笑著跑路。普通他只拘束地走在我身邊，用緩慢而準確的英語和我交談。

我們散步的一條路很斜制，它是它直穿過草原向小村而去。斜坡下是一座跨過梅蘭河的小木橋，那裡正是兩個池塘之間，所以水流湍激。過了橋就是水草田野，和村莊外的果樹林。

既然這條散步的路可以通向沙羅村，所以薛太太，白絲，有時白汀或華夫人也叫我們替她們辦點事。

有天早上——四月一日——菲力和我早餐後出發到村子裡去。那天是星期一，普通在星期日上午沙羅村的長老歐先生到莊上來教小伯爵拉丁文，希臘文與羅馬天主教義。但是長老扭了腳，而菲力又不能不上這堂課，我便帶到教堂邊的長老屋去，把他留在那裡。

這天陽光明媚，氣候似乎已經轉熱。我又是第一次在村中有點空閒的時間，於是我向周圍四看。一隻白貓在一堵矮牆上曬太陽。雖然四邊的房屋都已油漆剝剝，但是開著的門戶顯出一片愉悅的氣象。一家店外掛著一隻鳥籠，金絲雀在裡面歡唱。有些黑髮褐膚的孩子在陰溝邊遊戲。一家食品店外的白菜，乳酪和橘子五色繽紛。一個孩子手夾一長條麵包騎著腳踏車由我身邊滾過。

這是個可喜，安寧而輕鬆的場景，我看著它時，心中感到十分清新。這是個可愛的早晨，我有兩小時時間可以自己處理。我衣袋中有錢，以往孤兒院的可憐景象在陽光下一消無遺。這時一陣和風吹來芬芳香氣，而且吹下一陣早開的櫻花在牧師井上。春天來了。

我慢慢走過廣場，轉向藥房以便完成我的使命。

「馬小姐，」藥劑師由屋後小黑洞中走出來。他已經認識我了。薛太太時常叫我來買阿斯匹靈，而我却有買香肥皂的習慣。

我高興地用英式法語說：「哦，早，賈先生，今天天氣真好，不是嗎？昨天天氣不錯。明天一定也很好。我是來看肥皂的。」

我時常喜歡和他逗著玩，而他最受不了我說錯法語。他會漲紅著臉再三糾正我。

他望著我。「你要什麼？」他又自櫃台後搬出一堆香肥皂。「這盒是這個禮拜新來的。玫瑰，蓮花，香精，檀香，石竹——」

「哦，是，我要石竹。」

「你的法語很有進步。」他說：「今天早上叫你帶什麼回去。」

「哦，是，華太太要我替她拿藥和藥膏。」

「很好。拿紙來了嗎？」

「紙？」

「你需把紙交給我。」

我想起眉皺出思索的樣子。華太太感到不耐煩起來。他十分慢地重說：「你——得——把——紙——給——我。」

我，「我悲作詞地說：『一處方嗎？你為什麼不早說？』她沒有給我，先生。我明年會來好嗎？」

「明年？」

「我是說下禮拜。」

「不，」他堅決地說：「沒有醫生處方我不能把藥給你。」

我幾乎為他而抱歉。我說：「哦，可是太太特別叫我帶藥回去。我立刻就給紙替你送來，真的！賈先生，

你不能信任我一兩天嗎？」

「不可。」他又說：「你還要什麼別的？」

我低頭看看清單，上面用法文寫著許多東西。我大聲而小心地唸給他聽：某人要牙粉和洗頭粉，某人要礦

酒等等。最末是薛太太的阿斯匹靈與香水。

「還有薛太太的藥丸。」我最愛說。

「不，」我說：「另一種。」（因為我不知道這風濕痛的法語是什麼，不是嗎？）

「你上星期拿過，」賈先生說。

「我記得沒有。」

「我記得你拿過。」

他語調由禮貌而轉成忿怒，但是我不理他。「也許，」我有禮地說：「她還要。」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記得你拿過。」

我。我把藥片給你，也許你忘了給他。我記憶力不壞；我記得交給你的。而且，我還有記錄。」

「對不起，先生，我記不得了。」一定是你對。我想——哦，且慢，我衣袋裡有張紙！這裡，先生，是處方

！我把紙遞給他，小心地假裝出一付無邪的樣子。這時他說：「這不是給薛太太的，是華太太的心臟藥。」

他笑笑。「那，你可以把藥給我。」我星點五到多農去拿藥片。」

他用小眼睛奇怪地望我一眼，他眼光中似乎說：「人不能和高等人士爭辯，他立刻戴上眼鏡讀着處方。我

不耐地望著窗外的陽光。他由從頭到尾再讀一遍，有如我要的是半磅砒霜。忽然我又笑着對他說。

「好了，先生，可以放心地給我了吧。我絕對會立刻交給吃藥的人。我自己是不會吃心臟病藥的。」

他輕聲地說：「我想你會。」他小心地折紙，把貨推過來。「你的東西，我請你再查查上次請你帶

給薛太太的藥送到沒有。」我沒有答聲，默默地把東西收拾起來。我看見他們奇異地望著我。「我必須向你道喜

，你的法語很有進步。」

「哦，謝謝，先生，」我低聲說：「我每天十分用功。再三個星期你就猜不出我是英國人了。」

「英國人？」後面有個男人的聲音在說。我驚遽地轉回頭，我沒聽見有人進來，此刻發現藥店門口站着一

個新來的人，陽光把他的影子投滿在藥店地上。他走向前：「對不起，我聽見你說你是英國人。」你真是英國

人嗎？」

「是的。」

「哦！我放心了！」他有點羞怯地看着我。這時我才看見他是個魁梧高大的年青人。他穿着卡其短褲和夾克。他頭上沒戴帽子，上面是一蓬亂髮。褐色的臉孔上有雙眼皮。

他由衣袋中掏出一個信封。「我不知道你可願幫助我？我要買一整單子的東西，我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我的法國語根本不行，你却說得很流利——」

我說：「你也許覺得我的法國話說得好，但是在賈先生心中根本不值一顧——」

我對藥劑師笑笑，他仍在櫃台後看着我。沒有反應。我又轉向英國人，他說：「至少他聽得懂。」他望望我買的藥物。

我微笑道：「你不知道有時要掙扎個半天，我當然願意盡量幫助你。我可以看看你的單子嗎？」

他立刻遞給我。「希望我不會太麻煩你。」他又羞怯地笑。「有時我要像泰山一樣指手劃腳。」

「你一句法國語都不會講而來渡假，似乎太勇敢了點。」

「渡假？我有工作來的。」

「職業兇手？」我問：「還是醫生？」

「我——我聽不懂。」

我指着清單。「這裡，這似乎有點嚇人。」我大聲讀出來：「繃帶；三，一點五，一吋。石膏。彈性塑膠

。燒傷塗料。硼酸粉……你忘了鉗子。」

「鉗子？」

「把子彈取出來。」

他笑了，「我只是個森林學家。我住在一個四千呎高處的一個小屋中，所以我想最好準備點急救藥。」

「你以為那裡真那麼危險嗎？」

「你不知道，我是個神經過敏的人。如果我不準備些藥品和標有攝氏溫度的溫度計，我是不會安心的。」

我望着他清瘦肌肉的六呎身材。「是，我可以看得出你保養身體很小心。你真要我替你的彈性塑膠和燒傷塗料掙扎一番嗎？」

「是，謝謝你。不過這裏面西藥我真正需要的最最後一項，這我自己倒可以應付。」

「威士忌？是，我懂得你的意思。」然後我轉向賈先生用一些他可以懂的單字解釋這些藥品，賈先生以保留的態度聽着我，我兩次對他微笑，而他仍是冷冰冰的。

最後一切就緒。英國人拿了一大包藥物走到門口等我一同進入陽光的戶外。

我拿起我的藥包轉身時，藥劑師的聲音冷得像枯葉：「你忘了華太太的藥。」他在櫃台後伸手遞出藥包。當我走到陽光中時，青年好奇地問：「什麼吸引了他？一向那麼沒禮貌嗎？你——對不起——你對他那麼客氣？」

「是嗎？那是我的錯。不，他不是沒禮貌的人。我是太笨了，所以自作自愛。」

「我不以為然。對你的幫助我十分應該道謝。我自己來怕永遠會弄不清。」他又羞怯地一笑，「我還要去買酒，你願意幫我忙嗎？」

「我記得你說自己可以應付。」

「哦——我希望你陪我去，我請你喝一杯，謝謝你方才的好意。」

「謝謝你。不過，實在不需要——」

他望着我。「請，」他說：「別說旁的，能和英國人談談就令人高興的了。」

我突然同情他在四千呎小星上的孤寂，他周圍只有藥物和溫度計。

「十分榮幸，」我說。

他高興了。「好。這裡？除了半哩外，就只有這間酒店了。」

酒店正開在藥房隔壁，裡面幽暗而不誘人，外面人行道上倒擺了兩三張小金屬桌子，邊上是幾張漆紅的籐椅。兩個瓷盆中栽着兩株小樹。

我們在陽光中坐下。「你要什麼？」他小心翼翼地把救命藥包放在空椅子上。

「他們可有咖啡？」

「當然。」咖啡是裝在黃杯中，小碟上放着長方形的糖。

「我們現在比較正式地坐在咖啡桌對面，我的同伴似乎比方才更羞怯。他重重地攪着咖啡說：『我姓傅，傅力克。』」

我說：「這是個好名字，不是嗎？我是馬琳黛。」

他笑了。「謝謝你。」

「謝什麼？謝謝我的名字？」

「是，當然。」

「哦，不，謝謝你，」我拒絕他送上的香煙。

「我可以抽嗎？」

「請便。」

他點起火後問：「我想問——你來沙羅做什麼？我想，不是渡假吧？」

「不，我來工作。我是家庭教師。」

「哦，你是華莊來的英國女郎？」

「是，你知道我？」

「附近的人都互相知道。何況，我可以算是個近鄰。我在隔壁一家工作，就是梅蘭河西邊的農莊裡。」

「哦，」我說：「是戴家。」

「是，戴家——只是塞爾村大屋，佔着華莊的四分之一——就在村莊過去的山谷中。主人很少在那裡。他名叫聖凡。他大多都住在巴黎。他像你主人一樣，在木材與葡萄園上賺了不少錢。」

「葡萄園？華家？」

「是，他們在鄉下有許多園地。」

「哦，」我說：「白凡。可是那是華先生的產業，華莊不是的。他甚至於不把收入用在華莊。」

「真的？」

我自己也奇異爲他辯護起來。「我想他是個很好的地主。」

「對，對，天下最美。我想他對這裡看得很遠。幾年前，白凡莊園的後部分到這邊來；那邊很有錢。」

「那裡仍然很錢。」我說。

「是，我想，事情漸漸好轉。兩個子爵當園，麻煩要處理……」他笑了：「奇怪，爲什麼這地方的人喜歡管閒事？」他領着我：「家徽。這幅畫不壞嗎？」

「在牧事書中，是的。我想在實生活中也有可能。我喜歡這件工作。我喜歡出力，我的學生，我也愛這個地方。」

「你並不簡單——我是說，離開英國家鄉那麼遠？」

我笑了，「你不知道！我『英談的家』是過了七年的孤兒院。不管家教不家教，華莊是個冒險的歷程！」

「我想是。你要的是經驗嗎？」

「當然！誰不呢？」

「我就不是，」傅先生堅定地說。

「哦？我——向認爲男人們都自以爲身佩彎刀在樹林沼澤瀑布中歷險，滑向大千世界。」

他笑笑，「我年青的時候已經想過了。彎刀是什麼呢？」

「天知道。他們都帶着刀。可是真的——」

「真的，」他說：「我不知道。我喜歡激着圓海，看看新的地方，不過——有個根也是好事。」他停下了下來，臉有點紅：「對不起，這些話沒有意思。」

「沒關係，我懂得你的意思。人人都需要，一個——一個中心。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回來。我想等你年紀大了，你會喜歡回去而暫時外出。」

他羞怯而謙卑地笑笑。「是，我是這樣想。你別聽我亂講，馬小姐。我有個固記上的天性。你去追逐你的老虎，何況，你現在已經得到一隻了，不是嗎？」

「華先生嗎？」

他揚起眉毛。「你的思想真遠。可是，你是什麼人？」

「你是說他。為什麼？」

「因為他的名聲有點兇猛而難以預測。你和他怎麼樣？他是什麼樣子？」

「我——他有禮而和氣——甚至於可以說是過人喜歡。是，真很過人喜歡，他和太太十分盼望我在他家裡不會生分。我很少見他的面，當然，不過他們真是好人……」

我由他望向廣場，兩個女人由一家店中走出來，她們站定了我們一眼走了。那群孩子忽然尖叫地哄了起來。兩個赤着足從我們身邊跑過。教堂鐘聲敲出午小時。

我說：「你為什麼到這裡來？告訴我你的工作。」

「沒有什麼好玩的，」他用手指着桌上的小湯匙。由他的話中可聽出他過着十分有秩序的生活。一個愉快小康之家；一個小學；在軍中兩年只不過在操場上操練；然後上大學用功了四年，在斯堪的那維亞與德國渡假；最後以優等獲得學位，然後決定在松柏林有官上作兩年研究工作。雖然沒有什麼危險，不過在松柏林的生活也相當有趣，在梅蘭河西邊農莊中有許多這種植物。

說到這裡，他紅着臉對我笑道：「唔，所以我到這裡來。我在兩個世界中都十分忙碌——謝謝戴聖凡先生，他真是個好人。」他想了想又說：「我又親在戰時就認識他。他給我一個工作——可以有點收入，以繼續我的研究計劃。我得到了一些寶貴的資料與經驗，我也喜歡在這裡工作。這裡華家戴家的人對土地都管理得很好。許多事值得學習。」他笑笑：「包括法國語。似乎我沒有學話的天才，不過再過些日子可能就會好點。」

「如果你單獨和戴度計住在一起，當然不容易。」

「哦，我並不住在小屋裡。我大多時間在那邊工作，因為它近農莊，而且很安靜；我的東西都放在那裡，我沒錢的時候便睡大覺。」他笑笑：「當然，這種事常常有。我常常去老高家，那裡很吵，可是主人會講英語，食物也很好……哦，那是你的小孩嗎？」

我們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得見教士花園的高牆，現在門打開，菲力出現在拱廊上，歐長老管家的寬廣身材就在他後面。

「是，那是菲力，」我說：「我該走了。」

我站了起來，孩子立刻看見我，對身後的女人直了些什麼，向我們的方向跑來。

「我很高興你在等我。我對勞太太說你去散步了。可是你在這裡。」

「是。你早了點，是吧，菲力。歐長老討厭你了？」

他正經地說：「不，他身體不好。他很累。勞太太叫我早點走。」

「哦，」我說：「菲力，這位是傅先生。他在戴先生家工作。傅先生，華伯爵。」

他們握手。菲力對他頗感興趣。

「你在做什麼，先生？」

「我是森林學家。」

「森林——哦，是。華莊也有森林學家。」

「我知道，我見過兩位。丁彼爾，閔金路和羅孝曼——他住老高隔壁。」

「不過，」菲力說：「我自己還不認識他們。你知道，我到這裡不久。」

「哦是。我想——是你叔叔管理這些事。」

「是，」菲力有禮地說：「他是我監護人。」

他瞥視我一眼，似乎因為還記得這個名詞而感到驕傲。他的態度使傅先生感到有趣，我連忙說：「我們該走了，傅先生。謝謝你的咖啡。我很高興能認識你。」我伸出手。

他握着我的手很快地說：「我說，請別就這麼不見了。我可以再見到你嗎？」

「我不是個有許多空閒的人。有時我早上有空，不過不怎麼常。」

「午後有空嗎？」

「哦，並不常有，有時星期五，星期天比較沒事。」

「真不巧，」他有點失望地說：「這個週末我已經約好幾個朋友見面。以後可以嗎？」

菲力在拉我的手。「我要走了，」我說：「以後再說，好嗎？這個山谷並不大，我們一定還有機會。謝

謝你……」

我們過橋時，我又回頭，看他正拿着那些東西回他那間高的家裡去。我希望他記得買威士忌。

第六章

有事即將發生，但顯
那不是人類的血漬。

狄斯斯：白蘭貝·魯奇

這天晚上，我們寧靜的生活被打破了。午茶已過；四月初的黃昏已降臨到沒放帷帘的窗戶，裡面燈光已上。菲力坐在地上玩弄兵士的書信，我如常地坐在椅子上讀書給他聽，這時我聽見有輛汽車自馬道而上。這是個溫和的夜晚，長長的涼台窗子敞開着。上皮的引擎聲越來越大，我停止讀書望着窗外，菲力拾起頭來。

「汽車！」他用法語叫。

「英語，我機械地說：『菲力，你做什麼？』」

他沒注意我。他由地毯上起來，玩具放在一地。他像火箭一樣飄出窗戶到涼台右邊去。

我放下書信在後面，他已跑到涼台邊下望着前院的碎石地，他向前俯傾，我覺得有點危險。我按下一陣要拉着他的肩膀，說：「你這樣會摔下去……看，扶手已經鬆了，我看欄桿都有點搖動。這裡是需要修理。菲力——」

但是他不在聽，他仍然爬在石欄桿上，我大聲說：「回來了，菲力，牽一點。還有什麼好高興的？」

車子轉了最後一個彎，停在碎石上。它的車燈開着。引擎停後，燈光也熄了。

車門關上，我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低沉而兇耳。另一個聲音——我想是司機——在回答他。然後車子又

慢慢駛向院子，客人走過石子院登上大門的石階。

我好奇地等待大門打開，以便瞥屋內的燈光看清那個來客。但是這時菲力已經下來退回課室的窗戶去。由他肩膀的樣子我看得出他相當失望。我一聲不響地跟着他，坐回壁爐邊椅子拿起我的書。但是菲力沒有再玩他的玩具。他站在火爐前圍着火，像是已經忘了我的在場。

我用手指折了幾頁書，小心地問：「是誰，你知道嗎？」

小小的肩膀聳了聳：「我想是富里蒙先生。」

「富里蒙先生？你是說那個設計師？」

「是，在巴黎的時候他時常來我們家，他是海倫塔特的朋友。你們在英國也知道他？」

「當然。」我們在學校中已經聞名富里蒙先生設計的時裝了。多年前他設計的「亞拉亭」裝曾經盛行巴黎

紐約。我問：「他要住在這裡嗎？」

「我不知道，」他聲音中表示出根本不在意。他們帶着失望之情。我問：「你在等什麼人嗎，菲力？」

他抬頭望我一眼，又低下頭。他沒答覆。

我感到猶豫了。可是菲力是我的工作；而且他是個很孤寂的孩子。有誰會懂得他那麼深重的歡迎之情？

我說：「你美嗎？恩嗎？」

沒有答聲。

「有什麼別人會來嗎？」

他搖搖頭。

我又試探道：「你不喜歡富里蒙先生？」

「不，我很喜歡他。」

「那麼為什麼——？」我問，但是他的臉色令我停止。「我們該去客廳了，親愛的。我想，不論有沒有客人，我們該應該下去。你去洗個手，我洗洗頭。」

他一聲不響地聽從我的話。

我慢慢走過去開上涼台的窗戶。

×

×

×

×

客廳壁爐中生著堆小火，華夫人和富先生坐在前面沙發椅上。我好奇地望著新來者。我不知道時裝界的五大巨頭是什麼樣子，可是富里蒙並不像。他個子很大，頭髮已不修邊幅。在安靜時臉上有一種憂鬱之色，他的藍眼睛機智而和藹；又好像有點迷失的樣子。他口袋中很隆腫，到處沾有雪茄灰。他一手拿著一本書，好像對華夫人在講着什麼故事。

她在笑，自從我來華莊之後，沒見過她那麼生動高興。我強烈地覺得在悲劇奪去她的臉色之前是多麼漂亮。這時她轉身看見我和菲力站在門口，立刻笑意全消。她顯然露出煩悶與惱怒的神情，我真想打她一個耳光；不過我想也許菲力並沒有注意到。他有禮而莊重地向富里蒙致意；他正如華海倫相反，他顯然十分高興。

「菲力！真開心！你喜嗎？」

「很好，謝謝你，先生。」

「嗯，是，」他摸摸孩子的臉：「顏色好多了。你看，華莊的空氣對你果然有益處！」他沒有說「比巴黎好」。可是意思至為明顯，菲力沒有答應。富里蒙注意到這一點，可是他也慈和地加上一句：「真的，我想不到華莊對你這般有益！更幸運的是有這般個美的小姐在陪伴你！」

菲力的笑容表示出他的想法。因為他們說得是法語，以為我不懂。我漠然地避過富里蒙的注視。

華海倫在沙發椅上說：「不要浪費你的口舌，里蒙。馬小姐的法語每小時在進步，但是還沒有達到奉承讚美的階段。」她又用英語說：「馬小姐，讓我替你介紹富先生。我相信你一定聽說過他的大名。」

我一邊說一邊和他握手。「我在英國孤兒院已經聽說過富先生了。六年前就知道了，先生。」我笑着又說：「信不信由你。」

他沒有假裝不解的樣子。他用書比了一下，我看見這本書是「成吉思汗的故事」，說：「小姐，你會欣賞你所穿的任何衣服。」

我笑了：「連這件嗎？」

九輛等待的馬車

「連那件，」他毫不動搖地說。

「你的讚美，」我說：「使我麻木，先生。」

華夫人又高興起來，她從來沒這麼自然而友善過，「富先生一向在憂慮只有老人還在找他，年青漂亮的買主有句成語：『里蒙，我相信你該更高興得忘了英語——』現在』的怎麼說？」

「梁子上的次？」我問。

「是，對的。梁子上的衣裳，而還比我們漂亮。」

「你的英語又忘了，太太，」我說：「你的代名詞全錯了。」

她揚起眉毛時，家裏她說：「可，可愛的小姐！真好的一句讚美語！最合適的讚美！恰到好處得使你聽不出來，而且看不出來。」

她笑道：「我親愛的家，相信我，我聽不出的讚美並不多。謝謝你，馬小姐，你真好。」當她對我微笑時，眼光是友善的，幾乎可以說是溫暖的，我相識她以來，第一次看到她的嫵媚——這並不是出自個性的活潑美麗，而是一種人子的誠意，它對你表示出你討人喜歡受人歡迎。上帝知道我亟需那種安慰——我也打算以最合適的情緒相向，但是終於……

當我詞竭氣盡時，事情又發生了。事情引起，像是由破洞中漏出的酒，酒杯已空。她戴上一層沒有表情的硬殼。

這時身拿起我的……

我僵立著，笑容在臉上凍結，我比以前更感到我是個不受歡迎的人，而其中理由我亦一無所悉。一分鐘之前，這個女人還和我一樣，可是此刻……冷淡的眼睛垂在刺繡上。我記起我在華莊的第一天也遇見過這種場面。

我立刻拋開這個念頭，我不再認為華夫人懼怕她的丈夫，也許正相反。顯然這兩個人十分密切，他們的個性有如光與影般的互生互長。我半驚半憐地認為她這種態度是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而這又是武士通式自制的副產品。以我自己身歷的經驗而言，華萊昂的生活必定比他的妻子要容易多了……

富里蒙笑了。「很聰明，」他說：「很聰明。」他傾身在雪茄煙霧中望着棋子，好像他的對手是個棋王而非孩童。

我看看鐘。六點十六分，我驚奇地望着華夫人，因為我想像她一定是不斷地在看着鐘，但是不然，她癡癡地望着爐火。她身在數百哩以外。我不知她置身何處……我想一定不是愉快的地方。」

我喚：「太太。」

她驚醒過來，立刻掀起刺綉。她手指被刺了一下。「對不起，太太，我打擾了你。我想該送菲力上樓了，是他？」

這時我背對着門，沒有聽見有開門的聲音。那是菲力的猛烈回頭和他的黑眼睛告訴我的。華萊昂悅耳的聲音說：「啊，菲力，不，別動。里蒙，好久不見了！」

他一邊說，一邊把椅椅無聲地推向後。無聲的進入效果十分顯然。菲力由小樓上跳起來，像隻驚弓之鳥般望着他叔叔。富里先生站了起來，華太太放下刺綉迅速轉向她丈夫。他輪椅經過我身邊時，我走向遠處窗邊我經常坐着的椅子。

我想華萊昂沒注意到我，可是菲力看見了。他正想溜開，一句話抓住了他。

「不，菲力，我實在很難得見到你。我們該感謝富里先生使我早點下來。坐下。」

孩子服從他的話。輪椅車到沙發邊停下。華萊昂輕碰他妻子的手。「你忠於責任真令我感動，海倫。真的。」

只有靈敏的耳朵才聽得出其中諷意。我看見他們眼光相遇。華夫人笑了。我當夜第二次感到些微惡意。他們難道認為給予菲力的半小時難以忍耐嗎？難道他們要坦白地表示出來嗎？這次菲力沒有失過機會，他微抬眼晴，瞥視他叔叔一眼。他蒼白的臉上又是十分惱惱。如同他是在想：你為什麼不找個大人作對呢……你這混蛋！也許後面一段是我的幻想。萊昂高興地歡迎着里蒙。「謝謝你來看我們，里蒙。什麼事來日內瓦？」

富里蒙又坐了下去。「我是來找種衣料順便路過此地，這裡和多農之間的霧很大。」

華萊昂正忙着在調酒。他給他妻子一杯。「真的？很大？」

「有幾萬方。我想不能算太大。日內瓦天氣很好。不湖上有些雲。啊，謝謝。」

華萊昂又替自己斟了一杯，他的輪椅繞向壁爐時，看見了地下的棋盤。

「高興之至。一棋：你就永遠帶着棋，里蒙？」

「我決不離開棋。你今夜可願下一盤？」

「高興之至。但是不能用你這付。我不願用望遠鏡下棋。」

「那，用你的，」富里蒙說：「你和我棋逢對手——不過五盤你要我贏四盤。」

「恩，」華萊昂看着棋盤說：「這子紅棋的技術實在有欠高明。我知道你沒下棋的天才，海倫，但是想不到你這麼主動。」

「高興之至。實際上他無庸作答。他明知是說在下棋，菲力也明白他知道。」

「是，是的，」富里蒙冷靜地說。他注視着棋子。「哦，我自己也唔不高明，是吧？也許我需要眼鏡。你說得好，親愛的萊昂，低估對手是件大錯。千萬不要那樣。」大手又迅速地移動幾個棋子。和善的臉只注意着棋局。

我看見華萊昂迅速望他一眼。他的眼睛像鳥雲中的閃亮。「我不會，」他又對菲力笑笑：「過來把棋下完，菲力。我想你嬌嬌不會急着把你趕上樓。」

菲力站起來，他顯得軟弱瘦小。「我——我不想再下，謝謝你。」

華萊昂高興地說：「失敗了不要洩氣。」

孩子臉紅了。富里蒙平靜地說：「我們不想再下了。我已經把棋弄亂了。菲力，對不起，我記不起方才的棋局。下次有空再陪我下。你下得很好。」

他推開棋盤對孩子笑笑，孩子只仰望了他一眼。然後富里蒙又仰靠在椅子對主人微笑。他又開始冗長地談起自己的故事。菲力不動在地坐小椅上，顯出一副孤單的樣子。我仍氣惱地看着他，他時常抬起頭，一定覺察到我的眼光。我對他笑笑。他毫無反應，黑色的睫毛低垂着。

門打開，門房薛東走進來。他走到華夫人身邊。

「太太，勞恩先生剛有個電話來。」

我看見她看了她丈夫一眼。「勞恩先生？啊，薛東？」

「他叫我通知你，他已經來了。」

華萊昂的酒杯碰了椅子一下。「來了？這裡？什麼時候？他在那裡？」

「我不知道，先生。但是他不在白凡。他說他今晚會到。」

一陣沉默。我聽見壁爐架上小鬧鐘在發出均勻的聲音。

富里蒙說：「多可喜！我不知道有多久沒見到勞恩了。我想他會來吃晚飯？」

薛東說：「不，先生。他說他可能相當晚，無需等他。不過他今晚一定會到。」

華萊昂說：「就是這些話了？」

「是，先生。」

華太太在椅中欠動。「他沒說白凡莊屋有什麼……不對嗎？」

「沒，太太。他沒說。」

富里蒙笑了。「別那麼不安，親愛的。他可能只是想來渡過週末。」

「他普通不大往這裡跑，」他又親呢：「好，薛東，謝謝你。」

華夫人說：「請你要薛太太整理一間房間。」

「好，太太，」薛東鞠個躬說。我看見華海倫看着她丈夫。我看不見華萊昂的臉，可是她在咬下嘴唇。她緊張蒼白的樣子使我驚詫。

似乎真是歡迎兒子回家的好態度。他和非力……雖然華莊舒適漂亮，但是它有種英國學校中沒有的緊張。中央的吊燈突然大放光明。薛東過去放下窗簾，滿酒杯。杯子碰響，有人笑了。非力高興地過去幫富里蒙收拾小棋子……似乎在燈光照耀下，方才的緊張已消失無蹤。燈光，笑聲，松木味道和酒香，窗簾鐵環的響動……頓時使人覺得華莊是個寧靜的地方而不是在桑恩菲。

國王轉過他灰色美麗的頸項與非力說：「出來，簡愛。」

我幾乎跳了起來。他頓覺驚奇，笑着說：「我嚇了你？對不起。你心不在這裡嗎？」

「在很遠的克郡的桑恩菲大廈。」

黑眉毛上昇。「那麼我們想一樣的事？怪不得你跳起來。」他笑了：「我該小心點……現在請帶你的學生走了。不，非力。請走了。再見了，用英語道別。」

非力站起來熱心地用英語道別。他抓住我的手，我也道了晚安，退出客廳。

華萊昂感弄的「再見，簡愛」一直跟我走出門去。

x

x

x

x

非力當夜一直有點不安，他上床後我獨自在房中吃晚飯。是華太太的僕克面孔女侍白汀替我送飯來的。她躡足而進，一副不情願的樣子。

「謝謝，白汀，」我愉快地說。這時她已把盤碟放好：「哦，還有——」

女人在門口轉身，面上毫無好奇之色。她像個壞脾氣的臭鼬。「啊？」

我說：「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上星期替薛太太拿來的藥片放在什麼地方？」

「不，」白汀說了轉身欲去。

「你是說我沒拿回來，還是你記不得了？」

他不轉身只微側着頭說：「我說我不知道。怎麼？」

「因為薛太太叫我去拿藥片，賈先生說他上星期給我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知道我一定連別的東西一起

給了她，我實在記不清楚了。你知道你給我的單子中還有一張處方嗎？」

寬闊的肩膀上聳。「也許。我不知道。」黑眼睛不高興地打瞋着我，「你為什麼不問她？」

「好，我去問他，」我冷冷地說。「好，白汀。」

門已經關上了。我眯着眼睛望了它一會，開始吃飯，過一會，門上有人輕敲，薛太太走進來，我立刻對她說

「那個白汀女人。什麼咬了她？她像條毒蛇。」

「我不會，大人怎麼會要她。」

我驚奇地說：「太太，您怎麼知道？」

「這一個會，怎麼反應？你好像很好。」

我已經學會如何自然地打新起的活套子。「今天買先生不請巴婆合我，也趁之是月合。」

「是嗎？但是。我現在想不到藥丸等

靈利者才了，這裡是戒的境。

「變的小。」

「雷先生是不吃葷，還是外過戒的？」

「他是來吃碗麵的，我想他會等到方恩先生出來。如果等不及了，他們也會留他住一夜。」

「我看不過有緣，外面天氣很好。」

我之

「他會來。他要來就一定會來。」她望了我一會兒：「他昨天在樓下吃過十幾了？」

「沒什麼。他們只是說他來做什麼。」

「什麼？相的，」她問他：「他交這裡只有一個朋友，」

「唔，」他大聲：「那正是我的意思。老景自凡和鐵。」

時常探和催款——她又嘆口氣——「那末，每次都有嘅煩，勞恩先生要錢給白凡，主人則要錢給華莊，兩入像是狗和貓。不，我說這狗和狗，因為沒人想幫恩先生破爛難。因為貓是偷食摸摸的東西。自從勞恩先生長大後，兩人便時常有所爭執，而且——」

「他——他——一定是個很小心的地主，」我連忙說。

「哦，他在白凡做得很好——他過於像他父親，你如果懂得我的意思的話——可是他卻說他有時在白凡裏得太利害。有許多傳說——」

「聽見的事並不完全可靠，」我道。

「不，是真的，」薛太太有點遺憾的說：「特別不幸，是照應他的事。我願意，但是不會有人願講的。」

「我相信，」我說。

「尹君，請問你：作那苦工的時期，有沒有去過那地方？」他上車，這裡面的車子那裡來的？我請問？」

「哦，」我，聲說：「那裡來的？」

「時，」薛太太陰鬱地說：「你一定會問，上次他來的時候，主人兇兇地問過他。勞恩先生對他說，他只

說什麼幸運的輪上和幸運的號碼。」

我笑了：「好像他是賭輪盤贏來的，他運氣不壞。」

她好像有點震驚。「哦，小姐！我不能說我有點不滿意。我自己只會說『是』，可是——我不知道寶娜小姐說了有多少次。她時常說——」

「對不起，」我連忙說：「該是菲力準備巧克力了。」

我讓他在床上看書，我替他擦開上。」

「啊？哦，對，時間還得等多快，不是嗎？我也該去替白絲和瑪麗把房間整理得整齊了……」她蹣跚地向門口走去。「她們記得牛奶嗎？」

「在盤子上。」

「哦是，那個白絲，她事情做得還好吧？如果有什麼不滿意，你一定得告訴我。」

「沒有，」我說：「我很喜歡白絲，她把房間弄得很乾淨。你只要看看那邊的小廚房。」

她跟我走進小廚房。光潔的小爐上閃着火，杯碟湯匙碗筷等物很整齊。我把牛奶放在盤上，插上電爐。薛太太望了房內一眼。又摸摸桌上的東西，滿意地點點頭。

「是，白絲是個好女孩，如果她好好工作，不要追那個白納……」

「不，不是那個，我用葡萄糖給菲力，你記得，在那個藍帽子裡。哦，謝謝，你是說白絲和白納？真可惜。」

他年紀太大了，而且——」

我停止，但是他接了下去。

「好，小姐，你還不說一句真話，是可惜。如果白納不是他妹妹，當也無所謂。他是個黑臉孔的家伙，會使滿身骨頭的女孩爲他瘋狂。可是，人性終是人性，我們也沒有辦法。你現在找什麼？」

「餅乾。東西動過了。啊，在這裡。」我拿了二片放在菲力盤中。我側望着薛太太：「今晚特別點心。在客廳的談話實在沒有意思。」

「對，他實在再該放縱點。這下我真該走了。我很喜歡我們的閒聊。我和薛東都很高興有你照料他。他顯然很喜歡你，我想他也需要人喜愛。」

我半響自思：「我偏不喜歡他嗎？」

「當然，」薛太太溫柔地說：「但是他上次一個個不能說不是個好人，很好，但是她一直把他當做惡人看待。也許主人因爲他失去父母，所以想要有點改變。我得坦白地說，你實在非常好。」

我真正感到高興。「你真好。謝謝你。」我端起菲力的盤子對她笑笑。「希望樓下的一切都好。至少勞恩先生來了，有一個人會高興。」

她又站定轉身，感到有點奇怪：「誰？勞恩先生？哦，我不知道——」

「不，我不具說他。我是指菲力。」

她望我搖搖頭。「勞恩先生根本不想知道他，小姐。別說了，菲力由巴黎來，只比你先到一步，勞恩先生最近沒到這裡來。」

「那麼勞恩先生可能在巴黎或是漢亭先生家見過他。」

「他沒有，我知道。我敢說他決沒有在巴黎見過菲力。他在巴黎還有別的事呢！」

「可是我們聽見富先生的車子由曲徑上駛來時，菲力像個火箭般飛出去，好像他急着想看他。後來他十分失望……不至失望……可以說是他錯過。如果不是等他勞恩表兄，他又會是等誰？」

我發現她眼中突然閃着眼淚的光。她搖搖頭，又用手擦擦臉。「可憐的娃娃，可憐的娃娃，」她說。

「他沒看見他們死去。他也沒去參加葬禮。我和薛東認爲他不相信他們去世了。他們會從後場駕車回來，所以他一直在等。我想他現在還在等待。」

「可怕，」我強吞口水：「真……可怕，薛太太。」

「是，每當有車子過來，他就跑出去。我見過他。幸而到這裡來的人並不多。否則會掉到石子路上去。」

我發抖了。「我會看着他，」我說。

「是的，」薛太太說。

我半響自思：「我偏不喜歡他嗎？」

「當然，」薛太太溫柔地說：「但是他上次一個個不能說不是個好人，很好，但是她一直把他當做惡人看待。也許主人因爲他失去父母，所以想要有點改變。我得坦白地說，你實在非常好。」

我真正感到高興。「你真好。謝謝你。」我端起菲力的盤子對她笑笑。「希望樓下的一切都好。至少勞恩先生來了，有一個人會高興。」

她又站定轉身，感到有點奇怪：「誰？勞恩先生？哦，我不知道——」

「不，我不具說他。我是指菲力。」

她望我搖搖頭。「勞恩先生根本不想知道他，小姐。別說了，菲力由巴黎來，只比你先到一步，勞恩先生最近沒到這裡來。」

「那麼勞恩先生可能在巴黎或是漢亭先生家見過他。」

「他沒有，我知道。我敢說他決沒有在巴黎見過菲力。他在巴黎還有別的事呢！」

「可是我們聽見富先生的車子由曲徑上駛來時，菲力像個火箭般飛出去，好像他急着想看他。後來他十分失望……不至失望……可以說是他錯過。如果不是等他勞恩表兄，他又會是等誰？」

我發現她眼中突然閃着眼淚的光。她搖搖頭，又用手擦擦臉。「可憐的娃娃，可憐的娃娃，」她說。

「他沒看見他們死去。他也沒去參加葬禮。我和薛東認爲他不相信他們去世了。他們會從後場駕車回來，所以他一直在等。我想他現在還在等待。」

「可怕，」我強吞口水：「真……可怕，薛太太。」

「是，每當有車子過來，他就跑出去。我見過他。幸而到這裡來的人並不多。否則會掉到石子路上去。」

我發抖了。「我會看着他，」我說。

「是的，」薛太太說。

第四輛馬車

第七章

一個人在雙眼上糊了泥，外面一個人抽，面非妖覺。

刀力已經入罐，在罐裏一蜷一蜷。他還穿著，他的口氣到門口。他手裏還有那手，我被他攔住，看見見戴皮帽的女工們。

我拿起書，只好被蓋，馬上就響。聲音走出去，又把我的對面力到門口。

回到馬裡，我直走到涼台上，把這面的牆壁以兒有光線透進。夜裏更響和暖，沒有一點露露的風聲。

但是在山谷深處，你有一道蒼白的顏色。春天的濕氣在雲中。下面樹林中一隻貓頭鷹在啼叫，它那憂鬱的

聲音立刻在我心中回響。我疲倦而沮喪。今日的高興——早上那博力克的高興，和富里蒙先生在客廳的談話——

全已自心中過去，僅剩下奇特而寂寞的悲憤。

當然，我明瞭那是什麼。我在孤獨中生活得太久了。即使有許多人的歡笑，也決無法永遠壓抑住過往的

追憶……無線電，狗，洗頭水，待洗的襪子，錫兵了……

我咬著下嘴唇強壓自己振作，因為我有兩件快樂的遇合——更不談與管家的閒聊了——我不能就讓它們

平白逸去，我無時站在這裡哀愁地望著春夜；自以為將在此地繼續餘生……

那麼，我究竟想要怎麼樣？還縮到富里蒙所製造的幻想中；他，華太太和我可以平等地在爐邊相處？和華

夫人在一起？如果十年前沒出事，我將如何？過往已逝，我立要接受現實，我不該徘徊在追憶之林中。

九輛等待的馬車

我隨意地走到涼台南端，倚在小客廳上沿。

長長窗子的玻璃透著藍色寒氣，柔和地射在平台。在窗線中映出小樹的玫瑰樹叢。它們的影子落在

的花園側上。另一面窗子向著良夜花園，光線更亮，而且更有談之聲傳出。我想像到熊熊的響火，杯光酒影，

咖啡雪茄的氣味……

「晚安，簡愛小姐……」我心中計劃方才的一。我微聲走回自己房間。如果我注定一輩子躲在別人客廳

的角落裡，那麼這裡就是個不壞的地方。

我穿上外衣，走出門去。

九輛等待的馬車

我慢慢走在幽靜的車道上，因為在暮月夜色中，斜坡很容易騙人上當，微微的濕氣使路有點潤滑。這裡有點直接縮短了曲道的小徑穿過樹林而去，可是在樹林中太暗，我便慢慢抄正道而行。

四處寂靜無聲。河水在下面山谷深深處緩緩地流，現在我已能看見蒼白的霧氣。地面上有泥土與植物的氣

味；春天的氣味……它並不芳香，而是新生命由地上鑽出來的強烈氣息……「殘酷的春月，在死地上孕育出百

合……」對，沒錯。我已不是首次感謝父親給我培養了讀詩的習慣。人可以在別人的語言中體會出自己的喜悅

與思想。爸爸是對的。詩是最好的思想材料。

去年的樟樹葉上有動彈的聲音，我的詩意全醒了。我想到法國此時尚有熊，還有野豬，可能加上狼。當然

還有妖鬼鬼怪……我安全地走在路上自己嘲笑自己。我走到了通大路的小橋上。

橋是十八世紀的建築。兩邊有雕花的欄杆。這裡的霧很濃，不過是一團團。我站的地方，霧高及腰際，

但是在右邊欄杆處。它像白雪般斜斜地在水面，到處都伸出些枯死的樹枝。

這裡看不見河水。它的聲音沉重深遠。夜裏的聲音已不如方才那麼悲怨空虛。

我靜立在橋中央，雙手插在衣袋中，望著大路邊斜斜的多林山坡。在松柏林中，有些突出的巉巖。那裡是

白日鴉鵂出沒盤旋的地方。現在在昏黃的月光中，樹林一片暗黑，月光在樹林邊沿透出一片發出微光的氣層。

強烈的氣味在迴響。

一輛車子由山谷下駛上來。我聽見引擎在彎路上時高時低的吼聲。它由美奇路而來，我看見它的車燈浮在霧上。它轉個彎又駛入黑窟，穿入松林，然後在霧中發出朦朧的光暈。我看見它劃過樹林的枝幹……我轉身走回曲道。我看見在戴家樹林中有點小亮光。方才它還沒有，而現在像是躲在林中的一顆黃星。我站住看着它。另有一輛車子由谷中而來，可是小亮光溫暖地掛在那裡。不，不是星星；是個有人居住的宇宙。那可能是傅力克在四千呎高處的小屋。我想像他坐在綳帶藥品中，不禁好笑。

還有酒——他記得買酒嗎？

我沒有注意到到大長車後面還跟着輛車子。我還沒有看清，它已像魚雷般飛過窄橋向我而來。

這是個很好轉的彎，所以它開得很快。大車燈跳來直照着我。我聽見它金屬煞車嘶鳴。我跳到路邊。車胎在碎石路上滑溜。一碰，這是它和我之間的距離。有什麼東西抓到了我。我摔在潤滑的路上，平平地跌在水溝中，車子也停下來。

引擎聲闌住。車門攔響。華萊昂的聲音叫：「你在那裡？你受傷了？我沒碰到你，是吧？」碎石上有迅速的脚步聲。「你在那裡？」

我在濕水溝中跪起來，緊抓著路邊的欄杆。我聽見風和熟悉的聲音時，我想我一定被撞瞎撞瘋了。我什麼也看不見。我重眨眼睛使勁地站起來……

我沒有瞎；霧氣又落在我腰際盤旋，我靠著欄杆支持我。

我也沒瘋。在月光下大步向我走來的也不是華萊昂。可能三十年前的華萊昂便是這副樣子。對於華勞恩的第一印象，我覺得他十分漂亮，和他父親一樣。但是年齡和殘疾使華萊昂像個墮落的天使。華勞恩則沒有這種外形，他這時十分憤怒。這時洪非品評他與他父親相較的時機。至少分別是：華萊昂是秘密地在燃燒，而華勞恩却是巨大熊熊。他和我一樣震驚，但是他在生氣。

我忽然坐在欄杆上等待。他站在我上面，高大而神秘地看着我。

高大，黝黑，漂亮……我機械地想起傳統的故事，我本能地不喜歡他。

他大聲說：「你受傷了？」

「沒有。」

「撞到你了吗？」

「沒有。」

「沒有碰到？」

我以並不穩定的手指摸著太陽。「不——沒有。」

「你沒事嗎？」

「沒事。謝謝。」

我聽見他放心地嘆口氣。他鬆懈下來，但是氣忿地說：「那麼請告訴我，你他媽的為什麼在霧裡站在路中央？你差點送命！死了也是活該！」

我至感憤怒，我從未被人這般粗罵過。我停止穿衣服，仰頭望着他：「這不是一條公共的路，但是我有權站在這裡，或是坐在這裡。如果我高興，我可以睡在路中央！我怎麼知道——至少你不該開得那麼快，不管這是私路是公路！」

一刻沉寂後，他輕聲說：「我才開五十，我對這條路熟得有如自己的手背。」

「五十！」我聽見我大聲怒斥：「哦，那是——公路！」

「還有什麼？」

「在霧中還是太快。」

「我看得清楚，車子跑得像我母親。」他開始嬉笑地說，這使我更加生氣。

「這隻母雞差點把我壓死！」

「我知道。我決想不到這個時候會有人站在路中央——」

他停了一下，說下去：「我何必在這裡和你辯個不休，既然我沒有壓到你。也許你願意告訴我為什麼有權利站在這裡或是睡在這裡？這是私路，是我——是華家財產，你知道。」

九輛等待的馬車

我「子」擦去手上的泥污。「是，」我說：「我坐在這裡。」

他靜靜地聽著，我看見他的眼睛在月光中隱合。「當然，」他說：「你不是，嘿——」

「可，」黃勞恩說：「他們是要個英國女郎。」

我「子」子被罰了一筆。我這才知道我們是用法語在交談。自從我排上之後，我連想都沒想過用法語和他說話。

我還是說：「我——我——」

「你是英國人？」他驚訝地說。

我點點頭。「馬琳，倫敦人。我到這裡已經三星期了。」

他沉默地說：「那準允許我問你法語的進步，馬琳。」

第二個打擊使我震驚而失去自然。他冷靜的口吻正像華萊士。我還是說：「你自然知道我的法語不是過去三星期中學的，華先生，不要除了要撞我之外，再意圖侮辱我！」

我心中感到有點不安。但是他只說：「對不起。現在你覺得可以走路了嗎？我不願意把你留在這裡談話。你一定受了相當可怕的驚嚇。上車吧，我帶你回華莊去。」

他像他又親一樣，請我坐在他的車上滑下來，他伸手扶著我的手肘。

「我好了。」我說。

但是當我想走向車子時，發現我的雙膝還在顫抖。我對他的又扶頓為感激。

他立刻說：「你別緊張，馬琳。」

我發現我在安慰他：「我想離開時，滑了一交。大概碰到膝蓋。真的。」

他有點擔憂地說：「好，到車上我就給你有點喝的。我看你由駕駛間進來，那個門目前怕上不去。」

我知道他說的果真。這輛大車為了駛進我轉了個大彎。又在碎石路上滑了一程，又到橋頭的路邊上。路邊是一片濕草地，還好不太分是，但是車子已經危險的了。

九輛等待的馬車

我靠近這輛車，又望望華勞恩無畏的臉。

「我——它沒事，是嗎？」

「我想沒有。你是在路邊等我把它開過來，還是先上車去？」

「當然，」他開了最近的那個。我靜靜地爬進去，又膝蓋是僵硬著，又擠過駕駛座，坐在旁邊。他坐上來，的喀一聲，車燈亮了。車前面是圓形的第一層，離前輪六呎左右是堵石牆和白色樹林。

他望都不望它。「且慢，」他說。他攔上車門走到車後去。

我「眼」不看前面的新牆，靠在椅背上。車子很大，雖然它傾斜著仍然很舒服。它有香燭皮革的氣味。我睜

滿眼，我看著車燈，忽然想起薛太太的話，不知道華勞恩的幸運數字是多少……

我「眼」朝下，我的感覺已經過去。現在我才知道是多麼危險。還好勞恩先生的漂亮卡地拉克沒有撞上

牆。我會更驚恐還在車後。我回頭看見他在霧氣中移動，一支電筒光照在車後。我輕咬下唇，我還沒說得出

話，他已經關上電筒，跳上駕駛座位。

他坐在我身邊時，瞥我一眼。「好嗎？」我點點頭。「我們馬上送你回去。抓緊。」

他按下發動按鈕，引擎響了起來。他把大車慢慢地駛回路上，後輪停了一下，又猛向前疾駛到路上停住。

「好了，」華勞恩笑著對我說。

他的手放在手煞車上時，我「聲」說：「華先生。」

手停住了。「啊？」

「在你送我回去之前——我想向你道歉。我非常對不起，真的。」

「道歉？為什麼？親愛的小姐——」

「別那麼好，求求你，我——這那是我的錯！」我聽見他「起」起來，我又匆匆交地說下去：「我沒事

在路上，你救了我的性命，如果是別的駕駛者，他們早就把我壓死了。而我還對你那麼無禮——」我喘了口氣又說下去——「如果你的車子壞了，可以扣我薪水！」

他還在對我笑。「謝謝你。車子沒有壞。」

「真的？」我懷疑地問。

「是，一點沒壞。它滑的時候，我似乎聽見什麼聲音。原來是根樹枝。不用道歉，馬小姐。該道歉的是我。我很對不起。我罵了你些粗話。」

「好了，」我有點難為情地說：「我想我們都嚇了一跳。我不知我說了些什麼。」

他沒說話，像是在等待。他沒開動車子。我斜望他一眼，看見他帶着高興的表情一直望着我。我雙手緊抓膝蓋鼓起勇氣說下去。

「當我對你說話的時候，我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

「你講法語的時候，」這不是問題。

「是。」

他把引擎關上，又熄掉車前燈，只剩下邊上的小紅燈。他半轉向我，肩膀倚着車門。我看不見他的臉，而他聲音沒告訴我什麼。他說：「有趣的事。那麼我對了？」

「我找到工作時，他們不知道我是一半法國人？是的。」

他說：「我不是你的僱主，你明白。你無需解釋。不過出於好奇心，我想知道你是否因此欺騙了我母親和華太太？」

「我怕是。」

「為什麼？」

「因為我要這份工作。」

「我不懂——」

我緊緊抓住雙手小心地說「我需要這份工作，我——我想向你解釋，也許你不會瞭解……」他說了些什麼，

但是我沒聽清就繼續下去：「我一半是法國人，自小在法國長大，十四歲時父母撞機去世。父親寫了部電影劇本要在威尼斯拍攝，母親和他一起去度假。那——我，細節不用說了，後來我在倫敦進入孤兒院……我想你沒見過孤兒院裡面的情形吧？」

「沒有。」

「好，我也不再細說了，他們對我很好。可是我希望——啊，生活，找我自己的天地，但是我沒有路可走。後來我到小學教書。我並不十分快樂。然後有位教師對我說華太太要個英國教師，我真是喜自天降。我告訴你，我雖然沒有良好的教學經歷，可是我可以照料孩子，我可以教好非力的英語，而且我想住在法國好家庭中一定十分美妙。」

他十分冷漠地說：「所以你來了華莊。」

「是。」

一陣沉默後他說：「我瞭解。但是你無需對我解釋。我無權問你。」

我羞怯地說：「我覺得我對你敷衍。你還問我為什麼要這份工作。」

「不，你誤解了。我是問你為什麼欺騙我父親和海倫。」

我有點愚蠢地說：「我對你說過——」

「你必須欺騙他們。不過這件事與我毫不相干。」我看見一絲笑容。「你是說如果你說明有法國血統，便會失去工作？」

「我——可以這麼說。」

「一陣沉靜。」的確。」

事情並沒有明說出來。不過——我真正有這個印象。當時華太太說過那一點後，我事後想對她明說，但是我怕她會認為我太奇怪。她也許只是希望我和非力用英語談話。而不願我有時講出法語來。對於她的要求，我自信可以做到，我只用英語和非力談話，這點華太太再三強調過。我知道我太愚蠢，」我哀愁地結束：「實在是。」

「我懂了，」他仍然相當冷靜地說：「那麼他們仍然不知道。」

「是。」

「我明白，」他口吻稍爲緩和便我放心一些。「你有沒有發現這種欺騙——我很抱歉用這個不禮貌的名詞引起社交上的難堪？」

「你是說我聽不到不該聽的話？沒有，因爲先生太太的態度太好了，」他笑出聲令我頓感異惑：「我是說不管我帶不帶罪，他們在我面前都用英語講話；而且，我決不偷聽別人的話。」

他說：「好，那麼我放心了。至少目前爲止我看是無傷大雅。」他轉身發動馬達。車燈亮了起來。我看見他笑著說：「我問這些話並無不善或侮辱之意！對不起，這不關我事。」

「先生，」我低聲說。

「啊？」

「我——我想你會——我是說——」我猶疑地停下。

他迅速望我一眼。「你怕我會出賣你？」

「是，」我更無力地說。

他學歎一下，「既然如此，」華勞恩慢慢地說：「我不會……現在該趕路了……」

車子以相當速度爬上山坡。

他默默地駕車，我回想這次虛驚產生了十分奇怪的結果。我何必把這些事告訴顯然是相當聰明的華勞恩？這對他有什麼關係？他曾認爲我是一個小笨蛋。想起今夜早先的沮喪，我不禁輕咬嘴唇，這有什麼關係？他可能沒聽見我在說些什麼。他心中有更多事情。例如，白凡莊里，以及他來找他又親商量的正事。

我記起富里蒙時，不禁觸感寬懷。華勞恩決不需要非力的那種諷刺。

我說：「富里蒙先生在莊上。」

「哦？他留得很久嗎？」

「我想他是來吃晚飯的。如果霧太大他可能住下。」

「啊，」勞恩說：「什麼事都怪在霧上。」

這時卡地拉先已轉過最後一彎，停在台階前。

「啊，」勞恩先生！馬小姐！出什麼事了？」

「我在華橋差點把馬小姐壓過去。我建議你先倒點白蘭地，然後派人上樓——」

「不，」我立刻說：「我不要白蘭地。我已經好了，薛東，勞恩先生沒碰到我，我滑了一交。是我的錯。我去洗個澡然後喝杯茶。」

薛東猶疑地看着勞恩。我又說：「我沒事，真的。我什麼都不要。」

「嗯，小姐，如果你真的……」他望着勞恩。「我替你把手西拿上去。你還是用你的房間。」

「謝謝你。你好嗎？薛東？薛太太呢？風濕病好了？」

「好。先生，謝謝，我們都好。」

「好。我上樓去一下。他們呢？小客廳。」

「是，先生。富先生在這裡，先生，他要住夜。要我告訴太太你來了嗎？」

「好。我馬上就去看他們。」

「很好，先生，」他說完望了我一眼走了出去。

當我轉身跟着他時，勞恩說：「你的外衣破了？」

我低頭一看，無法壓抑我的難過。我的外衣破了。上面有個破口。

「是，我記起來了。我覺得似乎被什麼勾住了。不過沒有關係，可以修補。」

他挑起眉頭。「可能是擋車板鉤住你。我實在——」

「勞恩？」

「我懂了，」他仍然相當冷靜地說：「那麼他們仍然不知道。」

「是。」

「我明白，」他口吻稍爲緩和便我放心一些。「你有沒有發現這種欺騙——我很抱歉用這個不禮貌的名詞引起社交上的難堪？」

「你是說我聽不到不該聽的話？沒有，因爲先生太太的態度太好了，」他笑出聲令我頓感異惑：「我是說不管我帶不帶罪，他們在我面前都用英語講話；而且，我決不偷聽別人的話。」

他說：「好，那麼我放心了。至少目前爲止我看是無傷大雅。」他轉身發動馬達。車燈亮了起來。我看見他笑著說：「我問這些話並無不善或侮辱之意！對不起，這不關我事。」

「先生，」我低聲說。

「啊？」

「我——我想你會——我是說——」我猶疑地停下。

他迅速望我一眼。「你怕我會出賣你？」

「是，」我更無力地說。

他學歎一下，「既然如此，」華勞恩慢慢地說：「我不會……現在該趕路了……」

車子以相當速度爬上山坡。

他默默地駕車，我回想這次虛驚產生了十分奇怪的結果。我何必把這些事告訴顯然是相當聰明的華勞恩？這對他有什麼關係？他曾認爲我是一個小笨蛋。想起今夜早先的沮喪，我不禁輕咬嘴唇，這有什麼關係？他可能沒聽見我在說些什麼。他心中有更多事情。例如，白凡莊里，以及他來找他又親商量的正事。

我記起富里蒙時，不禁觸感寬懷。華勞恩決不需要非力的那種諷刺。

我說：「富里蒙先生在莊上。」

「哦？他留得很久嗎？」

「我想他是來吃晚飯的。如果霧太大他可能住下。」

「啊，」勞恩說：「什麼事都怪在霧上。」

這時卡地拉先已轉過最後一彎，停在台階前。

「啊，」勞恩先生！馬小姐！出什麼事了？」

「我在華橋差點把馬小姐壓過去。我建議你先倒點白蘭地，然後派人上樓——」

「不，」我立刻說：「我不要白蘭地。我已經好了，薛東，勞恩先生沒碰到我，我滑了一交。是我的錯。我去洗個澡然後喝杯茶。」

薛東猶疑地看着勞恩。我又說：「我沒事，真的。我什麼都不要。」

「嗯，小姐，如果你真的……」他望着勞恩。「我替你把手西拿上去。你還是用你的房間。」

「謝謝你。你好嗎？薛東？薛太太呢？風濕病好了？」

「好。先生，謝謝，我們都好。」

「好。我上樓去一下。他們呢？小客廳。」

「是，先生。富先生在這裡，先生，他要住夜。要我告訴太太你來了嗎？」

「好。我馬上就去看他們。」

「很好，先生，」他說完望了我一眼走了出去。

當我轉身跟着他時，勞恩說：「你的外衣破了？」

我低頭一看，無法壓抑我的難過。我的外衣破了。上面有個破口。

「是，我記起來了。我覺得似乎被什麼勾住了。不過沒有關係，可以修補。」

他挑起眉頭。「可能是擋車板鉤住你。我實在——」

「勞恩？」

聲音由我後面而來，我跳起轉個身。勞恩一定知道他父親出現的方式，所以毫不在意地轉身說：「你好，先生？」並且伸出手。華萊昂握着他的手，眼睛望着我。

「什麼？我聽說擋車板鉤住了你？」

我說：「沒有關係。」

「馬小姐和我，」勞恩笑着說：「突然在華橋——相遇。」

他又親的眼睛望着我的外衣：「下層我全是泥濘的襪子。」「你是說你碰到了她？」

我立刻說：「哦，沒有，不是的！我摔交碰了膝蓋，沒別的事，勞恩先生沒有碰到我。是——」

「痕痕不是摔交的。你那輛大鬼車又闖什麼亂了，勞恩？」

在言語中，火氣突然上爆發交戰。我似乎覺得他在對非力說話。可是勞恩已經——多少？三十？我十分難為情地看了他一眼。

然而他不是非力。他一點也不驚慌地說：「我想是的。我也是才注意到的。你進來時我正在責備自己。」

他轉向我：「馬小姐，我實在萬分抱歉——」

「哦，不用！」我喊：「沒有關係。那是我自己的錯！」

華萊昂說：「你這麼晚到橋上去做什麼？」

「我出去散步。」我說：「樹林裡很濕，我滑了一交。」

「怎麼回事？」

勞恩正想開口，我連忙說：「我站在橋中央。我站着聽了半聲一會，轉身回來。這是件傻事，水面上有些霧氣。勞恩先生駕車來了，我忘了他已來華萊。」

「忘了？」

我有點驚奇地望着他。我立刻記起他們客廳中是用法蘭交談。我希望我的臉不會太紅。「薛太太告訴我他今晚要來。」

「哦，是的，」濃黑眉毛下的眼睛深不可測。他望着勞恩：「後來呢？」

我連忙說下去：「當然勞恩先生沒有看見我——直到他差點撞到我。那完全是我不好，幸而我避開，只破了點衣服。我摔到水溝中受了點擦傷。」

華萊昂還皺着眉頭。「那是個危險的彎角……我們全知道。」聲音又轉硬。「勞恩，如果你這麼晚由那條路來——」

勞恩輕說：「我已經向馬小姐道了歉。」

我心中恍有所感。我主人有權質問我，而無常在我面前使他兒子難堪。今晚我已經看了不少他的策略了。

我氣急地說：「我已經對勞恩先生解釋這事完全是我的錯，請別再提起這件事好不好？這事不能責備他，如果他駕駛技術不是那麼好，我早就被壓死了！」

我停住了。我看見華勞恩臉有喜色，而華萊昂無異是有點生氣。他柔聲但仍冷酷地說：「再好技術也不該在那麼危險的地方逞能。」

勞恩笑着對他說：「彎角去年秋天不是再修過……由白凡莊屋出錢，記得嗎？你真覺得自己可以批評我的駕駛技術？你忘了這兩條路自從你駕車後改變了不少。」

在以後一軍沉默中，我看見嘴角線加深，白手在椅背上移動。他一聲不響。勞恩懶懶地對他笑。不，這不是非力。怪不得我替他辯護時，他感到很有趣。我荒唐地想，對非力而言，魔王先生！

勞恩先生對我輕聲地說：「你真的不要什麼嗎，馬小姐？」

「是，」我有點猶疑地望着他。「晚安，華先生。晚安，勞恩先生。」

我迅速地走上樓，留他們兩個人在一起。

第五輛馬車

第八章

你的罪比路西法王子更重。
如果你殺了這個孩子，
沒有一個地獄將能容納下你。

莎士比亞：約翰王

第二天，霧氣全消，晴藍的樹葉隨風飄搖。三月的風把苞蕾吹成小葉，我們愛在山谷山邊的樹林小徑中散步，這天下午我們又走那條路。

我們走過直穿曲道的小路。雖然它很陡削，但是並不難走，路上埋有許多不塊可資踏足，並且有時還鋪着些平坦而無青苔的石階。常常小路上橫流過一道小溪，一方石頭倚在上面權當橋樑。

菲力喜愛在這些小街上游嬉，注視着迎風的羊齒與野草，並且計算他幻想中跳出水面的魚兒。這天早上我們徜徉在最大的水池處，陽光的指尖撥弄着羊齒，升起一些彩虹色的珠花。

「三隻，」菲力高興地說：「你看見她嗎？在石頭邊，有水波的地方！」

我望着水池約十五呎的深處。「我不見，那不是她，菲力。」

「是，一定是。我看見她——」

「是。但是那條魚不是青魚。」

「法國人稱鱒魚做鮭，」菲力堅決地說。他似乎因為我的法語比他的英語還來而感到驕傲。

「當然，」我說：「但是英語裡不是。哦，看，那裡又是一條，沒錯？我看見她——它跳！」

九輛等待的馬車

「哦，」菲力會知道如何保全他的權利。「四條半，我不知道那道影子是否鱒魚——還早影子。」他抓住木欄杆往下看。

「走，」我說：「如果我們回來時牠還在，那麼便是影子。我們到大樹林去。」

他順從地走過橋，到通向樹林較寬的路上走去。「好，去找野狼嗎？」

「狼？」

他跑在我前面。他轉身笑道：「小姐，你好像很怕！你以為真有狼嗎？」

「哦，我——」

他隱在「我」笑：「你相信！你相信！」

「哦，」我說：「我以前沒有住在這裡過，我只知道華莊可能有狼。」

「我們這裡有熊，」菲力說。他熱切地望着我，「真的，不是亂講。大人會令人難以相信。」他戴著紅手

套的手在空中比出熊的大小身體。「我沒見過，可是白納打死過一頭，他對我說的。」

「我希望今天不要遇上。」

「他們說，」菲力安慰地說：「除非你踩到它們，否則沒有危險。」他又高興地在葉上踢跳，使金黃的枯

葉在地面飛舞。「他們睡得很熟。」菲力說，「口袋裡還裝着栗子，像隻……」

「像隻松鼠。」

「松樹。也許我們還是不要去找大熊。」

「好，我們不要去找它，」我歡意地說。

「好，不找就不找，」他大方地說：「不過林子裡還有別的，我想爸爸對我講過。有兔子，狐狸，哦，很

多！你看等我十歲的時候——」

「十歲的時候。」

「我十歲的時候可以有一把槍嗎，小姐？」

「也許十歲不行，菲力，等你再大一點。」

九輛等待的馬車

「可能，但是不能算很壞，你還不能算很壞。」
「那麼，松樹。」
「松樹。」

「松樹。我十歲的時候可以用小槍打松樹嗎？」

「可能，我不敢說，不過這是無意義的野心。」

「什麼？」他笑着說，紅帽下的臉已經紅潤了。」

我笑了。「我是說打松樹很可笑。它們很好玩。」

「好——玩？不，不。它們吃幼樹。它們損壞人的工作，損失錢。園丁說的，人應該打它。」

「真是法國人，」我冷冷地說。

「我是法國人，」非力說了又向前跑去。「這是我的樹林，等我大了我要去打死松樹。看！那裡有一隻！

碰！他用手勢比着射下幾隻松樹，一邊高叫着：

「碰！碰！碰！」

「打你！打你！」

「碰！碰！碰！」

「如果你走路不看地上，」我說：「你會——小心，小傢伙！」

然後，三件事構在片刻連續發生。

非力邊跑邊對我笑，他的脚絆到樹根摔了下去。他身後樹上發出如同用手拍背的聲音，然後一聲槍響打破林間寂靜。

我不知道自己過了多久才明白怎麼回事。決不會錯的長槍聲，與孩子倒地的聲音……我心中傳過一陣恐怖。非力在「樹林」裡運動，我才知道子彈沒有擊中他。

我拿出手槍，對準他喊：「別開槍，你瘋了！這裡有人！」然後我彎在子力身邊，看完竟……子力沒打到他。但是我拾起槍看著他上面樹上的彈洞，我知道它差之毫厘。他唱的慢歌使他擇一交，救了他一條生命。

他拾起槍，臉上無人色，一邊臉頰上有泥土痕跡，眼睛露着懼光。

「是槍。什麼打中了樹，子彈。」

他自然舉手，請在起。這時我已無需裝出不識法語的樣。我方才用法語大叫，他自然聽見了。我擁着他，

同時說：「那個傻瓜在亂發瘋。」（有人用長槍獵狐嗎？）「好了，非力，沒事。一次誤會而已。他聽見我，

所以他比我們更害怕。」我笑着把他拉起來。「他大概把你看得很壞了。」

非力還在發抖，我看出他恐懼之外又加上了憤怒。「他不能那樣開槍。狼不會唱歌，而且你不能對聲音開

槍。你應該等到看得見。他是個傻瓜，一個白癡。他不該帶槍。我要把他開除。」

我讓華山伯爵憤怒地講一會。我搜索著山坡，期待一個受驚的人來道歉。我注視了一會，但是什麼都沒看

見。路兩邊是茂密的樹林。我們上面的山坡是幾百碼野草——這是片空地，間疏有些小樺樹，幾株傾倒樹幹

邊有刺叢與忍冬。前面是一片石地與耕植森林的黑色邊緣。沒有一點動靜。這個手執長槍的人似乎不顯出來承

當他的過失。

我說，但是恐懼的心令我有點害怕：「你說得對，不管他是，他不得再帶槍。你等下，我去看看是什麼人

——」

「不，」他像是在喘息，他迅速抓住我的手。

「可是非力——你看，孩子，你不要緊。好孩子，讓我過去，不然他就跑走。」

「不！」

我望著窄窄的樹林，口看著他紅帽下的小臉。

「好，」我說：「我們回去。」

我們急忙向家裏跑去。我牽着「菲力」。他緊緊地抓住我。我仍然又氣又慚地說：「我們立刻就會查出來，菲力，別擔心，你叔叔會問他。我不可能不查出來，就是他在開玩笑的瘋子。你叔叔會查出來。他一定會開除他，你看吧！」

他沒答聲。他靜靜在我身邊默默地走。現在不但不唱。我覺了平靜自己內心的火氣，說：「無論如何，我們先去告訴華先生。」

他的手緊抓着我。「不。」

「可是，我親愛的菲力——！」我看着他傾斜的小紅帽。「好，不要你講，可是我非告訴他不行。我叫白絲來陪你到五點，等我回到家來。我請海倫娜端茶上來，今晚不用到客廳去，然後我們再玩木柱棋。好嗎？」

紅帽子輕輕點一下。我們又沉默地走到方才數魚的小橋上，菲力連看都不看它一眼便走過去。

我的怒氣又自心中升起。我說：「我們要開除這個像壞人，菲力。別再擔憂了。」

他點點頭，奇怪地望了我一眼。

「什麼事？」

「你剛才講法國話，」菲力說：「我剛注意到。」

「是，」我對他笑道：「當你在打松樹的時候，我記得你是在講英語，是嗎？」

「你說錯了，」他說：「是松果。」

忽然，他哭了起來。

華夫人獨自走在玫瑰園中。她所走的路旁已有草生三色堇的苞蕾，涼台邊緣還有些雛蘭。她手上也捧着一

些。

她正面對着我們的方向，我們一出樹林她就發現了。她正想彎腰摘花，又停止慢慢挺直身體。雖然我們距她幾百碼，她一定看見了菲力身上的泥污與沮喪的神情。

她向我們走來。

「菲力！怎麼回事？你的大衣！你摔交了嗎？馬小姐——」她聲音高揚，顯出真正的關切——「馬小姐，又是什麼事了？」

我走這路正喘不過氣，而且十分生氣。我坦率地說：「在下面樹林中有人對菲力開槍。」

她正向孩子彎下腰去，我的話忽然像雷電般擊到她。

「對……菲力……開槍？」

「是，因為他摔了一交所以沒有打到。子彈打在樹上。」

她慢慢站直，眼睛望着我。她十分蒼白。「可是——太荒唐了！誰會……你看見是誰了嗎？」

「沒有，他可能知道是怎麼回事，因為我大聲喊叫。他沒有出面。」

「菲力？」她震驚地轉向他。「怎麼回事？」她用法語問。

紅帽子微微一抖，他緊抓着我的手。

「他摔了一交，」我說：「他沒有受傷，對這件事他十分勇敢。」我無需在孩子面前說明如果他不摔交可能已喪了命。但是華夫人瞭解。她臉色白得使我以為她會昏過去。眼光恐怖地望着菲力。她輕聲說：「這事……真可怕。這種疏忽……疏忽的罪行。你……沒有看見別的？」

我明白地說：「沒有。可是要查出是誰並不困難。如果我可以離開菲力，我已經去追查他了。我想華先生可以查明下午是誰在樹林裡。先生呢。太太？」

「我想在圖書館。」她一手撫着胸口，手上的蘭花已經落在地上。她實在受了震驚。「這……真……可怕。菲力可能——可能——」

「我想，」我說：「今天我最好不要讓他單獨。今夜我們不下來好嗎，太太？菲力今晚應該安靜點，早些上床。」

「當然，當然。還有你，馬小姐，你一定也受了驚——」

「是，但是我恨憤怒。等我帶菲力上了樓，我立刻去見華先生。」

她失聲地哭起來。「是，是，當然。華先生一定會……很生氣。十分生氣。」
我堅定地說：「我們設法去找白絲了，走，非力。太太……」
我們上樓時，我瞥見她迅速消失在走廊轉角上。她當然是去告訴華萊昂的。好，越快越好，我想。於是
我帶著非力上樓向誰室走去。

白絲在小書房中忙著整理洗刷。我簡單地向她解釋後，她和海倫一樣驚駭。我把非力留給他，但是他抱著
我，想是要哭了出來。華夫人當然會把這事告訴她丈夫，他當然會著手辦理這件事。在我心目中，非力最重要
於是我留下來和他隨便閒談，最後他洗過澡，拿本書坐在課室壁爐前，他不反對白絲陪他。於是我下樓去
找他叔叔。

華萊昂一個人坐在圖書館裡。我以前沒有來過。這裡這是件很高的房間，有兩扇長窗，但是由天花板到地
板上裝著大書架，使得房間顯得暗些，壁爐上面有張畫像，我一看就知道那是華萊昂年青的時候，他穿著騎裝
，神氣飛揚，一手執鞭，另一手扶在阿拉伯灰馬的鞍架上。我不知道這是否他父親掛的。畫像下壁爐中是熊熊
巨火，旁邊著一張單人靠背椅。房中除了數千書籍和窗邊的一張桌子外，很少別的傢具，這大概是便於華萊
昂的輪椅來往於壁爐書架與桌子之間。

「過來坐下，馬小姐。」
我順從他的話。我心中的怨氣已經壓抑下去，可是我緊張得不知如何逃起。
今天他的形容並無冷峻寡恩。他聲調態度相當友善。我忽然感覺到，上面的畫像是華萊昂而不是他的兒子。

他一定注意到我向上看的眼光，因為他也跟著仰望。他默默地坐了一會，轉身向我笑道：「我們華家都不是
好人。」
他的笑談使我記起我們首次相遇的情景。我不響地望向別處。

他說：「據說我們今天下午又逃避這一場悲劇？」
我抬起頭。（另一項悲劇？）我不然地說：「華太太見過你了？」
「她來過。她震驚而不安。這使她難過。我想，她的心腸不夠硬。」他停下來，黑眼睛上下打量我一下。
他眼中似乎只有關懷之色。「你也是，馬小姐。我想你最好喝杯酒。櫻桃？那麼，你可以告訴我經過的情形了
？」他伸手向肘邊的酒盤。
「謝謝你，」我接過杯子。我驚慌的心情已經消失。我感到一種事後的空虛與疲倦。我以為沒有感情的聲調
述完下午的經過。「你知道今天誰帶槍出去了？」我最後問。
他舉起櫻桃酒杯。「不知道。羅季曼告訴我——不，沒關係。他下午去沙維村磨坊去。不過羅季曼是不會
玩槍的。」

「但是你應該可以查出來，不是嗎？他不該——」
「我盡我的力量。」一道監視的眼光。「我一查明立刻開除他。我做事只有靠電話。」
他的修長手指在轉動酒杯，琥珀色的酒反映出爐火光芒。他身後是褐色與金黃色的書本。外面的暮色已迅
速降臨；窗子已顯出灰色。不久，薛東上來拉窗帘開燈。房間在火光中顯得舒適高尚。

我說：「有沒有派人去調查？」
他抬起頭：「當然。不過我想他一定查不出什麼結果。那人不會帶著槍等人去抓。」他對我笑笑。「你認
為不論是誰，都不容易遮蓋他印跡？」
「如果他是向我們而來，我叫喊的時候，他一定會跑過來，」我說：「但是我不知道他怕什麼。那是警察
的事了。」

黑眉毛上揚。「警察？如果真發生了什麼事——是的。可是那件意外——」

「我不認為那是意外。」
他像是吃了一驚。「那麼你是什麼意思？」我沒有立刻回答，他又以惱怒的聲調問：「什麼呢，馬小姐，
你認為是什麼？故意謀殺？」

嘲弄的口氣：「使我心中又感到寂寞。他的說話像是一陣熱風。我只是驚訝地望着他。但是，他立刻柔聲而冷淡地說：『你是有點過份緊張？誰會想謀殺一個孩子？非力沒有敵人。』不，我想，除了我，非力也沒有朋友。我坐著直視華萊昂無情的眼光。我平靜地說：『你對我的結論下得太早，華先生。我沒說出那種優越話。而且，我也並不緊張過份。』」

他嘴角鬆懈了點。『我向你抱歉。你讓我吃了一驚。好吧，請你再解釋下去。』

我喝口櫻桃酒，正視着他：『我不了解那會是一件完全巧合的意外。那個地方空曠，他輕易地可以聽見我們的聲音。我想那可能是個年青人，想來嚇我們。他結果賭得太近，把他自己也嚇着了。』

『哦，』他沉默了一會：『你最好把詳細情形告訴我。當時你們在什麼地方？』

『我們沿著穿過彎曲道路走向華萊昂的路。我們又走了一半，那裡約跨過一道深谷轉向山谷。』

『我知道。那裡有道小瀑布和個小鯉魚池。』

我一定程度上頓感驚奇，他又安靜地說：『我一生住在華莊，馬小姐。』

要不望著爐架上的畫像，幾乎要費相當大的氣力。我立刻說：『當然。你知道那條路是如何轉過山崗通向山谷？半哩後，它寬敞平坦了起來，左邊河傍是濃密樹林，但是你知道，左邊樹木稀疏。』

『我知道，一片空曠的地方，野草和幾株雜樹伸延到山上石脊。石上是種植的林木。』

我點點頭。『現在樹林大概二十多呎高，而且十分茂密。我們正沿著路走，非力在我前面邊走邊跳，眼睛沒有看著道路。』

『幸而沒有看著路，』華萊昂冷冷地說。

『是，正當他絆了根樹根揮交的時候，一顆子彈打中絆了他的樹幹。我聽見槍聲是我們上面，就是右邊打來的。』

『由山背？』

『我想是。那裡是最好的躲藏地方，而且由我們到山背沒有阻擋的東西，只有幾處遮著忍冬的小邱。』

『你沒有看見什麼？』

『沒有，我大叫。當然，我又得照料非力。我想不論是誰走了火，也應該下來看我們有沒有受傷。可是他沒有。若不是我想我應該先把非力帶回家，我會去查看那是什麼人。』

他好奇地望着我。『你會做那種危險的事嗎？』

『當然。為什麼不？』

他慢慢地說：『說你是個勇敢的婦女，是吧？』

『勇氣？我們都知道那不是故意有心的。為什麼我要怕一個傻子？』

一陣歇息，他臉上忽然浮起瀟灑的笑容。『一位女性可能會害怕一個拿長槍的傻子。別生我的氣，小姐。這是讚美的意思。』

『對不起，』我連忙又改口說：『謝謝你。』

他又笑了。『告訴我，你對槍懂得多少？』

『不多。』

『我也這麼想，當你談起『意外』的時候，你似乎意思不在於此。你想，這個傻子是任意地向樹林中的人影或一個聲音開槍的嗎？』

『是，我不懂他怎麼不知道——』

『對。這地方很空曠，你說非力在叫或是唱歌。』

『是，所以我認為那是開玩笑。』

『一個不負責而易於興奮的青年？很難說。不，有個更簡單的解釋。長槍發生意外，常常指明一件事——拿槍不小心，或像非力一樣選擇了一交……於是槍走了火。我自己這麼想，他可能看見非力倒地，以為他被打中。所以……他嚇得逃走了。』

『是，當然。似乎可能。』

『哦，如果他走近來，就會發見子彈沒打到非力，不過他沒有。』長長的手撫摸着杯子。他聲音中似乎有點和善的口吻。『我可憐的孩子，你這幾天過得真不如意，是不是？我們十分感謝你，我和內人，因為你對非

力照顧得很好。今天使你恐懼，真使我難過。」

「這不是恐懼，我在這裡很幸福。」

「是嗎？我很高興。別再擔心這回事了。不管我們查不查得出這一個人，反正以後決不會再發生這事了。非力的驚嚇過去了嗎？」

「我想是。」

「有沒有必要去請醫生？」

「哦，不。他現在全好了。我懷疑他知道不知道槍彈離他多近。我離開他的時候他已經很高興了。不過我答應他立刻回去陪他下盤木柱棋。」

「那麼我不久留你了。但是把這杯酒喝完，好不好？」

我喝乾酒，把杯子放下：「華先生，我在離去之前，有件事想向你懺悔坦白。」

眉毛上揚。我沒有錯，又是嬉弄的神情。

我說：「不，我說的是真話。我——我欺騙了你們，你和華太太，我必須告訴你們。」

仍是同樣的神色。他莊肅地說：「我在聽。你怎麼欺騙我們的？」

我用法語說：「我便是這樣欺騙你們，先生。自來我們這裡之後，一直想把自己洗清白。」

短暫的沉默。

「我懂了，」他說：「不但法語說得好，而且是道地的法國語。馬小姐，好，算了，清白了。」

兇殺的事情已過。我無意義的欺騙也已坦白，除了華萊昂笑了笑，也沒別的責詞，我難為情地與他一起笑，表示承認自己的愚蠢。可是……

在我心中深處，有什麼事正在抗議。然而……

在這時，華勞恩走了進來。我只聽見他站在門外說：「對不住，我不知道你們有事。」

「好，」他父親說：「進來。」

勞恩進來，繞過書架。「我只是來——」他忽然看見我手端櫻桃酒坐在椅上，不禁停住了。

「晚安，小姐，」他由我看到他又轉身上。「我想你想要見我，先生？」

我放下杯子站起來。

「我該走了，」我說。我用法語說，我看見勞恩眉毛揚起，但是他沒有說什麼。我又停止，望着我的主人

「也許勞恩先生發現了關於開槍的事？他可是去查那個人嗎？」

「不，」華先生說。他點點頭，表示可以退出。「好，馬小姐，謝謝你來，晚安。」

「開槍？」勞恩大聲問。

他是對我說話。我遲疑地望望華萊昂。勞恩又說：「開什麼槍？我去查什麼人？」

「哦，——我尷尬地說——我已經被叫退出圖書室——」我想，也許……那麼你不知道下午的事？」

勞恩走到壁爐和他父親中央，伸手拿起酒杯。

「不，什麼事？」

萊昂冷冷地說：「有個傻子帶槍到樹林中，差點殺死你的堂弟。」

勞恩的頭向他側過去。有點櫻桃酒灑在地上。「什麼？非力？有人，開槍打非力？」

「是。」

「他受傷了？」

「沒有。」

勞恩站直身體，手端酒杯，他的背倚着壁爐架。他由我看到他父親。「那傢伙在幹什麼？」

他又親說：「我們也正想知道。」他仰看他兒子。「你出去，可看見什麼人？」

「沒有。」

「你去那裡了？」

「東邊。我告訴你要去新農場。我由廚房花園出去，我沒有看見一個影子。在那裡發生的？」

「橋北一哩，通空地的樹林。」

「我知道那地方，」他望着我。「真……嚇人。他真的一點沒受傷？」

「沒有，」我說：「剛好他摔了一交，子彈沒打到他。」

「你呢？你和他在一起？」

「我和他在一起，它打在我附近。」

他站着，望着手指間的杯子，又把他放在壁爐架上。「先別走，請坐。你可願意把經過情形告訴我？」我又從頭到尾說了一遍。他不動地聽着，他父親靠在椅背上，一手把玩空杯腳望着我們兩個。我說完，勞恩說：「我想你去處理這件事？」

我本來還以為他是對我說話，但是我發現華萊昂答，「是。」於是用電話指示了一些事。勞恩彎頭聽着，他注視着爐火。我則坐在椅上看着他們兩個，想着他們之間被扭曲的關係。今天他們好像很正常；昨夜的齟齬與衝動已不復存在。兩個聲音十分相像；兩副面孔極相酷似，又復相異得具悲劇性……我的眼光又仰望上那有

天不怕地不怕眼光的青年。不，那不是勞恩，它決不可能是勞恩。

我猛醒回向現實。華萊昂正在說：「我們似乎對我們僱用的人太粗魯了點。我本想讓馬小姐今夜放假，但是她認為和菲力在一起是她的責任。」

「是，」我說：「我答應過他。」

「那麼過後去，不——」又是令人可親的神色。「不是散步，我們不能讓華莊支配你的生活。馬小姐，把你腳上危險的灰塵擲去到多邊去，好嗎？還不晚。一家飯店，一間電影院——」

「可是等菲力睡了，已經沒有公共汽車了。」勞恩說。

「不要緊，」我立刻說，我自己為心中希望逃避的意欲而吃驚。到華莊外去渡過一個夜晚——在一個燈光人聲熱鬧的飯館用飯，在街上徜徉——我忽然十分企望這麼一個夜晚。這兩天的事使我受夠了。我這次堅決地站了起來。

「你們真好，可是我答應過菲力，他會不高興……我不能使他失望。晚飯後我需要休息。」

「在你房中喝了茶就上床？」勞恩斜斜肩，「你真的不想去？」

「我，哦——」我猶疑一會，笑着說：「我不能去，不是嗎？」

「華莊有兩部車子，用它們的人並不多。」他望了萊昂一眼。「我想我們對馬小姐有所欠負，對吧？」

「自然。我派鎮諾駕大車到日內瓦替我去辦事，跑車正去磨坊還沒有回來。」

「好，」勞恩說：「還有我的，」他望着我：「你會駕車嗎？」

「不會。可是，你別以為——我做夢也想不到——」

「你知道，」勞恩望着天花板。「她非常想去。你是不是？」

我放棄了。「美極了。」

「那麼用我的車，」他望着他父親：「你可以叫白納駕車嗎？」

「當然。」

「他人呢？」

「出去了，我叫他去查那個帶槍的傻瓜，現在天已黑，他怕就快回來了。他立刻就回來回話……好，那麼一言為定。好。那麼，我該祝你——什麼，馬小姐？一個愉快的夜晚，一個值得紀念的夜晚？」

我說話時，又想起滿身泥土，滿臉淚水的菲力，「我願是個可以忘卻的夜晚。」

華萊昂大笑起來。

勞恩走過去替我打開門。

「那麼，八點？」

「好，謝謝你。」

「我會吩咐他。那麼，我們現在可以講法講了？」

我放低聲音說：「我剛剛告訴他。」

我沒說，我認為我坦白實在沒有必要。那個魔王早已知悉。

準八點鐘時，涼台外的車燈亮了。菲力已經入睡，白絲還在我起居室火爐邊做女紅。我懷着輕鬆愉快的心情下樓奔向自由而意外的夜晚。

車尾的引擎正在轉動。馬大的司機在開著的門邊等候。我上車，他關上門，然後繞個圈子坐在我身邊的門上。

「見你？」我說：「起先沒講好，不是嗎？」

車子滑溜地走出車道，走上曲折的彎道。勞恩笑了。

「我們可以用法語？」他用法語說：「我帶女孩子們出去只講法語。」

「我不懂你為什麼要跟我駕駛。找不到白鴉？」

「找到了，我沒叫他。你在意嗎？」

當然不，你太客氣了。」

「真的？我警告你，」他用法語說：「我一向如此。」

「何必警告？有什麼危險嗎？」

「有時候有，」我以為他會笑著說，但是他沒有。似乎方才輕鬆的態度完全消逝。他失神地駕駛了一會，我相當無法理解著，望著前面彎曲而帶的路。

車子突然在彎道的最後一環。然後他慢慢過了橋，又加速奔向村鎮而去。

最後，他向淡而荒地說：「這兩天你連遇到這麼多可怕的事，我真難過。」

「兩天？」

「我在想昨天晚上在橋邊的事。」

「哦，那事，」我笑著說：「你別提，我差點嚇死了。」

「等，」他因為下午的事把它淡忘了。你現在好像完全復原了。」他迅速望我一眼，突然說：「你那時候害怕嗎？」

「今天。是……是的。不是怕被別人打呢，而是因為當時我還沒想明白，事情就過去了。但是，我是害怕。我在橋上握著我的手，想著當時情形，想把它解釋明白。」我想正是我聽見槍聲，而非力倒地上一剎那……那還沒發現是否受了傷。時間像是過了好久。槍聲來的時候，天似乎無聲地旋轉起來，樹梢搖擺發出

的聲音，像是引擎開上來的車輪聲。」

我轉過彎接近美奇路。橋在車燈亮中間後疾退。我說：「你可想過，當可怕的事情發生時，『往者已逝，今者尚留？』而你想再把過去描畫出來，實際上已不可能。你想抓住那一瞬間不讓它逸去。就是那種情形。」

「我懂，但是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

「是，」我呼出一口長氣：「但是我」車子以家不了當時非力開始移動的情景。」

「又是一道警視。」以後呢？」

「以後我十分憤怒。氣得真想殺人。」

「人都是那個樣子。」他說。

「因為他們害怕？我明白。但是不只如此。如果你看見非力的面容——」我自己還清晰地記得。「他一向很安靜，非力。他似乎不應當那麼安靜。小孩子不應該那樣。今天他好了些，又跳又唱，做和別的孩子一樣會做的變事。我真高興看見他這個樣子。後來……後來事情發生了……他臉上有泥上，他不願彎下來看鱈魚，後來他哭了。」我停止住。我彎下唇，望著窗外。

「如果你不願意講，那麼別再說下去。」

「我……實在很難過，也許說出來反而會好些。」我苦笑：「忘了它，好不好？」

「這是我們出來的目的。」他突然笑著改變聲調說：「等吃晚餐的時候便全好了。帶了護照嗎。」

「什麼？」

「你的護照。我想你帶在身邊？」

「是——在這裡，你好像很嚴重，要流放嗎？」

「差不多。」我們現在已到多農路外。道路兩邊是整齊的樹，其中還有西風大的燈懸掛著：「你說，」勞恩又說：「我們好好玩一晚如何？到內瓦去試試，然後去跳舞或是去看電影什麼的？」

「隨使你，」我說：「我聽你的安排。」

「真的？」

「真的。」

「好極了，」勞恩說完把車子駛向燈光輝煌的多農廣場。

我不想知道當晚的情形，但是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夜晚，那是許多美麗夜晚之一……我們停在一間花店旁邊，煤氣燈下，黃花牆和白水仙競相爭抱。他買了些美麗的百合給我。然後在明朗星空的銀月下沿着高高的白楊路而去。我們到了日內瓦時——一個光影倒映在大湖上的城市——我十分高興：震驚，孤單，危險的氣息早已消失無存。

我為什麼會覺得他難以了解？我們談天像是個早已結識的老朋友。他問我喜不喜歡巴黎，我又輕鬆地談起往事；媽媽，爸爸和平街。甚至在孤兒院與學校中的生活也傾瀉而出。

後來輪到勞恩談起巴黎。他的巴黎與我的全不相同。他談起與孤兒院絕無關連的倫敦；白凡的快樂生活，它就像在籐蔓中的一顆寶石……

但是他閉口不談華莊。

我們過分美妙的夜晚，吃了頓豐美的晚餐，地方雖不時廢，但是味美而不拘形式。我們沒有在那裡跳舞，因為勞恩堅持不在晚餐的地方跳舞。後來我們到別的地方跳會舞後，駕車回多農。路上行人很少，他車子駕得很快，令我血液沸騰。過境時，警察檢查放行李後，我們便爬山到達多農，經過湖邊時，我們過了同沙羅的側道。

「嗨，」我說：「你沒有轉彎。」

「我是依從我的心願。」

我望他一眼：「什麼？」

他說：「歐維有個賭場。」

我記起薛太太的話，對自己笑笑。「你的幸運號碼是什麼？」

他笑了，「我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今晚準行。」

於是我們走進賭場。他玩的時候我背着他，後來他教我玩，我一直贏了不少。我們換了籌碼，喝了些咖啡

，駕車回多農。

大車到了彎道上是上午三時，不知道因為興奮或疲倦，我想是浮夢中。他在邊間停了車，開門下車。我向他道謝並說晚安。

我一定是昏昏迷迷地登上樓梯到臥房中去。我記不得我是如何上床的。

那不是白蘭地，而是咖啡太濃了。

我不知道倒茶是兇是吉，我開始愛上了華勞恩。

第六輛馬車

第九章

勿談情說愛
愛在不測山……

威廉·辛萊克·勃克

這回又是舊山事。一個像我一樣出身於孤兒院的女姑娘被捲入華勞恩的生活圈子，不可能發生點什麼事。一個英俊漂亮的小伙子即使他本身願意，也是給給一個十分孤單的女孩以相當憐憫的夜晚；一個難以忘懷的夜晚。這是不見，我中心有此預感。雖然我讀到許多羅曼蒂克的書，做過許多羅曼蒂克的夢，我仍保有許多法國式的常識。加上英國的門庭的嚴格，已可以壓抑我愚笨的感情狀態。我測了我的夜晚，明日又另是一天。是的。早飯以後，我求他打克在離這處消失，我想勞恩是回白凡去了。我雖忘去他和我月光下共渡良宵的事，集中注意力在力身上。

「她的事，一點也查不出什麼痕跡。非力似乎也已歸復原，這事像是可以結束。生活又繼續其日常型式，不過大家已在等待復活節的舞會，它在樓下匯成了一股興奮的暗流。華莊每年都循例舉行復活節星期一的舞會。薛太太和白絲在課室的時候，很高興地告訴我以前華莊盛會的情形。

「到處都是鮮花和燈光，」白絲說（她對我的法語突然流利起來覺得是很自然的事）：「他們在華橋和彎道的地方也掛上一串串彩燈。池子上有大探照燈，他們又開起大噴水管、水上的光彩像一朵朵百合。當然，」她看了我一眼，「現在已經不如以前了，我母親常常說，當老伯爵在世的時候，花錢和澆水，現在可不如過去

九輛等待的馬車

九輛等待的馬車

了，是不嗎？但是，這事就夠了。有人說：『你像個夫人，』我，今年不該跳舞，可是我說死者已矣（上帝保佑他個靈魂安息）——」白絲急急地催催我：「——這事的人還是要繼續生活。我不是心腸硬，小姐，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當然。」

「可是太太只是一個小小的私人舞會——不過他們所謂小小的私人舞會也會讓你眼睛睜得老大，而且……」她向壁而來拿一個修盤使勁地擦——「我們也有我們的舞會。」

「你也有？」

「是的。和山上的私人舞會。那是上舞會的第二，是星期二，在沙羅。人人都去。」

自然，我心由復舊，不知我會被激發為一次舞會。不久，華夫人告訴我，說我是她的上客……我忽然感到高興，然而我又擔心我連一件跳舞的衣服都沒有。

這點我發愁的時間並不久。我是個法國人，我的穿著自然並不差，而且過去幾星期中我把大部分的薪水全存了起來。我自然無法變成與名裁縫可以相比的美服，不過舞會一定很精，不會有人特別注意我。

槍斃事件後三天，我有半天假。那天下午我搭公共汽車上多農去，像買些縫製舞會上穿的料子與式樣。我知道在多農村這個小村中，沒有什麼現成的衣服可買，而且內瓦和艾文的價錢不是我買得起的，所以我開心地尋找我買得起的上等衣料，最後終於看上一段白的意大利料子，裡面織著細絲，雖然女店主說價錢已是最便宜的，然而它已成了我在我的細大高台，我自自僅有的理智開了一會，終於把錢放在櫃台上。我拿起紙包，走出店門到多農的街上。

這時已快五點了。四月這時日子正是晦暗，雨滴淅淅的。早此還下了陣雨，現在西方暗雲中透出蒼白金黃的光芒，照在濕濕的屋頂和方形的窗櫺上。許多樹房已經亮了，雜貨舖傳出來的黃光射在清水的人行道。勞恩買花給我的花籃上，電燈火光亮時強時弱。過去的重轎輪胎在濕路路面上出絲絲聲響。在木樑的架樹間有些過早早起的新聲。

我想要喝一杯茶。但是我的細微感這五寸的購買引得更如精明，我站下來考慮是否省下咖啡與茶之間的幾

個法國。當然一定很貴，而咖啡是極其和氣。

我放棄了喝茶的念頭，走過咖啡屋，走向一個玻璃屋，裏面有個咖啡師。我走上人正想選擇桌子時旁邊有個聲音對我說話。

「——馬小姐？」

我驚奇地轉過身，因為這聲音一聽就知道是英國人。他是上次我在沙羅下湖的某個青年。他穿著厚紙上製，加了條破圍巾，他的濃髮蓬鬆而舞。我忘了他是這幾個魁梧的青年。一個的印象，他像個巨碩的孟加拉熊。

他說：「還記得我嗎？我們在沙羅湖邊。」

「——當然我記得，傅先生。」我本想加一句說我是很會忘記他的，但是我又吞下這句話。「我希望你的那些綳帶沒派上用場吧？」

他笑了。「還沒有。我想總有一天會用得上的。你——你想來喝點什麼嗎？我不知道……如果願……」

我救了他。「謝謝你，我很願意。我們坐在這裡可以看見外面的一切，好嗎？」

我們坐在玻璃屋的旁邊，他用不準確的英式法語要了咖啡。咖啡來的時候，他那得意像令我好發笑。「你走得很快，」我說。

「是嗎？」

「今天你買東西順利嗎？」

「哦，是的，在多農村常可以遇到講英語的人。而且，」他又說：「很便宜。我常在市場裡買，我需要的並不多。」

「你還住在小屋裡？」

「暫時是。我這個星期在沙羅村志高旅社裡住了幾晚，那裡吃得不壞，可是我還是喜歡上面。我有許多事，我高興的時候可以下來住宿吃飯。」

我心中不自禁地想起一副圖畫；他睡在稻草上，口袋中有票子，像隻熊般地過冬，這令我又想起非力。我

九輛等待的馬車

說：「你們那邊山谷裡有人帶槍到華莊來嗎？」

「有邀請才有人去。秋天才是狩獵的季節。」

「我不是這個意思。會不會有園丁或管家帶枝槍來找狐狸什麼的？」

「哦，天，沒有。什麼事？」

我簡單地把星期二下午和非力的遭遇告訴他。他十分注意地聆聽，他的態度由羞怯而震驚，最後轉為抗議。

「可是，多麼可怕！可憐的孩子，他一定嚇壞了，還有你，所謂不小心的話是太客氣了。你說他們沒追到他的痕跡？」

「沒人承認，不過現在那人一定也知道沒人受傷。很容易了解，如果他出來自首，一定會失去工作，在這裡找份職業並不簡單。」

「說得有理。」

「還有，」我說：「華先生派了幾個人去現場調查，他們拿現子彈已經被樹上挖了出來。」

他吹聲口哨。「澈底，啊？」

「十分澈底。你懂得其中的意義嗎？我和非力一回家，就派那些人來查看，這表示第一那人知道他開槍或走火後發生了什麼事，第二他沒有跑走。他一定坐在那裡等我和非力離去。然後下來滅了證據。」我看着他。

「想起他坐在那裡等待我們——真令人害怕。」

「我倒認為那個人是個傻子。意外的事情發生後，如果他有禮地出來道歉送你們回去豈不是好，何必這麼狼狽地逃走？他一定嚇昏了頭不敢出來。我希望他們抓住他，華先生怎麼樣呢？」

「哦，他還在查詢，但是我想沒有什麼用。如果由時間的證據說，我只相信華先生和門房。」

傅力克說：「兒子也在，是不是？」

他的聲音不像方才那麼悠閒。我覺得我的血衝上雙頰。我生自己的氣，便轉頭望著玻璃外黃昏中的廣場。如果經常提到他的名字我的臉就會紅，那麼我決計逃不過魔王的眼。我不能讓他講這種閒話。我望著鴉黃猩

九輛等待的馬車

紅的甘蔗，冷沙地：「他在；事情發生後，他會上來了。但是你當然想不到——」我的聲音又激昂起來。「決不會是他！」

「不會？有鐵證嗎？」

「沒有。可是——可是決不可能！」這時我的理智又浮在中心。「他沒有理由要偷偷地把子彈挖出來。」

「當然。」

我又太快地點說：「你的象鼻虫陷阱設得怎麼樣？」

很好。他是個對他自己工作十分感興趣的人。不久，我們又高興了起來……我聽他的話，又問些自己以為是合適的問題，又想起華莊舞會的事。他會來嗎？會不會？會不會？

我已把胡思亂想的時候，突然聽見傅力克問我打算坐那班公共汽車回華莊。「因為，」他說：「十二分鐘後有一班。這班錯過便要再等兩個鐘頭了。」

「哦，天啊，是的，」我說：「我不能錯過這班車。你也搭這班車嗎？」

「不。我得比你走一步。這個週末我要去安西看幾個朋友。」他對我不理。他們要我陪他們去爬山。別告訴別人好嗎？」

我答應了他。

侍者來後，傅力克爲了頭的事和他拌了一翻。我看見他靜靜的邊看；聽侍者說的數目，在心中翻成英語，又用十除法得到小費，然後掏出一張紙鈔抽出幾張給侍者。

這點事花了不少時間。他望着笑，臉有點發紅。「好了，」他說。

「你太客氣了。再一個月你便會覺得和本地人一樣流利。」我站起來。「謝謝你的咖啡。你不用管我，你趕快去趕車子吧。」

「好，我看我非跑不行了？」但是他還在遲疑。「能夠再見到你——真令人高興。我們——你明天下午有空嗎？」

「我還不知道，」我並不完全誠實地說。我立刻又補充，「星期五下午我常常去多農——看……那不是你

的車子嗎？司機進去了！快跑！不是你的嗎？這是……？再見！祝你週末愉快！」

他由地上跳起行囊，向玻璃門衝去，我替他推開門，他出去後對我揮揮手，他到公共汽車邊時，剛好司機關上門發動馬達，他站在公共汽車狹窄的蹣腳上，又回頭向我揮手，然後汽車怒吼地向前開駛。

我自己也急急地向他揮手，然後過了馬路，走向我的車子等待的地方。我還沒走到，忽然一輛汽車柔和地停在我身邊。卡地拉克。我的心忽然猛跳了起來。

車門自一邊推開。他的聲音說：「跟我一起走嗎？」

車上只有他一個人，我一聲不響坐在他旁邊，車子又開了。它繞過沙羅村廣場而上，向南邊西邊是樹木的通路前進。

奇怪的是我方才會沒注意到這是個多麼美麗的黃昏，樹間的燈像熟了的橘子般掛在空樹枝上。潮濕的街上映着它的倒影。「她掛在樹蔭下，橘色光芒有如金燈……」在人行道上有一堆橘子，和紅綠色辣椒散放在一起。一家酒店的門敞着，裡面有許多各色酒瓶，就像阿拉丁的魔穴。附近一個工人聚會的咖啡館中傳出音樂聲，還有大聲爭辯的聲音，以及新煮麵包的氣味。

最後一盞燈過去，路前面是金色的月夜。最後一幢房子過去，路兩邊是不平的野地。右邊蒼白的天空，雨雲邊緣放出百道霞光。近着它的樹幹襯得黑暗突出，冬青的樹葉像刀子樣割切着晦暗的夜色。一株楊柳像女人的頭髮般逆風飄搖。銀色的路漸向上行。暮的時辰，可愛的時辰……

然後周圍暗色的群山向我們包圍過來。

勞恩駕駛得很快，他一聲不響。

我最後有點羞怯地說：「你回來得很快。你滾去白凡，啊？」

「不。我已黎有事。」

我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玩得好嗎？」

他說：「好。」他那失神的聲調使我猶豫得不再再說下去。我默默地望着外面的誘人夜色。

我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一會後，才注意到他是如何在駕駛，他一向駕駛得很快，他對此地的地形瞭若指掌

但是他今夜駕車的樣子有點不同。

我瞥視一眼他那沉默的側影，我們疾駛過一座橋，又直角地彎回公路。他這樣做並不危險，因為在暗中如果有什麼東西接近他一定會及早注意。但是我彷彿覺得他有點醉意。當我們轉個急彎時，車燈照在前面一堵牆上，把光線反射回來，我借這陣微光看清他的臉孔。他很清醒；但是臉上顯然有種異色。他皺眉眯眼看着前方的暗路。他忘了身邊的我。似乎有什麼事觸怒了他，而他以車子來出氣。

「你去多農做什麼？」這個問題只是例行寒暄之詞，可是他突然打破沉寂像是在責備我，我立刻回答。

「什麼？哦，我下午休假。」

「你平常放假的下午做些什麼事？」

「沒什麼。逛店……看電影。」

「你也去看朋友？」

「不，」我驚奇地說：「我不認識什麼人。我告訴過你，在……星期二我對你說過。」

「哦，對，你是說過。」

我們又遇到一陣驟雨。大雨點濺在擋板上。車子疾速地轉個彎，車胎在濕石子路上嘶叫。他根本不看我一

眼，似乎又忘了我的存在，我真活像個灰姑娘。

我靜靜地坐着咀嚼着現實的苦味。

我們到了只剩三分之一路程時，才又開始講話。問題唐突而奇怪，「那傢伙是誰？」

我幾乎楞住了，我傻傻地說：「那個傢伙？」

「和你在多農的那個男人。你和他咖啡館分手的。」

「哦，他。」

「還有誰呢？」他說話十分冒昧，不由令我看了他一眼。

我簡單地答，「我的一個朋友。」

「你不是說你附近不認識人？」

「哦，」我生氣地說：「我認識他。」

這句話引來一道迅速而沒有笑意的眼光。他只說：「菲力好嗎？」

「好，謝謝你。」

「你呢？沒出別的事嗎？」

「沒有。」

我把自己的聲調盡量壓得無動於衷，希望不會露出心中的真正感情。驕傲加上理智在我心中翻湧。那些愚蠢的幻夢又在暗中飛舞……我不知道我何所期望，可是……這個人，和這些改變，令人緊張。

我又發現一項會令我驚恐的事實。夢幻可能是鏡花水月，可是事實却在我愛上了他。它不是燈紅酒綠或月光下的產物。即使他不像前夜那麼英俊瀟灑。現在雨水正大，他也沒有那麼誘人，而且我心智清明……我仍然愛着這個聲音有時無禮的陌生人。以前我會自笑愚蠢，但是現在一點也不覺得可笑了。

我咬下唇，吞下一口苦汁，希望他不要開口問我一些問題。但是他仍問個不休。

他似乎對傅力克頗感興趣。但是我又答應傅力克不對人說起他的事。我頓感尷尬。

「他是誰？英國人？」

「是。」

「他搭去安西的車子，是不是？爬山嗎？」

「他還未去安西爬山。」

「住在那邊？」

「是。」

「你在英國就認識他了？」

「不。」

「哦，他來華莊過。」

「我想沒有。」

「他住在附近很久的嗎？」

「我，」我說，「有什麼關係嗎？問這些個做什麼？」

「這倒不是什麼秘密。只是——我不想……我不願告訴你的生活。」

他奇怪地看我一眼。「你不願告訴我什麼？」

「哦，沒什麼，」我無奈地說：「我不願多談這個。你在意嗎？」

他的態度已經表現得十分明白。我聽見他說：「天祕的，」聲音低沉而氣急。他把車子駛過華橋，以比往前快一倍的速度駛上彎道。車子像隻發彈氣的貓一樣。「你誤會我了，」仍是難以控制的聲音。「我不想多管別人的事，不過——」

「我知道，對不起。」雖然十分顫驚，可是我的聲調和他一般冷漠。「我一定是累了。我在多農花了兩小時找塊衣料——哦！」我的手飛向我臉上。「我忘了拿——是，我忘在咖啡館裡。我放在桌下架上，然後傳力克跑去趕車子——哦，我多笨！我如果打電話——哦！」

他的手急急移動，一陣喇叭聲。我驚問：「什麼東西？」

「大概是黃鼠狼。」

樹像飛般向暗中退去。

我說：「你一定要問那麼多？真怕人。」

車子停了下來。

「你告訴他樹林裡槍聲的事了吧？」

「什麼？誰？」

「那個傳力克。」

我深深吸了口氣。我清楚地說：「是，我說過。他認為可能是你。」

車子低吟地目樹中經過。他現在小心地駛着。他沒講話。我好像有魔鬼附體似的痴笨地說：「我想我無需

把下午六鐘裡的事全部報告我三人。」

這下他真火了。他咬着牙說：「我不是你的主人。」

「不是？」我故意兇狠地說，否則我怕我會哭出來。「那麼我和誰說話，說些什麼，和你有什麼關係？」

我們已到了彎道的最後一彎。卡地拉克的煞車尖響，車子停了下來。華勞恩向我轉過身。

「這倆，」他以低仰的聲音說，他猛然把我拉過來，他嘴唇壓着我的。

因為這是我的初吻，所以是個相當攝人心魄的經驗。它確實與夢想中的全然相異……如果灰姑娘是我，那麼他是王子……華勞恩是個世故的人，他暫時擺脫了憤怒的情緒。我立刻為自己的駝鳥姿態而不快。我鼓起全身力量，以憤怒的神清自華勞恩懷中掙開，他不能沒有向我道歉，他只放開我，再發動引擎，高吼一聲衝向斜坡。他調上馬達打開車門，像是要繞過來替我開門。我沒等他。我衝出車子，在身後把門損上，默默地走上台階。

他趕上我，替我打開大門。他說了些什麼——我猜是叫我名字。聲音低得像是在暗哭。我沒望着他，像他不存在一樣走過他身邊，我進入一道燈亮中，而華勞昂已由大廳而來。

我進來時，他靜靜停住輪車，轉過頭像是向我打招呼。然後他的眼睛自我又打量向勞恩，最後又停在我臉上。微紅的眉毛上舉，雖然只是那麼一點點。我突然轉身跑上樓去。

如果我要什麼來震落我的白日夢，那麼華勞昂的眼光已經夠了，我倚靠在黑暗的臥室門後，把我的放在我發熱的臉上。我舌上有割破嘴唇的血味……華勞昂一定也看見了。我又感到一陣紅暈。這次不是只在臉上，而且傳遍了全身。

我站直身體，開了燈，急急地把手套拉下來，天祕的華勞恩：他怎敢如此大膽？他怎麼敢？而華勞昂——這時我把第二隻手套拉了下來——天祕的華勞昂。天祕所有華家的人。我恨他們。我不願再見到他們。我停止這個念頭，半脫下我的外套。

很可能我會失去這個機會。管工不用詢問我，便會猜到今晚是怎麼回事。很可能他會辭去我。

不過我倒沒對這點多所思慮，如果有什麼麻煩，勞恩一定會把真相告訴他又親，我是被強吻的。而且華勞思一年難得有機會在此地，所以也無需擔心此後會有什麼情波。他可能會留下我。

但是當我把外衣掛在美麗的欄架中時，我至感懊惱，因為我怕再也見不到可恨的華勞思了。

×

×

×

×

我的嘴唇已經止血。我小心地塗上口紅，又梳理好頭髮。然後我鎮靜地走過臥室到課室去。我推開課室門走進去。裡面燈還亮著，但是沒有人。火勢已經低弱，房中有種特別空虛之感。一扇法式窗戶還微開著，窗窺迎風微盪。地點上有本書打開著，書頁隨風輕翻。

我困惑地查看時鐘。非力早該自小客廳中回來了。華太太可能已經上樓梳妝。哦，我想，這不關我什麼事。特別是今天晚上我不願下去看他做什麼。反正他吃了晚飯會上來的。

我彎腰加塊木頭時，聽見背後有聲響。它非常低聲，並不比時鐘的聲音更高。

這點聲音使我汗毛豎立，因為我當時也感到自窗外吹來的冷氣，它似乎是聲低嘆，而且更可怕的是它彷彿在叫……「小姐……」

我一步越過課室，跑到黑暗的洋台上去，左右邊的窗戶都關著。後面課室射出一條楔形燈亮把我的影子照得又高又大。

「非力？」

洋台的終端十分黑暗。我走出亮光沿著窗戶走，平台上被雨水沾得很滑，

「非力？非力？」

最暗的角落傳來低微的回應聲，我跪在他身邊的潮濕地上，他靠著欄杆蜷伏在地上。

或且可以說是蜷在以前的欄杆邊，它現在已經沒有了，這裡只有一架小木梯，它是我下午把它橫擋在危險的欄杆前。這脆弱的木梯過去是三十尺下的黑暗石地和可怕的一排鐵刺……

我擁著他，聲音沙啞而顫抖。

「非力？怎麼啦？你沒摔交？哦，上帝，你還好沒跌下去哦……我的小平力，你好嗎？」

冰冷地手掌起來擁著我。「小姐……」

我把他擁在我懷中，臉貼著他的濕額。「你好嗎？非力？你受傷了？」我覺得他的頭在發抖。「真的？真的沒傷？」他點點頭。我抱著他站起來，我自己並不壯大，但是他輕如羽毛。我把他抱回課室走到壁爐邊，坐在椅子上，把他擁在懷中。他手伸上緊緊抱著我的頸項。我不知道我在對他說些什麼，我只是抱著依在我頸上的黑色頭髮。

過一會，他放鬆臂膀，停止顫抖。當我想彎腰取塊木頭的，他又緊擁著我。

「沒關係，我連忙說：『我把火加大點。我要使你暖和點，你知道。』」

他讓我向前傾，受了幾塊木頭到快熄的火裡，然後把它煽大，直到有些火舌包在新木頭上。然後我坐回椅子上，我似乎覺得，對於他，我的懷抱比火更有力量。我輕問：「是車子嗎，非力？」

小頭微點。

「我警告過你欄杆石頭鬆了。我叫你別爬上去，不是嗎？」

他以更稚氣的聲音說：「我聽見喇叭聲，我想……爸爸一向是……在車道上……告訴我他來了。……」我咬著嘴唇，立刻皺下眉頭。當然，喇叭聲。我記起在彎道上的事。我沒有見路上有什麼東西，那一定是

一時衝動使勞恩吻我……使非力跑到暗中，懷著滿腔希望奔向石欄杆。

我像是對我自己說：「我想不到會這麼危險。我本來以為它只有點鬆，但是不會掉下來，謝上帝我把木梯橫靠在那裡。為什麼我……哦，上天，還好沒出事！」我又想起一件事。「非力，白絲呢？我記得她在陪你。」

「白納來叫她。她忘記做了什麼事。」

「哦，」我抱了他一會，「看，非力，現在的爐火多可愛。把你的凍手烘烘好嗎？」

這次他放開了我，坐在我椅邊的地毯上，伸手向著熊熊的火光。我撫摸他的頭髮。「這也濕了。這麼冷了怎麼可以跑出去？你這小笨瓜，是不是？」

他的聲音有點緊張。「我碰到石頭，它立刻掉了下去。我碰到什麼東西，然後摔了下來，我什麼都看不見

「你碰到木梯上，非力，你不會摔下去，非力。那裡不是空閒，有個木梯擋着。很保險，十分保險。」

「真可怕，我嚇壞了。」

「不能怪你，」我說：「換了我，我也會嚇呆。你沒動，倒是十分聰明。」

「我不敢動，我知道你會來。」蒼白的小臉轉向我。「所以我在等待。」

我心中一陣難過。我自然地說：「我來了。還好我沒乘公共汽車，坐你表哥勞恩的車子回來。」我站起向他彎下腰去，兩手抱起他來。「哦，孩子，你像條小狗樣蜷在那裡。走。洗個熱澡，在床上吃飯好不好？」

「你睡我？」

「好。」

「你在我房裡吃晚飯？」

「我坐在你床上，」我答應他。

黑色的眼睛瞪着我。「玩木柱棋？」

「嗨！」我說：「你的條件越開越多。你的木柱棋下得比我好。好，只要你不贏我就行。」我抱他走出門。

「我替你放水，你把衣服脫掉。」

他順從地走出去。我拉鐘喚白絲來，然後打開水龍頭。我望着熱騰的水氣迅速地充漫在浴室中，我感到有點害怕，因為我又得下樓和華萊昂見面。

在放水聲中我聽見起居室有人在敲門。我喊，「進來。」白絲倒真快。

我驚奇地轉回身，看到並不是白絲，而是華夫人。她從來不在這時候到我房間裡來。我一看她的表情不由心往下沉。是，就是那同事。我還沒時間想該怎麼辦才好。

我轉動水龍頭，使水流得小些。我站直身體準備接受任何事件。

「馬小姐，對不起，我打擾了你的換衣服——」這不是可怕的開端，她聲調帶着抱歉之情，又幾乎緊張地接下去，「我不知道——你下午去多農可記得替我拿藥了？」

我感到如釋重負，「哦，是，太太。我打算叫白絲來替你送去。對不起，我不知道你立刻就要。」

「我的藥沒了，否則我不敢麻煩你。」

我立刻去拿，「我說：『不，一定不麻煩，太太。你沒有打擾我，不是我要洗澡，非力！』」

我轉身試試水，然後關緊龍頭。「哦，來，非力。快來，別裝做沒聽見……我立刻替你拿藥，太太。我提包放在起居室裡。」

我走出浴室把身後的門關上，我不知道該不該把最近發生的事告訴他，但是當我注視着她時，這個念頭立刻打消了。她面有病色。我覺得她像是支持不住了。

我焦慮地說：「你好嗎？你似乎臉色不好。坐一會好嗎？我替你倒點水好嗎？」

「不，」她站在壁爐邊的高背椅邊。她像對我笑，可是笑不出來。「別怕，我親愛的，我——我昨夜沒有睡好，如此而已。我今天沒吃藥很難過。」

「我立刻替你拿，」我遲疑地望了她一眼，便跑向臥室。藥丸還在我衣袋裡。

「太太，」我看見的事使我驚呼起來。

她一手支着椅子，吃力地靠在上面。她的臉轉開去，似乎她在聽非力在浴室洗澡的聲音，但是她眼睛閉着，臉如死灰一般。她的美麗蕙然無存，而且顯得很蒼老。

我驚呼使她驚醒過來，她睜開眼睛。她似乎十分疲倦乏力地由椅邊走開。

我跑過去，「太太，你病了。我叫人來好嗎？白汀？」

「不，不。我就好。我的藥呢？」

「在衣櫥我外衣裡。是，這裡……」

我伸出盒子時，她像是搶了過去。她又強笑。「謝謝。對不住，我嚇了你……這種事立刻就會過去，不要擔心，馬小姐。」非力在浴室中吹起無謂的口哨，水聲仍然斷斷續續傳出來。海倫看着浴室的門一下便轉身要去。她想自然地說：「非力像是……很開心。」

「哦，是，」我愉快地說：「他很開心。」

我替她打開門，白絲剛好站在外面舉手正要敲門。

「哦，小姐，你嚇了我一跳，」她眼睛掠過我時，立刻睜得老大。我立刻說：「太太不舒服。華太太，讓白絲送你回去。我只是叫她來生非力臥室的火。我自己來生，白絲。」我轉向痴楞地望着華太太的白絲。「送太太回房去，再拉鈴叫白汀，等她到了你再回來。」

「是，小姐。」

當我跪下燃點非力房中的火時，我心中一直盤算着個新的問題——一個次要問題，當時心另一塊石頭放下時便又生起這一個。那些藥丸顯然是華太太的仙丹，那是什麼藥？她吸毒嗎？我立刻壓抑住這個醜陋的念頭。那只是安眠藥，我確信，而且大概有人沒有安眠藥就無法活下去。可是——這時火舌由紙上驚惶地跳向木枝上——為什麼她現在要吃藥呢？她似乎有什麼痼疾發作，心臟或是精神病，在發作時需要什麼鎮靜劑。似乎安眠藥對這種病不會有什麼益處。

我拋開這個念頭，前傾把火柴好。對於這種事我一無所知。她當然在生病，馮志醫生一定清楚……浴室中又傳來澀水與口哨聲，一會後非力來了，他穿着睡衣。

我咽喉中忽然湧塞起可笑的笑容。我嚴厲地望着他，「耳朶呢？」

他一定沒有注意到我的話，一逕走到熊熊燃燒的壁爐邊。他以稚氣的驕傲說：「我死裡逃生，是不是？」

「是的。」

「如果是別人就會掉下去，是不是？」

「當然。」

「別人決不會靜靜地等在那裡，是吧？」

我擁着他的腰，把他拉過來，笑着說：「你這頑皮的孩子，別這麼一本正經，看，非力，白絲回來，請你不要告訴她。」

「為什麼？」

「因為你嬌嬌不舒服，我不願有什麼閒話去打擾她。」

「好。可是你——你要告訴我叔叔，是嗎？」
「當然。我真奇怪他會聽不見石頭掉下去的聲音。我進來的時候他正在大廳裡。後來——啊，白絲。太太怎樣？」

「好了些，小姐，她躺了下去，白汀在陪她，她知道該怎麼做。她說太太馬上就會好，她要下去吃晚餐。」

「真令人高興。她……她吃了藥片嗎，白絲？」

「藥片，小姐？不，那是她的藥水，她放在桌頭櫃裡，白汀給了她。」

「哦……還有，白絲，我出去的時候你不是要留在課室嗎？」

「是，小姐。可是白納來叫我，」她側望了我一眼。「還有些襯衫要縫。那是上人的，雖然我告訴他放在什麼地方，他還是找不到。」

「哦，好了。那也不會要多久時間。」

「是，小姐。可是它不是放在原來的地方，被人移動過了，我找了半天。」她說話時，一直斜望着我，她一定奇怪我為什麼問這些問題。

我說：「好，非力少爺剛才在涼台上玩了一會，衣服有點濕，所以他要洗個澡，在床上吃晚飯，你把他的衣服和我的一起端上來，好不好？」

「是，小姐。對不起，小姐，但是看見白納那麼急——」她停住了。她臉都紅了起來。

我想，他顯然不讓你立刻回來。我高聲說：「好，白絲，沒有關係。非力少爺不是娃娃。如果他打濕了，那是他自己不好，他自作自受，可是你和我却多了些工作。生活便是這樣，對他？」

我站起來，把非力推向床舖。「上床，小東西，別再穿着睡衣站在這裡。」

我守信用地和非力共進晚餐，然後和他下盤棋，又講段故事給他聽，他精神還很好，我很高興他在心中把這件事看作英雄事蹟，至少這樣不會引起惡夢。

我到廚房去替他調宵夜點心的時候，他有點氣急地要跟我來。我想最好還是聽他的，他就穿着拖鞋和睡袍

躑躅地跟來，看着我，把牛奶燉上電爐，再把巧克力和葡萄糖倒進他平常用的藍杯子。我們把它端回房，然後我把他喝完了。當我該向他道晚安的時候，他緊擁了我一會，使我放棄當晚去見華萊昂的念頭。我回到房中，把中間連通的門打開，使孩子可以見到我房中的光亮。

最後，我坐在壁爐邊，我覺得很疲倦，似乎骨上的肉拉得很緊。我靠在椅背上閉起眼睛。我的腦海像個裝滿互相撕咬野獸的簍子，它們不讓我安靜。很晚的時候，我聽見一輛車子駛上彎道。我緊張地跳起來，立刻輕輕地走進非力房中去。

他睡着了，我疲倦地回房開始脫衣服。我預備上床的時候，有人在門外輕敲。

我驚奇地問：「誰？」

「白絲，小姐。」

「哦，白絲，進來。」

她拿個紙包，她有點奇怪的望着我。「這是你的。我知道你可能上床了，但是他叫我立刻送上來。」

「不，我還沒上床。謝謝你，白絲。晚安。」

「晚安，小姐。」

她走了出去，我坐在床邊打開神秘的紙包。

我坐了一下，望着意大利的銀絲衣料。然後我又看見一張紙條。

它寫：

「爲了那一吻，我不能說我至感抱歉，但是爲了別的事，我對你說對不住。我心中有事，但是不該在你身上出氣。替你拿回衣料，那麼可以做爲我的處分嗎？原諒我。」

又：別過於緊張，那不過是一吻而已。」

當夜我實在該吃點華太太的藥片。因爲我久久無法入睡。

第十章

「我告訴我爱，我告訴我爱，我全心全意地告訴他……」

威廉·布萊克：詩集。

到第二天早上一切全成夢幻，勞恩很早就離開華莊，這次回南方的白凡莊屋。他走的時候我沒有看見。他昨天晚上有沒有和華萊恩談起這件事，我不知道，因爲我一點看不出有什麼跡象。當我走到主房中，告訴他非力遭到第二次意外時，他愉快地接待我，然後皺眉陰鬱地聽我敘述。

他坐在圖書館大桌子後面，我講完後，他靜靜地坐了一會，像是在沉思。我覺得他彷彿忘了我的在場。

他說話時，他的語很奇怪：「又來了。」

我驚奇地問：「先生？」

他黑眉毛下的眼光快望我一下。我覺得他聲調有點倦容。「幾天之內這是第二次了。馬小姐，由於可怕的理由，我們必需再向你道謝。」

「哦，」我難爲情地說：「沒什麼。任何人——」

「任何人都會一樣地做？」他的笑容一現而逝，甚至於沒有點燃他的眼睛。「你早先也說過，馬小姐，我必須說我們幸而有……」稍停之後……「有幸請你來照料非力。你什麼時候把簍子放在那裡？」

「昨天。」

「真的？你怎麼想到的？」

我遲疑地想該怎麼說。「前天我一個人到露台上去，去——等一輛車子來。我記得右欄杆本來有點鬆。我用手試了試，它果然是鬆的。不過它並不危險。我想過向你講，可是它並不嚴重。然後車子來了……我就忘了。」

這件事。」

我沒講出那天是星期二，車子是勞恩的。我又說下去，「到了昨天，我想去多農，我又出去看天氣會不會下雨，我又想起欄杆的事，但是我因為急著趕公共汽車，所以我想臨時用什麼東西把它擋住。我看見廚房中有個小木梯，便跑去把它拿來，我覺得似乎安全了。我還記得一回來說告訴你。我——我真對不起，」我最後說。

「你不必道歉。你根本不知道石頭會壓傷到那種程度。我早就知道欄杆不牢了，但是想不到那麼需要修補。實在該感謝你用梯子欄住它。」

我很難為情地笑笑。「也許是菲力的守護神有靈。」

他冷漠地說：「也許。他是需要有個守護神。」

我說：「有句成語，是嗎？『有意外的傾向』。」

「相當合適。」他溫柔的音調中帶有諷刺之意。我奇怪地望着他。他看見我的眼光。「哦，什麼，馬小姐？」

「沒什麼，」我困惑地說：「我……只是……你好像並不在意，我以為你會生氣。」

「我是生氣，」他說：「非常生氣。」我和他談話以來還是第一次正視他，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他所說的並不完全真實，他又笑笑。「我是一個有理性的人，我對那些有責任的罪人十分生氣。如果我在你面前發洩，那是不應該的。我不能這樣，因為……我為人如此。」

他離開窗櫺，稍為離開我一點，望着通玫瑰花園的窗戶。我望着他那憂鬱明亮的面龐，美麗的眼睛與善變的嘴唇，我等待着他。我不知道為什麼當和華萊昂談話時，會有一種演戲的感覺，好些所有台詞都已確定，我知道下一句該是什麼，而且往往不會有錯。

他以夜而冷靜的聲調說：「一個罪人的人會學得一種……經濟的效用，馬小姐，對你發火生氣又有什麼用？又不是你的錯，菲力怎麼樣？」

這個問題像刀子一樣割過我的心中，如果他真的生氣，也許我會感到更好過些。

「菲力？哦，他很好，謝謝你。他又驚恐又不安，不過我懷疑有什麼不良的後果。他應該立刻就會忘了這件事——不過，目前他對這件歷險却感到很驕傲。」

他仍然望着窗外，「是嗎？啊，孩子真是些深不可測的動物，不對嗎？希望他的歷險到此為止。」

「你別愁，華先生。他實在運氣不好，但是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又無意地問上一句：「波亭先生什麼時候回來？」

他迅速地轉回來。同時輪椅也跟著轉動，因為動作太猛，他的手臂碰到桌角上。我驚叫起來。

「你的手碰到了！」

「沒關係。」

「手腕在流血。我可以替你——」

「不要緊，你方才說什麼？」

「我忘了，哦，是的。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菲力的波亭叔叔什麼時候回來？」

「我不知道，怎麼啦？」

我的眼睛還看着他的手腕。我向他望時，發現他正看着我，他的臉色又很冷靜下來，可是他那注視我的神情有點令我嚇得說不出話來。

然後銳利的眼光消失了。他手上玩弄着一把裁紙刀。「你為什麼問這件事？」

「因為菲力時常問起我，我想也許你有波亭先生的消息。」

「啊，是的。哦，我也不十分清楚。我弟弟的行動常常難以預測。至少他還要三個月才會回來。我想，他的講課日程在復活節前左右才能結束，可能過後他還準備留下協助發掘古物——我記得好像是在德爾菲。」他微笑了。「我弟弟一向不喜歡寫信……我想對於這點，菲力和我一樣清楚。」他把裁紙刀放在原來地方，十分瀟灑地笑着我，「嗯，馬小姐，我不多耽誤你的時間了。我要在適當的方向來發洩我的怒氣。」

我一逃避出去，他就拿起室內的電話。

我也驚奇自己為什麼要用「逃避」一詞，因為我走出圖書室實在如釋重負。這個發現使我頗為困惑。天譴

的，他是在貓哭老鼠似地在戲弄我，是不是？

雖然分析起來沒有理由，但是我一直心中縈繞着一個念頭——不管它是多麼無理多麼可笑——他所謂的怒氣已經有一部分直直地指向我。

現在離復活節會舞只有兩個星期了，我必須加緊工作，天氣不好，所以我不能和菲力一起去作例行散步，雖然我也帶他到馬廐邊去玩過幾個下午，不過我們有許多空閒時間，使我可以從事裁剪縫製。菲力和白絲都對縫製新舞裝感到興趣，所以一直圍在我身邊指東指西，說個不停。白絲比起菲力倒可以有許多幫助的地方，因為她和我身材相仿，所以我可以在她身上量比。對於作模特兒，她也樂此不倦。

華莊內一天比一天忙碌而興奮。如果說華莊真少錢用，至少在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來。雖然我不喜歡聽閒話，然而有些難以避免地傳到我耳中來，我知道這次舞會的費用大多由華先生本人負擔。據說波亭先生對這種事根本不在意。以往菲力父母都極力支持這舞會，而且每次都特地由巴黎前來參加，所以波亭先生既然是菲力的監護人，當然也未便對於錢袋管得太緊。不管真情如何，所以華先生決定至少要恢復老伯爵時代的一部分盛況。以我無經驗的眼睛看來，這些準備好像極其奢華。罕用的臥室也開放通風——因為復活節週末便會有客人來臨——大舞廳和大客廳全開放，吊燈和鏡子都擦得閃亮，地氈和傢俱全經過細密的佈置，而且這一切全在華先生銳眼監視之下。他的輪椅似乎無所不在。如果一個僕人把拭擦的銀器掉在地上，主人也能聽見；如果一張桌子沒用拍而用推的話，主人立刻自屋角向他斥罵；他甚至時常在樓廊上出現，他會時常出入在一些不常用的走廊與房間內。

這幢大屋一點一滴地為一年中的大事準備着，復活節越來越近，屋中興奮之氣氛也更加濃厚。然後是最後的佈置；溫室中的花搬了進來，那是些我未曾見過的漂亮茶花和百合，在許多鮮艷花朵中，一盆盆的越橘，水仙和鬱金香有如清新可愛的女仙。一個走廊上供着一淺盆的侏儒柳，下面還有些金魚泳游其間，池邊的小櫻草花像蝴蝶般依附着。戶外已裝好大探照燈，照得高達二十呎高的噴泉五光十彩。復活節前夕，天色轉晴。復活節是晴朗的好天氣，微風吹拂着林間的小野菊，而且更加上一層成功的情緒。

華莊一片歡欣之情。

星期日晚上菲力上床後，我替我的服裝作最後縫製。白絲在一邊幫我忙，我坐在滿是別針的地上，以鑑賞的眼光望着她。

「嗯——對，」我說，「再轉個身，好嗎？謝謝。好了，白絲。」

白絲愉快地微鞠一躬。奇怪的是當她穿上這件衣服後，不帶有一點下人的態度，她像個漂亮苗條而年青的華服鄉村少女——而且滿懷興奮。

「真漂亮，小姐，多麼可愛啊！」她轉個圈，寬裙飛張開來。她輕巧地用手指夾起一道裙邊。「你穿上一定十分美麗。」

「等和人家一比起來，就顯出自己的手工了。」

「你也許不相信，」白絲柔聲說：「我看過許多，解開行李差不多全是我和瑪麗的工作。我想最漂亮的衣服應該是黃室中的子爵夫人，但是她自己像是用白粉塗的。」

「噓，白絲，」我笑着制止，「你不該對我說這種話！」

她開始在房內哼着調子翩翩起舞。「當然，太太一向很美，她像個皇后，還有伍太太也很漂亮，她是黑的。」

「富里蒙先生在嗎？」

「哦，他常常來。他說他怎麼樣也不願錯過。而且，一半女士的衣服全是他設計的。」

我開始拾起地上的別針，不經心地問：「還有勞恩先生呢？他也一定來嗎？」

一陣暫短的沉默，她迅速地瞥視我一眼說：「他好幾年沒來過了。但是他們想他這次會來。」

我默默地拾檢別針。

她走到我身邊，十分善心地說。「你何不現在試一下，小姐？那些別針等會我來拾。」

「沒有關係，」我說：「那裡還有不少。」

「你信不信，」她悶悶地說：「那些夠你找幾個星期的了。來，小姐，穿上，我想看你穿上它，還有那雙銀鞋。」

我笑着站起來。「好吧。」

「可惜你房裡沒有一面好穿衣鏡。衣櫥門後那一面不夠好，而且穿長裙禮服照不完全。」

「沒關係。我對太太說過我在縫件長裙禮服，她說我可以用她房裡的鏡子。現在只不過是最後試一試，明天晚上我便穿上了。」

她跟我走進臥室，有點羞怯地說：「明天我來幫你穿衣服好嗎？」

「哦，白絲，你多好！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也不少！我自己可以勉強對付，我不願過於鋪張，你知道。」

「我自己願意，真的。」

「那麼多謝你了。有了你我就可以省事不少。」

她穿上制服，又高興地對我穿上禮服。最後，我站在狹窄的鏡前自照。

「哦，小姐，多可愛！」

「我們兩個人花了不少時間，白絲，我十分感謝你的幫助，沒有你我實在沒辦法。」

我轉身望着衣服的每一條縫和每個邊，心想不知到樓下和別的禮服相形之下會是付什麼樣子。我在鏡中看見白絲的眼光。她的喜悅似乎一點不被那些名家裁製的衣服所沖淡。「哦，小姐，真美！再沒有比它更漂亮的了！你真像畫中的美人！等等，我去拿鞋子。」

她已在衣櫥裡翻動時，我蹲在她身邊衝動地說：「白絲……」

「白絲，你可願在你們星期二的舞會中穿上？你也許自己另外有更美麗的衣服……」

「哦，小姐！」她睜大眼睛，握緊雙手，「哦，我？我不行……我可以嗎？」

「怎麼不可以？你穿上也很美麗，何況它是照你身材縫起來的。如果你願意，我非常高興。我想別人也許認不出來。」

「不，他們認不出，」她連忙說：「明天這裡的侍者全是外面僱來的——僕人們都不在。如果，你真的——她又向我道謝，我接着說：

「那麼一言為定。好。現在乘太太還沒上樓，我得趕快到她房裡去照照鏡子。」

「你的鞋子！穿上你的新鞋子！」

「不，不，算了，」我急忙說了便走出門。「我該去了，白絲，謝謝你！晚安！」

華太太的臥室隔壁是一間小起居室，她早上大多用這間房子。我走進去，讓連通的門開着。

她的臥室十分漂亮，燈光柔和，高貴的帷帳，盥洗桌上是水晶與銀製器具，一面大威尼斯鏡子掛在臥室門上，旁邊是緩慢圍着。

我站在鏡子前面。後面長長的窗戶窗映在鏡中，現出玫瑰的顏色，光亮十分可愛。我移動身體時看見衣服中的銀絲在閃閃作光，它迎着白雲般的裙子，就像陽光下的游絲。

迎着鏡子，我立刻連想起現在的灰姑娘已經可以參加舞會了。但是——午夜又如何？

我讓自己別想起這些，因為這些神話對我來說全是無意義的。有人站在起居室門口，可能是白絲送那銀鞋來，我喊：「進來，我已經好了，」然後對鏡子做個鬼臉，這就是玻璃鞋子。真該死，我就不能不想這些個嗎……？

迅速的脚步聲走過起居室，勞恩的聲音說：「海倫，你找我嗎？」

他看見了我。他立刻在門口站定。

「哦——嗨！」他說。他似乎有點氣急，好像在趕忙什麼似的。

我張嘴要回答他，但是又閉口把話吞下去。我好像累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我有如一個做了錯事的女學生癡癡地瞪着他，我知道我臉上的血紅。

我笨拙地拉起裙子，向他擋着的門口走去。

他沒有讓路。他只是倚着門框站着，好像有事和我當場解決。

我又遲疑地向他走前兩步，然後站定。

「別走，讓我看看。」

「我該走了，」我說：「我最好——」

他說，「仙女，」他聲音很輕，語調中的笑意令我臉蛋發紅了起來。

我不知道等下會發生什麼事。他移動一下身體說：「好，你真想跑開？」我想我是說：「並不，」然後又是「勞恩」他向前而來，把我擁在他懷中，猛烈激情地吻着我，這成了我許多美夢的巔峰。

我終於把他推開，双手抵着他的胸口。「可是勞恩，為什麼？」

「你說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是我？你父親管我叫簡愛，他也不怎麼錯，而你——你可以找別人，哦……為什麼？」

「你想知道為什麼嗎？」他的手把我轉過身，讓我面對着鏡子，然後他又擁着我，我覺得他的心在我肩膀上跳動。他的眼光在鏡中與我相遇。「你無需那麼自卑，我的美人。這就是為什麼。」

我心中有種奇異的感情，一半得意，一半困惑。我沒有說話，小愛神盲目地望着我們。我們後面的玫瑰和水晶用具發出美麗的光輝。勞恩注視着我的臉。

他張嘴想說些什麼，但是隔壁房間傳來一聲響動。他立刻轉回頭，手仍緊緊地抓住我的肩膀。然後他放開我轉回身去，他冷冷地說，「呀，海倫，我已找到你。我想你要來的。」

我也猛轉回身。我覺得熱潮自臉上退去，現在蒼白而冷淡。我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見任何走進起居室的人。海倫剛好站在門內，白汀在她身邊，她回頭對什麼人講話——可能是一個客人——因為那人站在走廊上，所以處於我視線之外。

一個女人柔聲答覆後，我聽見裙子縐絲地走遠去。華太太有沒有看見勞恩擁着我，實在很難講，但是我知道白汀看見了。我避開她惡意的黑眼睛，立刻走出臥室，勞恩跟在我後面。

我喃喃地對華太太說：「太太……，我用你的鏡子試衣服。你說我可以……」

現在仍猜不出她有沒有看見。她淡灰色的眼睛毫無表情地上下打量着我。它和平常一樣，沒有笑意，但是

由她臉色看來並無不憚之情。

她冷靜地說：「當然。這就是你做的那件衣服嗎，馬小姐？真漂亮。你的手工真好。也許以後你願意替我做點針線？」

那麼她看見了，我覺得身邊的勞恩微微動了一下。憶然的顏色又衝上臉頰，我立刻說：「不勝榮幸，太太。晚安，太太。晚安，先生。」

我沒有望着他。我自海倫身邊走進幽暗的走廊，跑回房去。

第二天像車旋風般過去。我整天和菲力在一起，房中充滿了熙攘來往的客人，準備在慶祝復活節的盛典。幸而我無需與華太太見面。剛用過午飯，白汀帶個訊息來，她聲音表情都有種惡意的嘲笑，問我們可不可以散步到村裡去買點東西，因為僕人們（她並不是用「其他僕人」一詞）全忙得抽不出空。

我勉強同意，拉了菲力一同到沙羅村去。自然，這種事華太太決不會一而再，也許我過於敏感。至於白汀的態度我並不在意。

幾分鐘後我又想，以前發生的事究竟是否夢幻。我站在雷先生屋外的陽光中白衣袋中取出白汀給我的紙條。這時我聽見店門珠簾一響動，白汀走了出來。白汀「今天沒空」，而叫我來做小差。她一定是和我說話後立刻到沙羅村來。

我驚訝地望着她。她毫無異色，只用她黑眼睛斜視我，而且像蒙娜麗莎一樣惡毒地笑。她走進咖啡館過去的糖果店。

我推開搖擺的珠簾走進幽暗的店內，我緊張而不安地打算遇見帶有白汀那種惡意的雷先生的語調。

我堅定地對自己說這只是幻想而已。然而我一進門迎面便遇到教士的管家勞太太，無疑，她寒暄之語帶有令人寒顫的聲氣。她冷冷地睨我一眼，點下來，用小小的聲調道聲好。她也憐憫而淡漠地對菲力打個招呼。

過後當我在糖果店中買了些巧克力，我覺得這位肥胖的杜太太笑容有點勉強，她黑眼睛閃着好奇之光，她望了菲力和我一眼，「你什麼時候離開我們，小姐？」

雖然我心中如受撞擊，我仍然鎮靜地說：「我們暫時還不會去多農，太太。你知道，波亭先生還要三個月

以後才回去。」

我幾乎猛拉菲力出門到陽光中去。白汀的工作做得不壞。新聞加上謠言已傳遍沙羅村了。我在別人的注視與低語下，急急快步走到橋上，菲力在我身邊喘息。我以前還無法體會到灰姑娘的痛苦處境。

X

X

X

X

X

用過茶，我去找薛太太，想和她談談樓下的流言，但是她只告訴我下面工作又忙又亂，使「她宿病復發」，她已經上床去，不能和任何人談話。所以我和菲力在一起，心中仍懷懷難忘那人狂喜——抑或災難？——的回憶，以及我立刻即將被華莊辭退的事。我又記起我也為菲力的遭遇而不安……

這時白絲上來替菲力準備晚飯。我的心情相當焦慮緊張，不願下去和主人與女主人見面。然後菲力忽然哭起來，說我如果不在「半夜」上來帶他去看一眼舞會，他決不肯上床。我答應他後，他才滿意地跟白絲走了。

我關上他們的門，跑進我的浴室。

吸我的第一次舞會而化裝……勞恩在跳舞的人群之中……我應該快樂，幸福，愉快。但是我拆開一塊新肥皂的包裝紙時，我的手發抖，過後當我坐着梳頭時，門上有人輕敲，我像個消防隊員般急轉過身。

「我去開，」白絲已經服侍好菲力，現在在幫我的忙。她似乎鬼鬼祟祟地站在門口，好像門口另有什麼人在。然後她關上門拿了個盒子走進來。

我坐在梳妝台前，手上的髮梳懸在半空。白絲向我走來，她把盒子給我時，臉有點紅，她避開我的眼光。「這是給你的，」她的聲音似乎有點無奈而低抑。

我一時想要問她下面大家在傳說些什麼，但是我把話嚥了下去。我不願看見他——還有主人和太太——因為白汀的流言醞釀在人們心中。

我由白絲手中接過盒子。

它平扁而輕巧，這是一束有黑色心形葉子的美麗白色，乳白，淡白的蕁花。葉子上貼有一張卡片。我沒打開玻璃紙盒蓋，我已閉上面用黑字寫著——勞。

我默默地穿好衣服。

然後，我別上花朵，安靜地說：「謝謝你，白絲，」然後走向音樂與笑聲。

第十一章

「我是双料愚人，我知道，爲了愛情，爲了我的話。」

約翰·鄧尼：三愚人。

舞會已在順利地進行，看見華先生夫婦已接待過客人，我心中很高興。他們應該站的大梯下花叢邊的位置已經空著，大廳裡輝亮地照著移動的人群。我站在樓廊上猶豫了，因為我必須在衆目睽睽下獨自走下階梯。過一會有三個少婦閑談地由走廊邊一間房中走出來，我盡量自然地跟在她們後面。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輕易而不爲人注意地到了大廳裡，我又找到一個放滿杜鵑花的角落，望著跳舞的仕女。

我看不見華萊昂的輪車，海倫穿著海藍色的長裳，模樣十分美麗，她已和一個胸前掛著勳章的有鬚鬚老人在跳舞。富里蒙已站在窗口和一個藍髮鷹鼻的老婦在講話。他稍爲向前傾身，他奉承的態度有如她是全府中最美麗聰明女性。她以前可能是如此。但是我想即使她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女巫，他仍然是這付態度。

我轉身尋找勞恩。在一陣急速的音樂聲中，跳舞的人們自我身邊疾風而過，這時我看見了他。他正在和一個鳳眼美嘴的金髮女郎在跳舞。她穿著黑色高領直裙的衣服，使她顯得格外纖秀苗條。她和他貼得很近，而且迅速地談話，長長的睫毛不斷地眨動。我沒有看見他在說話，可是一直在微笑。這真是天生一對，他們的舞姿美好，許多眼睛都望他們的方向看去——我也無法不看著他們——許多人的眼光在讚美他們。似乎薛太太的話說得不錯；勞恩到那裡，謠言跟到那裡。我不知道這個女郎是誰。假如他是和我在跳舞，別人的眼光會怎麼樣

呢？「這個新女郎是誰？我的天，顯然是什麼寒微的人。天，那付打扮……家庭教師？……哦……哦，我懂了……」

音樂聲停，大家都移到舞廳邊上去。人群把我藏在後面。沒有人注意我。我高興地坐在杜鵑花和大理石柱後面。我旁邊有一絲水流向一個小魚缸中去，然後漫出來流到一片青苔上。杜鵑花影映照在水上，下面是金色銀色的游魚。

音樂聲又響起，壓住了談話聲，聲笑，與水滴聲。五光十色的衣服又在此中飄曳。這次他帶着一位藍色長服身佩鑽石的老婦。然後是一個瘦削面孔手指像黃爪般的婦人，再下來又是那個可愛的金髮女郎。再過去是一個隆胸染髮身穿黑衣與寶石的女人，然後又是那個金髮女郎。

魚兒像綠色的蟒蛇浮游水中，投下美麗的黑影。一片粉紅杜鵑的落瓣浮在水面上。我記起我對非力的諾言。我站起來挺直衣裙。魚兒驚嚇地躲到水草中去了。

一個聲音說：「小姐，」它已在我身後。我像一個應召的罪人般把手提包掉落地面上，差點進了水缸。聲音的主人彎腰替我拾起來，我應該知道他一定是來安慰壁花的。

「富先生！」我說，「你嚇了我一跳！」

「對不起，」他微笑着把提包遞給我。「可是你現在先別飛走，小姐。我要請你作時間的見證。」

「見證？」

他作了個手勢。「親愛的，我不會跳舞。可是我叫我自己不要離開這裡。我想如果我可以遇見你，那麼我們可以隨意談及，使我容易地渡過這一段時間。」

「嗯，」我注意到他的手已在摸口袋。「同時安靜地抽一支烟？好，富先生，我做你的壁爐架好了。」

「一個諒解的女性，」富里蒙面不改色地拿出香烟盒說：「比寶石更貴重。」

「你別那麼相信。沒有一個女性比寶石貴重。」我又坐下。「不，謝謝，我不吸烟。」

「比鑽石，珍珠，寶石更貴重，」富里蒙說了也坐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嘆了口氣，又以誇大的姿態燃起香烟。這是件非常漂亮的禮服，親愛的。」

我對他笑起來。「莎士比亞恭賀米娜·杜勞特的話？謝謝，先生。」

他望着我的衣服。「我講的是真心話。但是你把光輝用桶子蓋了起來，是不是我一直在看着你，但是沒見到你跳舞。」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哦，哦！哦！海倫沒把你介紹給年青男士們嗎？」

「我還沒看過她。我下來得比較晚。」

「她在那裡——是，啊，不是在和徐先生在跳舞嗎？」他又打量着舞池。「勞恩呢？他認識每一個人，也許他——」

「哦，不用了，」我的話有點言不由衷。富里蒙慈和地看着我，我又只好再說下去。「我——我已要上樓去。我答應非力去看他。我想——不用打擾勞恩先生了。」

「上樓？去了就不再下來了，對不對？」溫和的眼睛在打量我，「所以你下來得這麼晚而且躲在花叢後面？」

「我不——你是什麼意思？」

他凝望着我身上佩着的花朵不響。他伸手捧着黃花。我說：「你怎麼知道？」我用指尖輕碰花朵。「這些？」他搖搖頭。「我親愛的，」他輕聲說：「你難道不知道，華莊的一舉一動都是山谷中大新聞？」

我苦笑道：「我已不在學。」我由他身上望開去。一條魚在水底輕咬水草。我失神地看着它。跳舞的樂聲似乎在遙遠的地方，花叢間除了水滴聲外是一片寂靜。

最後他說：「你非常年輕。」

「二十三。」我說。

「小姐——」他像是在選擇用語——「如果你想離開華莊，你打算到那裡去？」

我默默地看了他一會。真的事情來了。白汀的惡意舉動並非沒有意義。富先生的話已是在暗示要辭退我。他也許們自己不願講，而請富里蒙來對我說。似乎人人把我和勞恩事看做的他們自己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我除了他愛我之外我看見別的事；他吻了我，今晚他在這裡。我想見他；十分急着想見他。關於勞恩的想法和目的——他的「意向」——我一點也沒有考慮，他在這裡，我愛他，如此而已。

我振起精神聽富里蒙仁慈地說下去：「你在法國有朋友嗎？還是你獨自在此地，小姐？」

我輕輕而緊張地說：「我在法國一個人也不認識。但是我也並不孤獨，先生。」

「你是什麼意思？」

「富先生，你十分仁慈，別以為我不感激你。讓我們坦白地說，別再繞圈子了。你關心我，因為華勞恩吻了我，所以我會被人辭退。對不對？」

「並不完全對。」

我驚奇地說：「那麼怎麼樣呢？」

他輕聲說：「因為你也愛上了華勞恩，小姐？」

我有點氣急地說：「那麼——怎麼樣呢？」

「我說過，你太年青。這裡你又沒有人照料，你太孤單了。」

「不，我對你說過。我並不孤單。」

他疑問地望我一眼。

我十分平靜地說：「我難道就不可能——跑去找勞恩嗎？」

一刻沉默。這句談話似乎在靜寂中不斷回響。我緊抓着手提包，扳扣使我手勒得發痛。我望着他。「是，先生。我們可以坦白地談。難道華勞恩一定不願意照顧我嗎？」

「我親愛的小姐——」富里蒙說了一半停住了。

「是，先生。」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你和勞恩……？不，小姐，不，不不。」

我過了一會說：「你對他倒底有多瞭解呢？」

「勞恩？噢，相當，也許不夠親密，可是——」他停住，一手拉住衣領。他不看着我的眼光。他說：「鬼！」這句話使我頗感意外，然後在煙灰缸上把煙蒂揉熄。

我也感到氣急起來。「既然你對他並不十分瞭解，也許你可以把你的意思解釋給我聽。」

他現在正視着我。「親愛的，我不能，我不該說。我已經做了件不可原諒的事了。我不能再多說。」

「華先生是你的主人？」

他幾乎跳了起來。「你實在比我利害，親愛的。是，還有別的原因。」

他的眼光相遇，他半慚半驚。但是我在生氣，我說：「我們既然是在猜謎，先生，你怎麼知道所有老虎都是真的？」

「小姐——」

「好，」我說：「我們不談這個了。你對我警告過。你已經可以對得起你的良心了。我們何不等着瞧呢？」他長嘆一聲。「我錯了，」他說：「你並不如我所想的那麼年青。」他又拿出一支香煙對我笑笑。「好，我已經不知道重臨地對你說過了。別忘了，如果你要走的話，至少在法國你還可以找到一處棲身之所。」

我生氣已平。「富先生——」

「好，」他說：「不談這個了。在這喧嚷之中我們該怎麼嗎？你想我們該到那裡去？你願不願意下一盤棋？」

我輕笑一聲。「那太快了。比起我來，非力是個大師。你可以在三分鐘以內擊敗我。」

「可惜。香煙和棋是老傻瓜們的事。」一隻大手像父親般拍了拍我。「對不起，孩子，如果忠告來得太晚，不能責備我，我也身不由己。」

我對他笑笑。「富先生，雖然現在談這些事不合時宜，不過你是一個好人。然而……太晚了一點。」

勞恩的聲音在我身邊。「你在這裡，里蒙，你為什麼把她藏在這個角落裡？你們在談什麼？什麼太晚了？」

「其中的一是你，」富里蒙冷靜地說：「現在帶馬小姐去跳舞，把她由金魚缸邊拉開。」

勞恩笑笑。「好，遵命。琳黛，走。」

我跟他走去。

富里蒙望着我看，心中似乎和常煩亂。音樂帶着我們後，我就忘了他。他的聲音在我耳邊。「如圖三了！你在那裡多久了？」

「不久。」

「為什麼這麼晚下來？」

「我怕下來。」

「怕？天，為什麼？哦，當然，是海倫。」

「她看見我們了；你也知道。」

「是，」他笑道：「你在意嗎？」

「是」。

「那麼你得學會不必在意。」

我的心跳到我咽喉上。「你是什麼意思？」

他只是笑而不答，帶着我跟着音樂轉着急圈。一根杆子過去，一群男人，一個輪椅……

華萊昂。

他當然是在看着我們。這是萬花筒中央的一個黑影，明亮蛛網中的一隻蜘蛛……我心中昇起了一團疑慮。我輕輕搖頭，想把幻想擲掉。這個人，我並不怕他……是不是呢？

跳舞又使我面對着他。我正視着他，對他爽朗地笑笑。

他頓感意外。他揚起眉毛，嘴角扭曲。但是他返我一笑。

其他跳舞的人擋住我們之間的視線。我強烈地感到我主人的笑容，像是對一個我看不見的惡作劇在得意地微笑。這個印象令我十分不快。

「勞恩，」我忽然緊張地說。

「恩？」

「哦……沒什麼」。

「只是勞恩？」

「是。」

他斜望我一眼，笑了笑。「好，」他只這麼說了一聲。但是我覺得他瞭解我的心意。

×

×

×

×

×

一齣舞完畢後，我們站在和華萊昂相對的另一角窗邊。勞恩沒有要離開我的意思。他站在我身邊默默地等待着。雖然他眼睛望着人們，可是在精神上似乎忘了他們的存在。我注意到一些對我們看的奇異眼光，可是我已經不在乎了。我忙着在人群中尋找華太太，但是她不在。

音樂又開始了。勞恩轉過去背向着我。

我懦怯地說：「你看，你不必顧到我。我——」

「別蠢，」他說了抓住我的手。

這種含着愛意的話使我得到安慰。我笑起來。我忘了華萊昂，他那上揚的眉毛，甚至他惡作劇的態度。我才說，「不，先生，一可是我被擲下了舞池。」

「今晚我已經盡了我的本份了，」勞恩說：「我差不多和這裡每一個未婚女性跳過舞，現在別想要掙開我，我的姑娘……還好以前我沒有找到你，否則我會疏忽了我的責任。」

我們在大廳邊沿跳舞，靠近通向涼爽夜色的法式落地窗。

「現在，」他說：「我只好卸下我的責任了……」

我還沒有聽見他說些什麼，我們已經出了舞廳到了涼廊上。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了後面的樹林中。音樂聲自窗戶內傳來，在黑暗的花園中天上有一彎復活節的月亮，勞恩的肩膀碰到一節木蘭花枝幹，現出一方小星星的天空。我們如中雙咒般地沒有開口。

我們置身在陰影裡。他站住緊緊擁着我。「現在……」他說。

過後等我說得出話時，我的聲音顫抖，「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當然。我說完這幾句表達得很壞的

話後，又是許久無法說得出話或透得過氣。最後他放開我，他說話時，我幾乎聽不出是他的聲音。他聲調含糊而且不穩，然而在口吻中仍帶着那一絲笑意。

「你怎麼不問呢？」

「問什麼？」

「世界上每個女人都會立刻問：『你愛我嗎？』她們要互相誓言。」

我說：「我準備接受任何待遇。」

「我對你說過不要自鄙，琳黛。」

「我情不自禁。你使我有這個感覺。」

他說：「天！」然後又把我拉過去。他吻我，只緊緊地抱着我，在我頭頂上說：「琳黛……琳黛，

聽我說。」

「我在聽。」

「愛情的事，我並不知道。這是真話。我不知道。」

我心中一陣難過——如果它並不荒唐的話——它像是憐憫。「沒關係，勞恩。沒關係。」

「有關係。你必須知道。以前有過別的女人——你知道，頗有幾個。」

「是。」

「可是不一樣，」一陣沉默。又是一聲低笑。「我反正得說出來，對不對？是的。」他的臉摩擦我的頭髮

。「琳黛。你現在知道了，我需要你。是，看上帝的名份。如果那可以叫做愛情——」

「好了，」我說：「相信我。好了。」

又是沉默。他嘆了一口氣把我放鬆一點，他聲音又恢復原先的冷靜與淡漠。「你和里蒙談些什麼？」

這個意外的問題使我吃了一驚。「我——哦，我記不得了。一些小事。還有——哦，對了。我的衣服，是

，我們談我的衣服。」

我看見他在笑。「來，坦白吧。你們談起了我。」

「你怎麼知道？」

「第二感。」

「哦，兇手，」我說，「別說你已經知道了；」

「什麼？」

「你父親是個戰士，你不知道？」

「哦？那麼我們應該說我的聽覺不錯。里蒙是不是向你警告說我並不誠意？」

「當然。」

「天，他這樣說嗎？」

「可以這麼說，不過他的動機並不壞。」

「我相信。他怎麼說的？」

我笑着引述他的話：「『你和勞恩，不，不，不，』你先別生氣。我很喜歡富先生，他對我說這些話是爲了我好。」

他有惡感地看着我。「我不是個容易生氣的人。他的話相當有道理。我並不是指我的動機，而且你和我

——他停了一停。「我把我所想的告訴過你了。而你，你說你愛我。」

我說：「是，是，是。」

我看見他在微笑，「又是三次，你真大方。」

「我是把富里蒙的話抵消了。英國人有句詩說：『三次才是真話。』」

又是一刻寂靜。他又擁着我說：「那麼你願意冒險嫁給我了？」

我開始發抖。我啞聲說：「可是你父親——」

他的手重擦我一下，使我痛起來。「我父親？和他有什麼關係？」

「他會生氣，也許他會採取什麼行動叫你離開白風莊屋，或且——」

「怎麼樣呢？我又不是鄉在白風莊房。」他短笑一聲。「你怕我的地位受到影響，我的前途？天啊；」我吶吶地說：「但是你愛白風，是不是？你對我說過，而且薛太太——」

「哦，她也談起我了？」

「人人都談起你，」我說。

「那麼她對你說我的將來只有白風？除非非力不要華莊？」

「是。」

「她說得對。」他又輕聲加上一句。「你的三聲我愛你，是否願意冒赤貧之險？」

「我說過我準備接受任何待遇，是吧？」

他等了一會兒，「你是說過。那麼你願意嫁給我了？」

「是。」

「不顧別人的警告？」

「是。」

「沒有財產？」

「是。」

他笑了，還帶有一點凱旋的意味。「你不要擔心，」他戲謔地說，「我總會有一點財產的。」

「一個冒險家，你就是這種人，」我說。

他低下頭，黑眼睛又蒙上紗罩。「你是不是？」

我慢慢地說：「是，我想我是的。」

「我知道你是的，」勞恩說：「鑽石碰鑽石，我親愛的。吻我，表示交易已經談定。」

然後他放開我。我遲疑地說：「我們要不要——告訴他們？」

「當然，為什麼不呢？我希望到屋頂上去大叫，如果你願意等到明天也可以。」

「哦，明天吧？」

我看見他才齒閃閃發光。「你真那麼緊張？你怕我父親嗎？」

「是。」

他迅速而詫異地望我一眼。「真的？你無此需要。如果你不願意，讓我去告訴他們好了，你無需出面。」

我說：「他們一定——會很生氣的。」

「生氣？你低估了自己，親愛的。」

「你不懂。反正——反正我快被開除了。所以告訴他們這件事，更會不簡單。」

「開除？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告訴過你了。通知可能是在明天。所以我不願下來跳舞。」

「可是為什麼？犯了什麼錯？」

「你。」我抬頭笑着說。

他過了一會才說：「你是說因為海倫看見我吻你了，因此你要被人開除？胡說。」

「真的。至少我想是如此。你——嗯，你自己聽見後來太太對我說的話。今天我去沙羅村的時候，全村人都知道了。」我把村人對我的態度告訴他。「白汀——那個女僕——不喜歡我，所以到處在講我的壞話。我想她也許知道太太的意思。」

他聳聳一看。「哦，不要緊，是她？你不用擔心。何況我覺得你錯了。海倫決不會願意讓你走的。」

我稍感羞怯地說：「我自己那麼想的。我覺得……很奇怪，因為非力。」

他立刻說：「非力？」

「是，我想我沒有錯。我並不是說我替非力做了些什麼了不起的事。樹林中流彈的事算不了什麼，只是我沒有嚇昏頭而已，而我——」

「嗯，上次他差點由涼台上摔下去，我救了他，你父親說——」

勞恩說：「什麼時候？你是說的什麼？」

「你不知道？」我相當驚訝。我把那件事自去多農村起向他說明。他聽的時候把面孔背向我。他失神地點

起一支烟。在火柴光中，我見他皺眉的臉。我最後說：「你吻我的那天晚上你父親知道，記得嗎？」

皺眉中閃出一絲笑意。「我記得」。

「當時還沒要叫我走的話，但是現在有了，真的。」他笑起來。「哦，我愛，我們多給他們一點麻煩不好嗎？你不必愁這件事。現在全舞廳的人們都已經知道我和我一起出去了，而且一定在大加推測我們到那裡去了。」我說，「他們不用猜便知道了。他們都知道你是在逢場作戲。華大少爺，而我只是家庭教師。不，別笑我，我明天必須正視他們。」

「記住，有我陪你。先別想明天吧。這是今晚，我們訂了婚約。」他握着我的手。「如果我不在屋頂大叫，至少我們自己應當慶祝一番。我們去拿點香檳。」

「再拿點吃的，」我說。

「你這可憐的孩子！你還沒吃東西？」

「一點沒有。你在跳舞，喝酒，享受時，我一直坐在角落裡——」

「你真傻。」勞恩毫不留情地說：「你只要不躲起來，還不是會和我一樣忙。走，拿吃的。」大餐廳中大笑着談笑與門扉聲響。勞恩領着我穿過人群。幾個人向他招呼，也有幾個人奇怪地望着他，但是他沒有停步。我們走到放滿銀盤菜餚的桌邊時，我又記起一件事，我碰他衣袖。

「勞恩，我忘了一件事。我答應菲力在舞會中途上去看他一下。我非去一下不行。」

他忽然轉過身，好像我使他猛吃一驚。「菲力？什麼事？」

「他覺得被人摒棄在外。我答應在『深夜』時去看他一下。我不能使他失望。」

「你……的工作似乎越過你的責任範圍了！」

「我不以為這樣。我得上去一下，即使他以為我忘記而睡着了。」

「是，」我高聲地與勞恩聲響，我身邊就是一大盤蟹餅，上面塗了奶油。「但是我得守信用。」

「你永遠守信用嗎？」

「當然。」

「我會記住你的話。」

我笑了。「你先得讓我實現對菲力先守信用。我對他答應在先。」

「既然如此，我只好陪你上去，我不能讓你在半路昏倒。」他看看手錶，「快十二點了——你是說『深夜』，不是嗎？我們何不打破一兩個習慣，帶點食物上去？菲力一定會高興，而我們可以慶祝一下。」

「哦，勞恩，多好的主意！」

「好，我拿點食物與酒，你想吃什麼？」

我望着桌子，「全要，」我說。

他頗感驚愕，「你一定餓壞了！」

「是。即使我不——」我嘆口氣——「我也不能放過這些。我一生沒見過這麼美好的東西！」他以奇怪的表情看着我。「你是說你以前沒參加過舞會？」

「這種？沒有。」

「我想你以前也沒喝過香檳？有個主意……哦，今晚我們喝香檳。好，你先上去，我配好食物就來，我每樣東西都帶一點上去。」

「講話要守信用，」我說完便穿過擁擠的人群。

我生怕遇到華萊昂。我沒有由正廳的樓梯走，我登上我和菲力時常使用的邊梯。

但是我無需擔心。我不為人注意地拉着裙邊走向樓上。這層樓梯上方正對着華太太臥室，我快到樓上時，腳踢了一下樓梯，鞋子鬆了落在地上。我只好停住撿起它來。

我拿着鞋子站直身子，兩個女人由華夫人起居室走出來。我心猛跳起來，然後我看見兩人之中沒有海倫。她們是沒有跳舞的年長婦人。我記得其中一個是厲害的旁觀者——她先注意金髮女郎，後來注意我。如果她知道勞恩和我在樓上相約，不知心中有何感想。

鞋子是我的證人。我有禮地等她們過去後，我才走向臥室。我對她們笑笑，她們也有禮貌地回了一笑。這時樓廊上沒有一個人。我望了海倫的房門一眼，又拉裙轉向菲力房間。

什麼地方有個時鐘在敲鳴。半夜了，我笑笑。剛好深夜。我希望菲力還醒着。鐘敲十二記時，我靜靜地沿着走廊走。我想起一件事令我停住望着手上的鞋子。半夜。失去的鞋子。由舞會溜走。

我在暗暗思忖。然後我笑着聳聳肩。

「帶着你的南瓜，」我高興地低語，然後拉着菲力的門柄。

第十二章

夜已深……

在金盤銀碟中，

代以閃亮的手

堆上美味佳餚。

濟慈：聖誕節前夕。

爲「無知」而乾杯！

以及爲它的兄弟「死亡」！

丁尼生：罪之幻象

九輛等待的馬車

菲力醒着。我悄悄地躡足走進他臥室時，他閃電般坐了起來。他身穿睡袍，眼睛望着門戶。幾小時前就已

熄滅掉的火，還熊熊地燃燒着。通向涼台的長窗帷帘已拉起。月光明亮地斜照在床頭。

孩子已坐在月光中，他的皮膚發出白色光輝，黑眼睛又大又亮。他看上去十分瘦小。但是他精神充沛。他立刻說：「你去了幾年了。」

「你說『深夜』，記得嗎？現在剛好半夜。」

「半夜？真的？」他很高興：「我把火燃着。我知道你會來的。」

「當然我會來，你這個時候怎麼還不睡着？」我看見床邊桌上的巧克力一點沒有動。我笑着說：「哦，我

懂了。你真聰明，啊？你不困嗎？」

「有一點，」他承認。「可是我注意着爐火，便不困了。」

「所以你把火燃着？」

大眼睛由我望向被單上。「我希望——我本來以爲你還會再留一會，可是你現在來了。」

我坐在床沿。「什麼，菲力？有什麼關係嗎？」

他搖搖搖頭。我伸手握着他的手：「什麼事，小鬼？」

他含糊地說：「做惡夢。」

「哦，親愛的，我不知道。多可怕！什麼樣的惡夢？」

「有人來碰我，」菲力說。

我覺得奇怪，可是他的話比其他話令我更感憂慮。我移動一下肩頭，好像有點冷意地說：「哦，這是夢而已。不是真的——除非你是說我。你睡後我時常來看你。」

「不，」菲力說：「不是你，我不是說你。」

「你常常做這個夢？」

他點點頭。

「它沒使你醒過來？如果你醒了，你應該叫。我就會過來。」

「我叫了，可是發不出聲。」

我輕拍他的手。它似乎又小又冷。「那表示你還在睡覺。這是個可怕的經驗，不過只是個夢而已。也可能

是我，我常常來看你的時候，你已經睡着了。」

「是嗎？」

九輛等待的馬車

「像塊石頭。還打鼾。」
「我敢說我不會。」

「我敢說你會。你聽我說，我給你一個特別節目，華伯爵先生。說大人不願下去用晚餐，那麼你願意叫人把晚餐送上來嗎？」

「晚餐？我吃過了！」
「那是幾個鐘頭以前的事了，」我說：「可是我還沒有吃過，你願意不願意招待你堂哥勞恩和我吃頓午夜大菜？」

「午夜大菜？哦，馬小姐。」大眼睛在月光中顯得猶疑不定。「你說我堂哥勞恩嗎？」
我點點頭。「他說他要帶食物上來——哦，那不是他來了？」

門輕輕開開，勞恩走了進來，他帶了幾瓶酒，後面跟着一個僵來的侍者端着盤子。勞恩拿起一個金色頸子的酒瓶開玩笑地行個禮，「你好，伯爵先生。把盤子放在這裡，好不好？謝謝。你能否過一會把這裡收拾一下，當然，秘密地。」

那人臉上沒有一絲表情。「是，先生。」

勞恩塞了些東西給他手裡。「好，好了。謝謝你。」

「謝謝你，先生，先生，小姐。」那人對着床鋪與我之間鞠了一躬，然後出去關上門。

「那麼真是午夜大菜了？」菲力羞怯地望了他堂兄一眼說。

「當然，」勞恩已在對付那個瓶子。「不壞吧，菲力！還有個溫暖的火！琳黛，你夠暖嗎？」

「夠了，謝謝你。」

他已在倒香檳。菲力忘了他的疑慮，由床上跳起來。「檸檬水嗎？」

「檸檬汁之王。」

「好多泡，開的時候像隻鎗！」

我懷疑這是不是你的飲料，我的堂弟。我替你拿了點真的檸檬水。這裡。」

「這更像些，」菲力接過一杯微微發燙的黃色飲料。「小姐，你願意喝點我的嗎？」

「看起來不壞，」我說：「但是我不願傷你堂弟的感情。」

勞恩笑着給我一杯香檳。「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你的飲料，我的小姐，可是我不願用更輕的保證。」

「保證？菲力問：「什麼？」

「一個諾言，」我說：「一個信譽。」

這是我們的酒，一勞恩舉起杯子，火光隨着裡面的無數泡沫而旋轉。「站起來，菲力，和我碰杯……現在和馬小姐……對了。為我們的誓言而乾杯，而且希望永遠信守不渝！」

菲力糊塗而高興地喝了些檸檬水，然後望望我和勞恩，最後遲疑地望着臺上端來的盤子。「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現在，」我說完坐下去。

即使沒有檸檬之上的香檳，這個宴會已經夠生色的了。我的訂婚晚宴，舉行在燈光與月光照耀的小孩房間里——對我說，這是個神奇妙絕的際遇。菲力和我驚奇於菲力所安排的豐富菜餚。

他很守信用，什麼菜都帶了些上來。我還記得有加滑奶油的高筍的褐色小麵包；用貝壳裝着的美味蟹肉；嵌着蘑菇，子雞與吐嬌的脆餅；山杏仁餅，小杯的加有酒和奶油的濃湯，連着藥子的水蜜桃；迎着火光像一串鑽石般的葡萄。

菲力和我一邊吃一邊讚嘆，我和菲力不時悄悄臥語，當菲力到爐邊去時，他望着我們，像我們是對同齡的孩童，而他是個大施恩惠的叔叔。

「或且是一個吃得太多的妖怪，」我指責地說：「把一頓豐富的宴餐送給在地下室的阿拉丁？」

「據我所知，」勞恩頷頷地說：「他還在他母親的洗衣間里。浪漫情調與你共去，是嗎，馬小姐？」

「下次等我……等我覺得更像在人間時，請提醒我一聲。」

他笑了，「還要香檳嗎？」

「不，謝謝。真美。美妙的香檳，美妙的晚餐。菲力，如果等下你還會做惡夢，那麼你是自討苦吃！」

「我覺得，」勞恩說：「伯爵先生已經睡着了。」
 非力坐在地毯上，頭伏在我膝上已經許久沒講話了。我轉身看他，長長的嘆息已閉合，呼吸輕柔而均勻。我抬頭對勞恩點點頭。他起來把香煙扔在爐中。
 「我們該把他放上床了。」他站著望了孩子一會。近著火光，非力又纏在他足傍，使他顯得很高大。「他做惡夢嗎？」

「他這樣說，半夜有人來睡他。相當可怕。」
 他眼睛望了我一下，可是他沒有看出來我臉上的奇異表情。

「哦，」他抱起孩子走向床鋪。
 我們本來坐在房間內有暗影的部分，火光現在已在慢慢熄退。從我們後面窗戶斜射進來的月光漸漸移近。床鋪完全在對角線的月光中。

勞恩抱著已經睡的孩子走過去。他剛由黑暗中步入月光內，有如一個黑棋一變而為白棋。這時另一個新的陰影上地盤，把月光橫截為二，有人走到窗前不動地站在那裡。

這個射到勞恩腳邊的影子使他吃了一驚。非力的頭貼在他肩下。華海倫幾乎神經質地叫起來：「勞恩，你在這裡做什麼？出什麼事了？」

她背對月光，所以我看不清她的臉孔。但是抓住窗帘的手像隻鷹爪。另一隻手則以我見過的姿態撫在胸前。他望著她慢慢地說：「沒事。為什麼會出事呢？」
 她啞聲說：「非力怎麼啦？」

「我親愛的海倫。沒事。他睡了。」

我想我不要再等她先發現我，我站了起來。

我穿著白衣服，她立刻注意到我的動作，轉身說：「哦！」這是聲壓抑着的低叫。
 「小聲點，別把他吵醒了，」勞恩說。

我走向月光。「對不起，我使你吃了一驚，太太。」

「你在這裡？什麼事？出了什麼事？」

勞恩對她笑笑。「只是一場酒會而已。非正式的。非力覺得被人遺棄，所以馬小姐和我想使他也參加一份，如此而已。他剛睡著。把床鋪好，琳黛，幫我把他的睡袍脫下。」

華海倫有點迷惑地回望一下。「我聽見大聲。我聽見有人說話，我以為……」她看見壁爐邊杯盤狼藉的樣子。她生氣地說：「酒會？你真的是說一場酒會嗎？」

勞恩把被單拉到非力下已，拍他一下，轉回身來。「當然，他明天肚子可能會有點不舒服，不過值得。」他又望著我：「讓我再帶你下去。」

他眼光含有自信，我緊張地看著華太太。「你可是來找我？」

「我不。」他的聲音仍茫然若失。「我來看看非力睡著沒有。」
 「我們上來……你不在意嗎……我們拿些東西給他吃……」

「當然不。」她連看也不看我。她在望著勞恩。

他又相當唐突地說：「讓我帶你下樓去。」他繞過床向我走來。

下樓？華萊昂，富家豪，還有許多人的另眼相看？我搖搖頭：「不，謝謝你。我——太晚了，我不下去了，我要睡了。」

「隨你便，」他望一眼華太太：「海倫？」

她低頭向門口走去。我替她開門讓她出去。她走過時我遲疑地說：「晚安，太太。謝謝你的……舞會。它——我非常喜歡。」

她站住了，在幽暗的光線中，她臉色蒼白，眼光黯淡。她的臉容從來沒有這麼遙遠無神過。「晚安，馬小姐。」她語調中毫無表情。

我迅速而幾乎是懇求地說：「太太……」

她轉身走了出去。在寂靜之中，她衣裙縷縷之聲像是一陣流水，她沒有向後看。

勞恩在我身邊，我碰碰他的衣袖。「是真的。你看見了？」他還在望着遠去的海倫。他沒有答應。

我焦急地說：「勞恩……別告訴他們，我不敢面對他們。現在不行。我……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他有點遲疑。「我們明天再談。」

我立刻說：「讓他們辭掉我好了。我去巴黎。我可以在那裡住些日子。也許我們——」

他用手把我肩膀扳過去，面對着他，打斷我的話：「親愛的，如果今晚不告訴海倫，那麼我該走了。別擔心，不會有什麼事的。在我們商量之前我決不先說什麼。」他彎身輕吻我一下。「晚安，親愛的，好好睡一覺……」

他隨手把門關上。我聽他迅速跟着海倫走過廊道，好像有什麼急事一樣。

第十三章

「是」，昨夜我對你答；
「不」，可是我早上說。
燭光下的五顏六色，
在日光下不復呈現。

伊麗莎白·巴列特·白朗寧：女士的承諾。

第二天早上在早餐時，華萊昂的僕人白納送了一張短簡來。它似乎是在匆忙中潦草寫就的：

「我親愛的：

今天我不能留下，我必須回巴黎去——該死的「必須」。原諒我，請不要擔心，我絕對在星期四上午

歸來，那時我們再來商量。

海倫沒對我說什麼，而我也守信用，沒有對她說對於這方面的事。我想你無需憂慮，如果他們有什麼話要說，無疑他們會對你，而不會對你。請裝做根本沒事的樣子，等待我到星期四。何況我想你根本不見得會看得海倫。她這幾天太累了，需要休息一陣。

你的勞

作為第一封情書，它並沒讓我雙手發抖，當我摺起來時，望了一眼白納。他也注視着我；黑臉上的眼睛十分銳利地發光。我似乎看見有一絲猜測之意。我冷淡地說：「勞恩先生自己交給你的嗎？」

「是，小姐。」

「他已經走了嗎？」

「是，小姐，他駕車去趕晨巴黎的早班機。」

「哦。謝謝你。白納，薛太太今天好嗎？」

「好了些，小姐，可是醫生說她必須在床上再躺一兩天。」

「希望她能早日康復，」我說：「請轉告她，我很想念她，好嗎？」

「是，小姐。」

「白納，」菲力放下杯子說：「你們今天有舞會，是吧？」

「是，先生。」

「在舞裡？」

「是，先生。」

「你們也在哪裡吃晚飯嗎？」

「是，先生。」

「你們吃些什麼？」

這人的黑臉仍然像塊木頭，他眼睛有所警惕而不友善：「我說不出來，先生。」

「好了，白納，」我說：「謝謝你。」
他出去後，我又覺得不解，為什麼小白絲會看上他。

X

X

X

X

這是個不愉快而見長的白晝。
我覺得心神不寧。勞恩走了。富里蒙也於早飯後離去，薛太太正如白納預測地，呆在房裡，白絲則整天忙著自己的事情。

菲力和我在午後出去散步時，一幅吉普帶了七個人，前面由傅力克駕駛。我高興地和他揮手打招呼，使非力感到驚奇地問：「他是你的好朋友嗎？」

「他是英國人，」我只簡單地說，然後對自己笑笑。

我們在歸路上又遇到了華先生。

我們沒有走彎道，直抄小路上來。我們走過頂上的碎石路。當我們走進庭院的拱門，向側門而去時，輪椅不響地由外屋過來，華萊昂的聲音用法語說：「哦，菲力，午安，馬小姐。你們剛散步回來嗎？」

當我答覆時，顏色立刻變上臉頰。「午安，先生。是的，我們剛沿小路走回來。」

他笑笑，我看見他臉上毫無不淨或冷淡的顏色，如果他們已經有了辭退我的意思，他決不可能那麼自然！甚至於出來向我們打招呼。他和氣地笑著說：「你們現在想打樹林穿過去？」

「是的，我們是這樣想。」我說：「我很緊張，所以靠近大路走。」

「是，」他笑了。「我不怪你，」他對菲力高興地粲然一笑。「你早上好嗎？你昨夜過勞了！」

「過勞？」菲力不安地問。

「有人對我說，你們昨天晚上有場夜宴……後來沒有做惡夢？」

菲力說：「沒有，叔叔。」黑眼睛又轉向了菲力。

我幾乎和菲力一樣不安地說：「你不會責怪吧？也許那有點過份，不過——」

「我親愛的馬小姐，我怎麼會呢？我們完全相信你对菲力的照料與判斷，而且我們到目前為止認為這是明

智之舉。別以為我和內人對一切不合規矩的行動都會加以批評。我們對於照顧孩子都不怎麼懂。一切由你決定。我想時常需要一點「特別照料」，對不對？你實在真好，你願意爲了這孩子，犧牲你自己的一部分享樂時間……我希望你很喜欢這個舞會？」

「是，哦，是的。我昨夜沒辦法找到你向你道謝，現在我該謝謝你嗎，先生？它真美！我非常喜歡！」

「我聽見你真高興，我怕你在我們中間可能感到有點生分，不過勞恩應該會招待你。」

這只是禮貌上的問訊而已。沒有嘲笑的意味，也沒有惡作劇的口吻。

「是，先生，謝謝你，他有的……華太太下午好嗎？她不舒服，是不是？」

「哦，沒有，只是累了。她今晚還要去參加村里的舞會，所以她必須先休息一下。」

「那麼——她今晚不會在小客廳等菲力和我？」

「嗯，我想這次只好算了。」他對菲力的笑容又帶有躊躇之意。「除非你們願意來找我。」

菲力僵住了，可是我說：「好，先生，在圖書館？」

他笑了起來。「不小，今晚同議菲力休息一次。好，我不耽誤你們了。」輪椅已想離開，忽然又轉向我。

「還有——」

「先生？」

「別讓菲力在健身房裡玩骰子，馬小姐，我看見有個銀釘鬆了。先別去動它，等修好以後再玩。我們不希望再出什麼事，對吧？」

「當然。謝謝你，先生，我們會留心的。」

他點點頭把輪椅開去。他以從容不迫的態度走向廚房後花園的大門。菲力以如釋重負的心情高興地向邊

門領先跑去。

不還是他一個人。我覺得我的思想又把我出賣了。昨晚華先生的笑容……太太的冷淡……我對他們態度的

解釋，一種罪惡的罪和與罪要注意問話的耳朵給我幾個難過的時刻，我是自作自受。他們顯然無意辭退我，否

則華萊昂一定會對我提醒，一切都很好……即使將來有什麼可以阻心的事，那時勞恩已在我身邊了。

「小姐，」菲力說：「你臉色不一樣，怎麼啦？」
「我看見一隻鸞鴛，」我說：「向天上飛去了。」

這天沒有再發生什麼事。我比平常早些送菲力上床，等我把他的巧克力送過去後，我立刻回房上床，不久也睡熟了。

我記得是怎麼醒來的，似乎我在熟睡中在牀上轉過頭睜大眼睛望著門口，房內黑暗我什麼也看不見，但靜靜地躺在床上聽着振人心魄的近來聲音。

什麼東西碰到牀上。我聽見呼吸聲，才知道這不是在夢中。我心恐懼地猛跳一下，直坐起來大聲問：「是誰？」

我把手伸向床頭電燈開關時，一個比呼吸還要低的声音急喊：「不要開燈！」

我的手又收回來，闖入者的恐懼像我們之間的空氣中震搖，我自己鎮靜了起來。我低問：「是誰？」

低語說：「是白絲，小姐。」

「白絲？」

一聲可怕的声音，像是低泣一樣：「哦，噓！小姐，他們會聽見！」

我輕聲說：「什麼事，白絲？怎麼了？」忽然我想起一陣令人冰冷的思想，我把手放在被單上。

「菲力？菲力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不，不，不是的？可是——可是——我想我應該來告訴你——」

這下低語聲真地轉為飲泣的聲音，白絲重重地坐在床沿。

我由被單下爬出來，輕聲走過去把開關上，然後我走回來開上電燈。

白絲還跪在床尾雙手撫面，她穿着銀絲禮服，因低泣抽動的肩上披着一件廉價的黑包外衣。

我輕聲說：「休息一下，白絲。我替你煮杯咖啡好嗎？」

她搖搖頭把手放下。本來美麗的臉現在扭曲而蒼白。她臉上淚痕斑斑，眼有懼色。
我坐在她身邊，用手擁着她。「哦，我親愛的，怎麼回事？我可以幫你忙嗎？舞會裡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覺得她的肩膀微動。我想說：「是白納嗎？」
她說不出話，只點點頭，我放了手站在她身邊，她立刻吃力而斷斷續續地說：「你快上床，小姐。你這樣會招涼。」

「好，」我溜回牀上，蓋上被單望着她。「告訴我，怎麼啦？我可以幫你忙嗎？」

她一時沒有回答。她也不望着我。她眼睛望着四邊，像是要查看暗影中有沒有，我看見她臉上有慘色。她舔下嘴唇。

我在等待。她坐了一下，緊扭双手。然後她鎮靜地用低而忽急的聲音說：「是白納……可以那麼說。你知道我——我要嫁給白納嗎？嗯，今晚他帶我去跳舞，我穿了你的衣服，他說我像個公主，我就開始——哦，他有點醉，小姐，他一定要——你知道……」

「我知道。」

「他呢醉了，」白絲說：「我以前沒見過他這付樣子，我知道他常常喝醉，可是他沒有表現出來過。我——我們一起到外面去。」她眼睛望着放在膝上的白手。她聲音低得像一縷細線。「我們到我姐姐家去。我姐姐和他男人都去舞會。我——我知道不該，可是——」她停住了。

我仍然感到無助而心神不定。「好，白絲。別談那一段事。你怕什麼呢？」

「他酒醉了，」她又細聲說：「我起先沒有看出來……他好像很好，直到他……他好像很好。然後……後來他開始講話了。」她又添添嘴唇。「他在亂吹些我們結婚的事。他說，我會變成公主，我們會有錢，許多錢。我——我應該立刻嫁給他，他說，以後我們買個農莊，我們會有……哦，他說的又蠢又野，我聽了之後害怕了，我對他說別做傻瓜，那裡可能有錢來買農莊。他說……」

她聲音期期訥訥地停住了。

我不知道她下面會講些什麼。我說：「啊，他說什麼？」

她的手在燈光下搖動。「他說以後會有許多錢……等菲力——等菲力——」
「什麼？」

「死了以後，」白絲說後噎了一口震顫的氣息。

我的心開始疾跳，連我的指尖都感覺得到。白絲看着我，表情十分恐怖，她上唇上還有汗珠。

我沙聲說：「說下去。」

「我——我只把他的話告訴你。他喝醉酒——半醒着了。他——」

「嗯，怎麼樣呢？」

「他說華先生答應給他錢——」

「啊？」

「——等菲力死以後。」

「白絲！」

「是，小姐，」白絲說。

沉寂。我看見她前額也有汗水。我双手發燥而且冰冷。我的手指不自主地拉着被單。血脈在指尖敲擊。

這是胡說八道。這是惡夢，不是真的，但是我內心中像有一種並不驚奇的思想。惡夢是真的，我早已知

悉，我中心早已存有這個隱藏的念頭。我自責何以愚蠢得以前沒有發覺。我聽見自己安靜地說：「你應該說完

了，白絲。菲力……那麼菲力快死了，是吧？還有多久呢？」

「白——白——」他說快了。他說快了，因為波亭先生今天有信來，說他就要回來了。他們不知道為什麼——他

一定是生了或什麼的；他說他取消行程，明天晚上就會到，所以他們得立刻下手，白絲說的，他說他們以

前試過，可是——

我說：「他們？」

「華先生夫婦和——」

「不，」我說：「不。」

「是，小姐，和勞恩先生。」白絲說。

我當然說：「我不相信。」

她呆地望着我。

「我不相信！」我聲音中充滿憤怒。但是她沒有作聲。她如果我和爭辯，我也會堅持下去。然而她只是無

奈地聳聳肩。

「白絲，真的嗎？」

又是聳下肩膀。

「他說的？白納說的？」

「是。」我臉上一定有種表情使她說下去：「他喝酒醉。他說——」

「我知道。說些瘋話，毫無意義。這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我知道，白絲，你聽見沒有？不——是——

真——的。」

她不說話，望着別的地方。

我張開嘴，又閉上，房內一片死寂。

我無意形容以後幾分鐘的過程，覺得自己內心中有種事物破碎逝去，不是一種可以在短期間內釋懷的經驗。

過了一會，我勉強集中自己的思想，我告訴自己一切必需爲了菲力着想，其他則都是次要的事。

我推開被單。白絲急道：「你要到那裡去？」

我沒回答。我下了床跑向浴室，經過浴室……走進孩子的黑暗臥室……我彎在床前，聽見他的氣息均勻而

輕微。當我直起身子時，才感到如釋重負；白絲的話對我居然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那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個恐懼女子對於一番醉話發生離奇的幻想？然而她的話在我心中造成如此嚴重的波動，使我幾乎要排斥對我

仁慈的主人與我在一小時之前尚熱愛的人。

我僵直像個夢游者，走回我的臥室，我把鄰接的門虛掩着，我又爬回床上。

「他好嗎？」白絲對我低問。

我點點頭。

「哦，小姐，哦，小姐……」她又搓絞雙手。

最後，我以一種死板得連自己都認不出聲音說：「我們要把這個事情弄明白，我不是說我相信白納的話，可是——」

「哦，我希望把它聽完全。他說有個陰謀要殺害菲力。如果真的如此，我們無需問為什麼；先生和太太和——的利益顯然可見。」

這些話自然而然地說了出來。它就像演話劇，我已是其中的一個角色。我沒有感覺——沒有恐懼，沒有憂慮，沒有不快。我只是死死地噙出台詞，白絲乃絞弄雙手瞪着我。

我說：「你說他們以前試過。我想你指的是樹林和涼台欄杆的事？」

「嗯——是的。」

「哦。」我記起那天我和菲力由樹林歸來後，華太太蒼白而緊張的神情。還有涼台欄杆的那天晚上；她不是上來拿藥的，而是因為她忍受不了那份緊張，華華昂坐在大廳中，必定聽見了前院的聲音。我立刻又記起了他在圖書館談話的兩次情形。我啞聲說：「這可能是真的。哦，我的天，白絲，可能是真的。哦，我們來猜看看。是誰發的槍？白納嗎？」

「不，那是勞恩先生，白納把子彈挖出來的。」

我忘了是在演戲：「我不信！」

「小姐——」

「白納這樣說的嗎？」

「是的。」

「那麼他在說謊，也許是他自己開槍而——」我一看見她的臉色立刻把話嚥住。「對不起。我只是要你把他告訴你的話全都說出來，我——我相信他所說的話大部分是真的。我只是沒辦法令自己相信——」

「是，小姐，我懂得。」

我看着她。「哦，白絲，你讓我感到不好意思，我自己太過於激動，以致忘了你的想法。我們是同舟共濟

，對嗎？」

她無言地點點頭。

我也漸漸鎮定了下來，我說：「你看，白絲，我們爲了菲力必須堅強起來，因為時間已經不多了，以後我們再來查個水落石出——看誰有罪。誰沒有罪，目前我們只好假設他們全部有份；不管我們心裡是不是真的相信。我十分確定華先生和太太有罪——事實上我也知道。我實在該死，以前竟會看不出來，不過世界上有誰會隨便猜疑別人有兇殺的可能呢？那種事只發生在書上，不應該發生在你周圍。當菲力在樹林中差點被人殺死時我就該想到這點。而勞恩……勞恩也在那邊；他自己承認的。白納被派了出去，他一定是後來怕人發現才回去把子彈取出。是，我想得沒錯，華先生知道我會講法國話，我對他大聲喊叫——對樹林裡的兇手，而且一路回家時對菲力說法語，後來是露台上欄杆的事，白絲——我想健身房裡的鐵架又是一樁？以後還會有什麼陰謀。」

「是。」

「還有卡地拉克的喇叭聲——也許不是——把菲力呼向死亡？」我聲音顫抖：「我非相信不可嗎？」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小姐，什麼喇叭？白納說過什麼喇叭的事。」

「哦，算了，事情已經過去就算了。我們現在該想想看怎麼辦好？」

我望着我的雙手，要集中我的思想。圖型似乎已經成形了，而我又小願過細地密察。事實俱在，我想冷靜地由頭追憶開始；毫不疑心的波亭把菲力身邊除了波亭之外最接近的人——是辭退孩子的奶媽。既然一定要有人來代替她，最好是找一個既無家庭又無親友的少女。當她的「學生」發生什麼意外，即使她心有疑慮，也沒告

無門。所以華太太請倫敦一位朋友替她在孤兒院中介紹一個適當的人選。她不但是孤兒，而且是異國人，她對新的工作，新的國度，新的言語會發生特別的興趣，而忽視了身邊所發生的瑣事。所以她過份強調要一個英國女性。

這個替罪羔羊找到後，再帶到法國去。他們在等待，反正有的是時間。我慢慢地打進了他們的生活圈子，

而且和菲力相處得很親蜜，只不過有時華先生移除不去他對菲力苛刻態度。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我已經住了三個星期了，安定而快樂，不過和我主人之間仍無法消除緊張之情。雖然他們也嘗試過，可是失敗了。第二次機會又等了不久時間，他們早已知道欄杆鬆了，白納又設法把石頭擡過，然後站在一邊等待這件「意外」的發生。第二件計劃又被我所破壞。如果這兩件事任何一件成功，絕不會有人懷疑它是一場陰謀……而且每個人都有充分的不在現場證據，自然最感關切的人——華萊昂——也不會被蒙上嫌疑；那是一場悲劇，既使有人在後面窃窃私語，然而華萊昂已入華萊昂的掌握，甚至於可能根本不會有閒話產生……人們都認為華萊昂是個一流的地主；農莊的人們在過去幾年已把他看做東家，現在只不過更名正言順一些而已。

白絲還蜷在我床尾，呆呆地望着我。我說：「白絲，下一步怎樣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一定得知道，這件事十分重要，想想看，白納說了那麼多，他可能告訴了你。」

「不。我想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我想不會是他。」她停下又哭了。

在我暗黑的心幕上忽然意外地顯出一幕往事。菲力睡熟的頭貼在勞恩肩下，海倫沙聲地說：「菲力怎麼啦？」勞恩奇怪地望了她一眼。「沒事，他睡了。」

我顫抖地問：「白納沒說什麼時候？怎麼下手？」

「沒有，真的沒有。不過一定很快了，因為波亭先生就回來了。早上收到電報，白納說主人開始着急了。」

「波亭明天就回來了？」我屏息止氣地問：「今天，白絲。已經是今天了，你知道嗎？今天？」

「哦……是的，我知道。現在快一點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波亭先生什麼時候回來。如果今天晚上不回來，也許他要到星期四才會到華莊。」

我靜靜地說：「勞恩先生去巴黎，要星期四回來，白絲，如果電報是早上來的，他可能已經知道了，可是他還是去了，那他不會有份，對不對？白納可能錯了。」

她以震驚的聲調反覆地重復我的話，她說：「白納說他有份。白納說是他開的槍。」

我如果再爭辯下去，一定只是無用而且殘酷。我說：「好，我們如果想要決定如何保護菲力，必先知他危險是從何方而來的：除非我們能有一點點證據，否則別人也不會相信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就我們所知的再來看一遍。你說那不會是白納？」

她嚥下口水點點頭。她現在已經穩定了些，她的呼吸也不似方才那麼急促，她雙手已經不再搓絞，她相當注意地聽着我的話。

我說：「我想我們可以認為目前已經沒有什麼其他陷阱。他們這次必需要確定下來，不能讓機會在作主。何況，同一樣事發生過多『意外』會引起別人的猜測。所以華先生對我警告健身房的鞦韆不牢靠……是，他下午告訴我的，這是他聽說波亭要回來之後的事。他真好！雖然我確信他和太太——哦，算了！既然白納出去，也就不會有什麼陷阱，華先生自己能做的事情有限。而且從開始，我就覺得他和這件事離得遠遠的。勞恩不在此地，所以應該不會是他。」我雖然很緊張，可是我儘量裝得輕鬆。「剩下的只有太太了，是不是？」

「真的嗎？」白絲說。

「你是說太太？我不敢確定。但是——」

「他走了，」白絲說。

我望着她，「你說什麼？」

她輕輕聳一下肩。「這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我背後升起一道冷氣。「你是說……他可能還在附近……躲了起來。」

她沒有說話，只是點點頭。她痛苦地望着我，眼光又充滿智慧與生動之光。

我幾乎憤怒地問：「但是他走了。一定有人看見他離去。白納說的——哦，沒有證據，對吧？他的車子也去了，我們到後院時看見他走的。」

「是，我也看見他走了。可是他可以回來，」白絲又令我驚訝地說：「所謂不在現場的證據。」

我慢慢地說：「對，我想是的。如果他……在附近……躲起來……不，這太荒唐不經了。」

「嗯，」白絲說：「如果認為是太太下手的，豈不是一樣荒唐？」

「哦，天啊，」我簡直爆炸了起來。「說任何人會幹這種事，都是一樣荒唐。但是我不相信這件事就釘在勞恩先生。不——」她正想開口——「亦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樣，而是如果他有份，我應當可以看得出來。」

「什麼？」

「如果他也參加殺人，何必又牽上我呢？你知道我們的事吧！」

「人人都知道。」

我苦澀地說：「他們都知道，對不對？哦，他何必呢？這豈不是一件既不必要又危險的舉動嗎？」

「也許，」她不表同意地說：「他只是情不自禁。你非常漂亮，是吧，白汀說當她們在巴黎的時候，她聽說——」

「啊，是的，」我說：「白汀聽了不少話，啊？你是說他追求任何一個見到的美女？你注意到，他父親也是那樣？他似乎有照人心胸的能力。我不以為然，勞恩並不像他父親，他無庸在 unnecessary 的事情上浪費時間。如果他想預這件事，那麼把我牽進去將是萬分不智，他不會是……第三個兇手。」

「如果他和他們在一起，他開始——嗯——」

「和我談戀愛？」

「是，小姐。如果像你所說的，和你談戀愛並不安全，所以先生太太很不高興？」

「我想他們起先不高興，但是後來沒有。我告訴你，下午先生對我非常好。」

「哦，他們本來就是，小姐，白汀說你快走了。大家都知道，他們都在談這件事。如果不是勞恩先生有份，而且不安全，那麼他們何必辭掉你？否則他們對這件事根本不在乎。哦，對不起，小姐，真對不起。」

「沒關係。如果他們要謀殺孩子，那麼他們決不會計較家庭教師的道德問題。但是，不，白絲。似乎這不太合理，我還是沒有法子相信勞恩先生有份，也許我的想法並不正確。實在這件事太離譜了。他還向我求婚。」

「是，我知道。」

「你知道？」

「是，小姐，大家全知道。」

我整整有五分鐘說不出話來。「是嗎？是第二感呢，還是流言。」

「我不懂你的意思，白汀告訴白汀，白汀告訴大家。」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她有點不安：「哦，她好久以前已經在說你了。她說你想——」

「啊？」

「她說你去追他，小姐，太太先生知道了很生氣，所以要把你辭去。到昨天她說事情發生了。」

「昨天，你是說舞會之後？」

「對。」

「她說她很清楚？」

「我不知道。她說起來像是千真萬確，她說——哦，算了。那傢伙不是個好人。」

「是，算了，不談這些。我也愛夠了白汀的氣。可是我們想想看，」我有點無奈地說：「如果大家部談起我們訂婚的事，你想先生和太太也會知道嗎？」

「我想會。」

「可是你說——以前他對發生興趣的時候，他們很生氣。」

「是。是的。」

「可是我告訴你，那有點不合理。我告訴你，我昨天遇見了華先生——假設他知道的事和別人一樣多——可是他對我非常客氣。他們都沒有叫我去問話，我實在不懂，白絲，我頭都脹了，如果他們知道，而又不在意，那麼勞恩不會有份，對吧？我看見他的時候，華萊昂先生一定已經定下計謀，因為他已經接到了波亭的電報——」

我聲音轉成低弱無聲，我強嚥下口水，又無意識地再說：「他已經接到了波亭的電報。」

在無言中她移動下身子，床吱吱地響。

我慢慢地說：「以前他和太太生我的氣；我自己也明白，我知道他們想斷絕我，但是波寧的電報改變了一切，他們必須立刻定個計劃，而這個計劃中又包括有我，對不對呢？」

「嗯——」

「是，你知道，但是怎麼樣呢？真的白納沒有說別的話？」

「真的，」她絕望地說：「別生氣，小姐，我敢說你一定沒有危險。」

「你怎麼知道我是在擔心那點呢？」我幾乎大聲地說：「可是我們必須把它弄清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救助非力，他們會弄個什麼計劃把我也牽進去呢？什麼鬼計劃呢？」

她說：「也許和你沒有關係。也許只是怕非力出事的那天辭去你會令人懷疑，所以他們想再留下你。」

「是，但是婚事——」

也許他們要使你少開口，即使你心有所懷疑，但是也有所顧忌了。」白絲說。

「哦，天，」我無力地說：「他們真以為，如果我懷疑有人要謀殺孩子，而我會束手旁觀嗎？」

「如果你要嫁給他，大家都知道——」

「那有什麼分別？他們總不會蠢到以為我會去幫助他？不，胡說！他們決不可能用婚姻來堵住我的嘴。哦，我的天——」

「我不是那個意思，」白絲口音中有種新的語調令我住口。她仍然低聲地說，不過口吻中有令我鎮攝的顫動聲。她說：「大家都知道你和勞恩先生有了婚約，如果非力死了，你有一天會成為華莊的女主人。」

「你是什麼意思？」我問，我的聲音簡直不像聲音。「你是說電報來了之後，他們的計劃中也有我？那麼他們給我一個謀殺的動機？他們不能再冒險地製造一件意外，而且他們已經找到一隻替罪之手？這是你的意思嗎？」

「白絲只簡單地說：『否則他何必向你求婚？』真的為什麼呢？」我說。

×

×

×

×

我又去看了一次非力。他睡得很平靜。屋內十分寂靜。我蹣跚走回臥室伸手拿過睡袍。

白絲說：「都好嗎？」

我正笨拙地穿上睡袍。「是，你知道，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以今晚最爲可能，現在是不是除了薛太太在家，其餘人全跳舞去了？」

「薛先生沒去，他在陪薛太太。」

「哦？我很信任他們，她生病了，我懷疑他沒有什麼用。」我匆忙地穿上睡袍。「你可以陪着非力嗎？把門窗全鎖上。」

「你去那裡？」

「唯一可能做到的事，幾點了？」

「一點一刻。我——我們很早就離開了。」

「白納跟你一起來了嗎？」

「是，」她不看着我。「我要他帶我回來。他——在我房裡睡覺。」她又低聲說：「真可怕，他醉醺醺地駕車過那些彎道……」

我沒在聽，我一直在思忖；屋裡除了薛家夫婦，只剩我們和華萊昂和白納，謝上帝後者在蒙頭大睡。我說：「華太太也在舞會？」

「是，現在可能已經離開了，她不會留太久。」

「哦。我現在可不可以到薛東房裡去打個電話？他有沒有上鎖？」

「不，先生，但是他半夜上床時，常常把電話撥到主人房裡去。」

我肚中一車翻動，但是我不去理它。「我可以把它撥回來。怎麼撥呢？」

「右邊有個紅開關，壓下去。可是他可能聽得到，小姐——你倒底想怎麼樣？」

「我只有一件事好做，我們必須救助他。你是說我撥了電話，主人房中鈴聲會響？這樣的話，我不能用它。可是我又不能扔下非力出去。如果你可以的話，你可以到警察局去——」

「警察局？」

「還有誰？我必須把這件事的原由告訴警察。他們可能不相信，至少他們不敢再對非力不利，今晚或明天波亭來了，便由他照料非力，然後我——辭職回家去。」

「你說什麼？」

「你不能去找警察，你不能告訴任何人！」

「我親愛的姑娘——」

「我告訴你，因為你對我很好，因為我歡喜你和非力。你以前對我非常好，衣服，還有許多別的事。我以為你已經參加他們的計劃……可是你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絕對不行！」

恐懼使她聲音提高，我緊張地說：「小心點，你！別那麼傻！你怎麼會以為我不會說出去——」

「你不能對他們說起白納！如果你害怕，你走開好了！」

我慢慢地望着她。「走開。」

「如果我們說的話不錯，你可能會被責備做兇手！你可以在早上找個藉口立刻離開！很容易！你可以說你不願意嫁給他，而且你知道你現在不再能以家庭教師的身份留下去。這樣已經夠了，他們不會留住你，他們也不會懷疑你。」

「可是，白絲，閉嘴！你在亂猜！如果那件事是真的，你總不能叫我撒手不管吧？」

「我會照顧他！我會看着他直到波亭先生回來！只有一天時間了！你可以相信我，你知道。如果你破壞了他們的計劃，使他們找不到頂罪的人，也許他們不會下手！」

「也許，」我冷冷地說：「他們會找你做替身，白絲。」

「他們不敢，白納不會答應的。」

「也許你對。但是我不能看着非力的生命冒險放在你的「也許」上。你也不懂，白絲，這件事牽涉到的不只是我，而是有個兇手在裡面！我知道你來警告我，我十分感激，但是現在不是單純我的去留問題。我立刻要打電話給警察。」

她臉上死灰，毫無表情地睜大眼睛看着我：「不！不！不！」她聲音中帶着神經質。「白納會知道是我告訴你的！還有華先生！我不敢！你不能那樣做！」

「我一定得去打電話。你難道不懂那些都是沒有關係的事嗎？重要的是孩子。」

「我會否認，我否認一切。我發誓他沒有對我說，我也沒對你說這些話。我會說你說謊，我會！我會！」

一刻寂靜後，我由門口走開。

「你會那樣做？」

「是，我發誓我不承認。」

我一時不該說什麼好，過了一會，她眼睛由我身上移開，但是由她面容看來，她並不是說說而已的。我壓下怒氣，告訴自己她一直是生活在華莊的陰影中，何況，白納現在已經願意嫁她為妻。可憐的白絲，她已經盡了本分，我何能對她多所要求？……

「好，」我說：「我絕不牽連到你和白納身上，過去的事讓他過去，讓我們來面對將來。我告訴警察這是我的疑慮。然後我去找華萊昂告訴他我通知警察的事。那麼這件事便可以圓滿地結束了。」

她瞪着我，有如我是個瘋子。「你——敢？」

我突然看見勞恩握着非力的幻景。「是的，」我說：「我敢。」

她開始顫抖，牙齒相撞像是發寒。「你不能。他會猜到是白納——和我。有人會告訴他白納今晚喝酒醉。他會知道的。你不能那樣做。」

「我非這樣做不行！別傻，白絲。你和我一樣清楚，我一定得……」

「不！不！我們可以照顧他！有我們兩個人他一定不會出事。只不過是一天的時間，我們可以注意白納——」

「！」

「還有太太？還有華萊昂？還有天知道的什麼別人？」

她幾乎盲然近於瘋狂：「你不能講！如果你不發誓不去告訴警察，我立刻去找白納。他可以阻止你！」我跨了三步走到床沿抓住她的肩膀。「你不可以那樣做，白絲！你知道你決不能！」

她的肩膀在我掌下似乎很僵硬。她的臉仍蒼白，而貼近我的。我的手掌似乎有除去她神經質的效能。她平靜地說：「如果你告訴警察，他們一定會來看主人，他猜得到你是怎麼發現的。他會笑着加以否認。他們會說你——是的！他們會說你想嫁給勞恩先生，所以舉動有點不正常。然後警察也會大笑，聳肩和主人喝上一杯，走了……」

「很可能，如果這樣可以救非力一命，我讓人說點醜話有什麼關係？」

「可是你想這件事情過了之後，我會怎麼樣？」白絲問：「還有白納？我母親和我家人呢？我父親和我兄弟一生都在華莊工作，他們很窮，他們什麼都沒有。如果他們被開除了，他們該上那裡去？我們該怎麼辦？」她搖搖頭。「請你——求你照我的話做。我們可以使他安全，那樣最好，小姐，那是最好的辦法。」

我放開她的肩膀。

「好，聽你的。我不會說出去。」我望着她：「可是我對你發誓，如果非力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會說出這件事。全法國報紙都會登起華家的事，直到他們得到應得的果報為止。」

「非力不會有什麼事。」

「願上帝保佑，去罷，白絲。謝謝你來告訴我。」

她由床上滑下，遲疑地問：「衣服呢？」

我疲倦地說：「留着吧，反正我快走了，我已經用不着它了。」

「小姐——」

「晚安，白絲。」

她隨手關上門，我一人獨坐在陰影之中。

第十四章

斟上酒杯，非力，

讓我們淺嘗即止。

英國佚名古詩

要確保非力的安全，現在只有一個可行之法。必須把他移到華萊昂勢力範圍之外的地方躲起來，等救援來到後再回來。

時間已經緊迫得不能再行拖延。華萊昂一定認為在深室這一廂，在深夜一點半時必定是萬籟俱靜。而僕人們舞罷歸來大要三點到四點之間。如果要下手，那麼現下正是最佳時機。

我回到床邊，以疲憊的手拉下睡袍，我的思想則如無法控制的野馬。我無法思想，我也不願思想；因為我不願正視某些事實。然而非力必須離去。這是當務之急，我決定不能使用電話；它可能把我的意思洩露給華萊昂。而且我去房白絲也可能在注意，以她目前的情緒，她可能做出可怕的事來，華莊沒有人會幫助我。薛太太生病；薛東已經年邁，而且頭腦也不清楚。我和白絲可以保護非力，可是我們先得知道危險來自何方……哦，他必須立刻到附近去求助，最好是警察局。我不能讓我對白絲的諾言使我作繭自縛。我把「榮譽」放在「常識」之後，如果我可以救助非力，我寧願自毀一千次諾言。

我扔下睡袍，當我伸手拿衣服的時候，我聽見走廊上有聲音傳來。

我靜靜地聽，但是我聽不出那是什麼聲音，它像是沉重的嗡嗡之聲，我心中劃過一道電閃般的警告，我立刻伸手把床頭的燈關上，剛好這時非力臥室的門啓開，我知道那是什麼聲音；那是輪椅。

我像冰凍般不動站着，一手還在攔開關上。我不知道我還有沒有呼吸。如果隔壁傳出一點聲音，我一定像彈子彈般奔入鄰室。但是輪椅沒有動，所以我也靜靜地等待着。

什麼都沒有，隔一無動靜，過了一會，非力的門又靜靜關上，低聲又到了走廊上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本能地和衣躺在床上，而且蓋上被，當我臥室的門打開時，我正背對着他。

他沒有進來他只是靜靜地在那裡等候。這幾秒鐘像一年一樣長。我想，如果我翻過身對他大叫，不知道他會怎麼樣？主人偷偷潛進家庭教師的臥室，四處燈光亮起，腳步聲……那時你還笑得出來嗎，華先生？想起華萊昂扮演強姦者的角色，不禁令我好笑。然而當我記起華萊昂居然敢於冒險而來時，不禁又膽寒地靜靜躺着。

。我的肌肉緊張得居然要開始發抖了。

他走了。門輕輕地關上，我聽見嗡嗡的輪椅向着他的臥室方向而消失。

我下床走到門口仔細地聽着走廊上的動靜，我聽見另外一扇門也輕輕關上。幾秒鐘後，我聽見電梯的低鳴聲。他只是上來查看一下而已。不過他證實了我聽見的故事的正確性。我必須立刻帶非力走，我的精神又鎮靜了下來。我把我的門上了鎖，把帷帳窗簾拉好關上電燈。我迅速地穿好衣服，拿起外衣和鞋子，穿過浴室到非力房裡去。

X

X

X

X

這是我工作中最困難的部份。我把外衣和鞋子放在我作慶祝慶宴的椅子上，然後我看了睡熟的孩子一眼。我走到門口鎖上它。我故意地從窗簾不迫，如果這件要保證其成功，一定要十分鎮靜。

房裡已經夠亮。長長的窗簾微開，射進的一束光線在地毯上照出一個光圈。我走回去時，什麼東西拌了我一下，它發着亮光地滾了一程。一個玻璃球。今天白絲還沒有打掃過房間。

我推開厚窗簾，把窗門門上。後面的菲力又動嘆口氣，我停下來回頭望着床上，一隻手還扶在窗子上，另一隻手把窗簾拉好。

一道陰影落在我身上，使我像個傀儡一樣回頭望着窗外，有人由涼台走來，由窗簾縫中瞪着我。我直直地僵立着，因為光線把我照得清清楚楚，我不能動彈。我的手像觸電般粘在窗門上。我直望着離我一尺外的華海倫。

她對我的出現毫不感到驚訝，連我穿好外出的衣服也不表詫奇，她只是伸手推推窗戶。她輕搖一下，又用手摩着玻璃像是要找條路進來似的。她又拉着窗戶的栓柄，不耐地推搖。

我無法拒絕她進來，我注意到她象牙色的睡袍上沒有口袋，雙手也是空的。而且如果她是想來陷害非力，她決不會如此地要強行人內；我一邊想該如何向她解釋我在一點半鐘穿着衣服到非力房裡來的理由，一手開了門門。我儘量自然地說：「晚安，華太太。」

她沒有理會，還自由我身邊走進房來，她的睡袍在地毯上低響。她站在床頭。在幽暗的房間中，她的身體

在孩子身上投下更暗的影子，她慢慢地伸手摸他的臉。這是個無意義的輕摸，這也是非力的惡夢，以前發生過許多次。

如果她有什麼武器，如果她有什麼不利於非力的行動，無疑我的行動會比她更快，當她的手還放在非力臉上時，我立刻跟了過去。我繞到床上的另一邊，伸手把被單拉到孩子臉上。我在床對面注視着她。他沒有動。她縮回手站直身體，不管我對驚王怎么看如何，可是我不怕他太太。我說：「什麼事，太太？你要做什麼？」

她沒答應。她甚至於沒有注意到我的在場。她的態度似乎過份了一點。我說了些氣話，然後憤怒地望着她。

她轉到床邊的小桌子前面。她的手在摸過桌上的物件——一盞燈，一本書，一隻小鐘，裝非力巧克力的杯子，二對玩具兵，一片餅乾……我以爲她要打開電燈，正想向她阻止，但是她的手又移過電燈，輕輕地摸過鐘錶和錫兵，最後停在杯子上。她拿起杯子。

我說：「華太太——」

她轉過頭。她已經把杯子舉起，像是要喝的樣子，她的眼光在杯沿上與我的相遇。她背對着月光，臉上蒼白，眼睛暗黑而沒有表情，當我望着她時，我又開始恐懼起來，因為我明白了，我身上立刻浮起許多雞皮疙瘩。

她睜開眼睛像盲人一樣……我又再看着這女人沒有表情的臉容一下，這時孩子呼吸平靜地躺在我們中間。我開始移向床尾。

她靜靜地站着，杯子舉在面前，盯着我才站着的地方看……「你看，她眼睛開着，但是它的感官已閉了……」我望着她，她像月光中的鬼魂。一首詩忽然在我胸中湧起，有如我心中有具被遺忘了的錄音機。這些詩句的出現令我微感麻木。「你看，她來了！我以生命發誓，她是在熟睡之中……」

華太太也像馬克白斯夫人一樣，心中有一付負擔，使她在夜晚夢游到非力房內。她會不會偽裝出夢游的樣子，故意無視於她的所見？我又記起馬克白斯劇中對於夢游者的描述。馬克白斯夫人講過話。華海倫會不會和

馬克白斯夫人一樣呢？「觀察她，站近一點。」

我抓緊菲力床尾的欄杆。如果沒有它，我可能會倒在地上。

我啞聲說：「太太。」

她沒有注意。她正確地把杯子放回原處，轉身要走了。月亮灑在她可愛的睡枕上，然後照在她臉上，她的眼睛像洋娃娃的玻璃眼睛。

我說：「華海倫，告訴我。你預備怎麼殺死菲力？」

她已走向窗戶，我眼在她後面。她步態輕盈，然後手拉向窗簾。我一時害怕我錯了，她可能醒着。我看見她拉開窗簾，眼睛仍然沒有表情，而且一直向前注視。她嘆了一口氣。「天知道她想些什麼。」我又禁不住地問：「是不是勞恩幫助你陷害菲力？」

她停住，頭微微向我。我在她耳邊急說：「勞恩幫助你嗎？」

她轉過身。沒有說。她走了，帶着她那鎖在夢鄉中的秘密走了。我伸手替她拉開窗簾。

她由我身邊走到涼台處。

但是她告訴我一件事。我立刻轉回身。

「天，天饒恕我們大家。」我轉身站在菲力身邊，我手中拿着杯子。

我輕輕搖醒他。我用在一本書上看到的方法，輕按他左耳下方，他很自然地睜開眼睛，躺了一下，才看見在月光中的我。他說話的態度有如繼續未完的談話：「我剛才又做個惡夢。」

「我知道，所以我來了。」

他抬起頭，然後坐起身。「什麼時候了？」

「一點半。」

「你為什麼還不上床？你到村里跳舞去了嗎？你沒告訴我。」

「沒有。我沒出去。我穿衣服，因為——」

「你現在不出去？」他聲音忽然轉變，我立刻用手指着嘴唇。
「小聲點，菲力。不——哦，是的。因為我不願留下你一個人，我帶你去。」
「帶我？」
我點點頭，坐在床沿。大眼睛盯着我看，他靜靜地坐着。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天知道我的聲音是什麼樣子。我知道我的雙唇僵硬。我說：「菲力。」

「是，小姐。」

「你……好嗎？不——不想睡覺或什麼的？」

「不。」

「很好？」

「是。」

我啞聲說：「你把巧克力喝了？」

他眼睛轉着望望杯子，然後又回望我。他遲疑了一了，「我把它倒了。」

「你什麼？為什麼？」

「哦……」他猶豫地開口，然後又停住。

「菲力，我不會計較。我只是希望知道。是不是味道不好？」

「哦，不是，我不知道。」又是那種眼光。然後他坦白地說出來：「昨天晚上他們把瓶子忘了，我發現了便把它收起來。我沒有告訴你。」

我茫然地說：「瓶子？」

「是，」菲力說：「檸檬汁。我把它喝了下去。它比較好吃。」

「但是……我替你煮巧克力的時候，你沒有告訴我。」

「嗯，」菲力說：「我不願使你難過。你一向替我煮巧克力……有關係嗎？」
「不，不。哦，菲力。」

「什麼事，馬小姐？」
「我覺得很累，」我說：「我昨晚沒睡好，今夜也沒有睡。」
「你不怪我嗎？」
「我不怪你。」

「你今天晚上為什麼不睡？」

我說：「聽我說，我親愛的。你知道你波亭叔叔明天——不，今天——就要回來了嗎？」

我看見他臉上忽然綻開高興而感激的喜悅笑容。好像船在暴風雨中駛入港了。

菲力低聲而興奮地說：「他什麼時候來？他為什麼回來？誰告訴你的？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看見他？」

「所以我來把你叫醒，」我說，似乎這是世間最合理的事：「我想我們必須立刻走。哦——越快越好。」

我畏怯地說，他的眼光使我說不下去。

「你是說我們立刻去梅林別墅？去接我波亭叔叔？」
「是。他還沒到那裡，可是我想——」

菲力問：「我萊昂叔叔知道嗎？」

我嚥下口水。「菲力，我親愛的，我並不期望你能了解這些，但是我希望你能信任我。你萊昂叔叔——」

「你想把我帶走，」這不是問題，而是句陳述的話。他臉上沒有表情，但是眼光注意，而且呼吸較快。

「是，」我說，不可避免的令我感到不安。但是孩子沒再問下去。他自己提出了可怕的答覆。

他的哀愁而不感驚奇的聲音說：「我萊昂叔叔恨我，我知道。他希望我死去，不是嗎？」

我輕聲說：「菲力，我怕他想傷害你。我也很不喜歡你的萊昂叔叔。我想我們最好離開此地，如果你願意相信我的話。」

他毫不猶疑地便把被單拉開，拉着睡衣大領把它脫下。忽然他又停住。「那次我在樹林裡有人對我開鎗，不是意外嗎？」

這個問題使我一時呆住了。自然，現在已經沒有裝假的必要了。「哦，不是意外。這是你的背心。」我說

「他想殺死我？」

「是，」我儘量平淡地說。我連忙又加一句。「別怕，菲力。」

「我不怕。」他已在穿上襯衫。他穿好後，我才看清他說的是真話。他堅強得像段鐵絲，長睫毛的黑眼睛

——華家的眼睛——開始閃爍發光。「自從我到華莊之後，一直害怕，我不懂為什麼。我不快樂，我恨我的萊昂叔叔。但是我不懂我為什麼害怕。現在我懂了，所以我不害怕了。」他坐在我腳邊開始穿上襪子。「我們去告訴波亭叔叔，萊昂叔叔會上斷頭台。」

「菲力！」

他望我一眼。「你怎麼啦？兇手上斷頭台。他是個兇手。」

在一瞬間中，他的眼光甚至有點像華萊昂。但是他還是一個孩子，他不懂他所說的話的複雜意義。我說：

「他不是的，因為你還活着。不過我們得趕快了，而且得十分小心。看，這是你的鞋子。不，先別穿上，帶到門外去穿。」

他拿了鞋子站起來轉向我。他又變成個孩子了。他拉着我的手：「我們上那裡去？」

「我對你說過，去找你波亭叔叔。」

「但是他沒回來，我們不能到那裡去。」他猶疑地說：「他們明天一早便會去那裡找我們。」

「我知道，」他的手在我手中顫抖，我把他拉過來擁着他：「但是我們會很安全。我們跟着我們的星辰走，它不會放棄我們。你記得那位英國人傅先生嗎？」

他點點頭。

「他在戴家樹林中有座小屋，他有時在那邊過夜。我知道他今晚會在那裡。因為在上床前，我看見他屋裡的燈光像顆星星。我們現在到那裡去，他會照料我們，明早會帶我們去你叔叔那裡。我相信一切事情都會順利。」

「好，我可以戴上圍巾嗎？」

「好，你穿上毛衣沒有？好。我們把涼台窗子鎖上。我想……好了，你得輕輕地不要發出聲響。」我停在門邊，手扶着鎖匙，靜靜地聆聽。非力像隻鴉一樣倚在我肘邊。他的眼睛在蒼白的臉上顯得特別大，我什麼也聽不見。門外面是黑暗的房屋。華太太一定睡了，白納喝醉了酒，魔王自己在下面等待死亡的消息——但是他是一隻跛足老虎。

我輕輕地推開門，牽着非力的手躡足走過走廊。我們走過爲我們鳴響的時鐘，走下我溜滑了鞋子的樓梯，沿着牆上掛着帷帳與畫像的廊道……然後走到通向大院與自由的大門。

它上了鎖。這裡一定可以讓僕人們進出的側門，但是我不敢轉身尋找。大鎖匙輕易地扭開，可是門還沒動。我的手在暗中摸索橫門，我聽見非力在身邊呼吸與顫抖的聲音。我躡着足，終於摸到頭頂的木門把它拉出來。它發出吱咯的聲音。這個聲音似乎在迴廊中回響個不停。我以抖擻的手推門，注意地聽着輪椅的聲音。但是門仍然不動。我想摸摸看鎖邊是不是還有彈簧鎖，但是我找不到。他隨時可能會出現。無需木門吱咯聲，他也会知道我們在這裡。這魔王，他一定知道……

「沒關係，」非力低語：「我帶了電筒。」

他彎腰拉出另一根木門。門打開了。我們走入夜晚的空氣中。

第十五章

勇敢的人，
進入可愛的森林。

喬治·米里迪斯：威斯曼森林

我不知道怎麼找傳力克的林中小室，但是由我窗戶注意到的燈光，它似乎靠近華格附近一條穿過森林的道

路鄰邊。我和非力只要走過橋，由通路往上爬，再稍轉右邊，一定會到那條路上。我們只要沿著它走，到第一個山背上，便可以看見指引我們向前去的燈光。

說起來容易，但是走起來就漫長而困難了。因爲我們已在華莊西窗前的道路上，所以我不敢使用非力的電筒。

森林中十分黑暗。我的眼睛已經習慣了，我們可以穩重而慢慢地林中走着而不致摔倒，越走森林越密，地上覆蓋着濃厚的松針與枝幹。非力摔了一次交，但是我的手拉住了他。有一次我的腿被一枝尖樹幹所刺到，它像劍般地利，我痛得叫了起來。非力毫不抱怨，我自己越離這華莊一碼，我便覺得更安全而快樂。荒山野外充滿松香氣味，在這個秘密而低語的世界中，已沒有恐懼的餘地。而華莊富麗堂皇燈光閃亮却充滿恐怖氣氛。現在，我已經自由了，黑暗在衛護我們。空氣涼爽寂靜而和平。

我的想法沒有錯。我們大概走了二十分鐘斜削的上坡路後，我們到了一條大路上面。它寬約十五碼，然後陡直地降到山腳下去。我覺得它可能以前失過火，也可能開山機開的——不管它是什麼，對我和非力而言，這裡好走多了。

但是再走過去，我們發現前面是一堆堆砍伐過的短枝幹，不過，至少我們可以拾路而行。我握拳喘氣。非力乖乖地跟在我身邊，我們又回身看了一眼華莊，在山谷對面，大廈迎着月光在森林上方發出量光。華莊傍邊有一線燈光。華萊昂還在等待。

我微抖一下，我的臉又轉向戴家的芬芳山林。我們走上兩邊是松柏的閃着月光的窄谷。

「好嗎，非力？」

「是，小姐。」

那天晚上如果林中有什麼生物，我們卻沒看見。唯一望着我們的眼睛是天上的星星。樹枝上掛着千萬顆露珠，和風時起時輟，地上的落葉也隨着簌簌地響。我自己則過於緊張地回望遠處華萊昂的燈光一樣，更放輕腳步，警視着後方樹林的幢幢暗影。

在月光下沒有新的恐怖等待我們，當我們停下來休息時，除了自己的呼吸之外，沒有別的聲音，要嗎只有

松柏的老年哀嘆，與風拂露珠落的悄聲。

菲力先看見小屋，我自己則一直凝望着左方的森林。當我們走進崗頂時，我開始擔心傅力克的房子會不會躲在森林深處，而我們已經走過了。

然後又當我們停下稍為緩下氣時，菲力拉拉我的手。

「那裡，」他氣急地說，指對樹牆角邊一個缺口處。

我感激地轉回身，我只看了一眼，忽然感到一陣冷意。

那裡果然是座小屋，它的位置正如我心中所想像的。它小而方正，十分美麗，是用柏木搭起的，周圍有個附欄桿的平台，陡峭的屋頂與木板的百頁窗，屋後與兩邊柏樹齊到屋簷，你會覺得這裡白天也需要點燈。

但是現在窗上沒有燈亮——那歡迎人的星辰。我拉着孩子的手站定，注視着黑暗的窗戶。

我立刻注意到森林多麼暗黑地圍擁着小屋。我看見我們的斜影如何朦朧地投在路上。夜晚全是低語的聲音。

「他一定睡了，」菲力高興地說。

我幾乎被他嚇了一跳。我抑制了擁抱他的欲望。「哦，當然。」我說：「當然，我忘記天快亮了。我希望他被人吵醒不會生氣！走，伯爵先生！」

我這次領頭走到屋前。我滿懷感激地跟在後面。現在我們已經安全了，華莊惡毒的眼光已經離在一哩開外。

我又回望一下那冷淡的燈光。它已經像是在遙遠遙遠之外，我再不願回到那裡去了。

我的眼中充滿淚水。眼中閃動了一群游動的星星。我憤怒地用手擦去淚水，又往前看。

華莊的白色大廈現在閃起三點燈光，當我望着它時心中湧起熱流，忽然又是一個窗戶亮了，然後又是一個。我的臥室我的起居室，課室……然後我看見大廈陰影中也閃起兩點光亮，一輛車子向院外開出來。警報已經發出了。天，他們已經知道了，他們沒有等到天亮，他又來查看我們一次，現在全華莊全醒了。我幾乎聽見匆忙的腳步聲，低語聲，輪椅聲，電話聲。明亮的窗戶像俯望山谷的五隻眼睛。我已在想華莊不知會激起如何的混亂時，燈光又一聲落地熄了，華莊又陷入黑暗之中，現在只剩了樓下一盞燈，和汽車開出來的兩條光線。

我錯了。華莊沒有發出警報。他，見我們走了，證實之後又回到電話邊去。他的走狗已出來尋找我們。但是那兒？他聽了什麼？

我……我……我……

到……我……我……我……

我……我……我……

我……我……我……

我……我……我……

我……我……我……

我……我……我……

我……我……我……

我……我……我……

我……我……我……

我……我……我……

「可是為什麼呢？沒有意思。除非女孩和勞恩先生——」
 「你別提他好不好？」白納說：「我告訴你，她沒有在他身上。還有，如果是的話，她為什麼要帶個孩子去？她不會要他幫忙！」

「是，對。」老朱說：「可是，真有點莫名其妙，他總會到那裡去，為什麼？」

「我知道。」白納似乎漠然地說：「他們可能立刻就會回去。主人一點也不着急，可是太太煩得不得了。它使這生命——根本來心腦亂不好——所以主人叫我出來，我到過多處，可是毫無結果……」他停下來，我聽見他打個呵欠。

我旁邊的非刀欠動了一動。他的腳踢到腳邊的鞋子，發出微微擦聲，在寂靜中它就像是雷聲。但是白納沒有聽見。他又說了下去：「責任這些全是廢話，我不該對你說。不過你在你們土地上抓到了我……」他笑了起來。

「他們怎麼會到這裡來？」

「三人的想法。有人看見過女孩很多，和男人在一起。我告訴你，這事是真正。只有兩個解釋，一個是他們兩個人一起出去，另一個是由於他去探探，而女孩看見他不走了，便出去找他。」

白納又打個呵欠。「不，不，不，」

「兩個人在前大路上，」白納說：「他們在對面，」和女人差不多奇怪，朋友。他和那馬的女孩子很好。兩個人曾經在前大路上，」白納說：「他們在對面，」和女人差不多奇怪，朋友。他和那馬的女孩子很好。

「哦，勞恩先生既然不關心——」老朱突然地說：「在一陣寂靜中，我聽見遠處嘶嘶聲和男人換馬的聲音，」

白納說：「好，我該走了。來嗎？」

老朱沒有正面作答。他靜靜地說：「那個姓馬的女孩……有許多閒話。」

「哦？」白納不感興趣。

「人家說，」老朱遲疑地說：「他和勞恩先生訂了婚。」

「哦，那個，」白納說：「等了一刻。」

「真的？她追到他了？」

「如果你要那麼說的話。」

「你說呢？」

「嗯，」白納像在思慮。「我想勞恩先生自己對這件事一定很清楚。除非他自己感到興趣，再漂亮的姑娘也不能把他拖到花園小路上去。」

「這是這麼說，」老朱說：「不過……」他忽然笑起來。「她不像他以前的女朋友。傻瓜！」

「他不是傻瓜，」白納說：「如果他要娶她——他就是那個意思。」

「你不是說他真掉進去了？爲了那個小英國女郎？別不懂事，老兄。他想和她睡覺，但是她不肯。」

「也許。那也是結婚的一種手段。……」

「也許她和他睡過覺，現在她手裡有張王牌。一定是這樣，」老朱誇大地說：「我明白。」

「哦！恭喜！」白納似乎心不在焉。「我倒不以爲然。」

當老朱說過這些話的時候，我真想一刀斫死他。白納又開口了。「哦，我得走了。你走不走？」

「白納……」老朱放低聲音，像是知道我在聽他們說話。他靜靜地不安而難爲情。其結果令我生起雞皮

疙瘩。

「……」白納不開口。

「那女孩——」

「……」白納又說。

「你真……」老朱停了下來，我聽見他在喘口水。「她在算計孩子？」

「你講什麼鬼話？」

「我……」老朱停下來，我聽見他在喘口水。「她在算計孩子？」

「野心？誰沒有野心？可是怎麼算計孩子？你——」我聽見他停住吸一口氣。他又以非常奇異的聲調

說：「你別胡說八道，朋友。」

想到這裡，我忽然坐直身體，我嘴唇乾燥，心幾乎跳出胸膛。
白納一定聽見他了。他當然聽見了。
白納知道我們就在此地。

×

×

×

×

×

對了。決沒有別的解釋可以適合那種奇怪聲調的談話，怪不得我分不清敵友。

白納知道了。但是老朱在場使他不能找出我們。因為他要上樓時，被老朱打斷了，使他不能完成搜查。

所以他拒絕老朱高談闊論，他只希望老朱快快離開使他可以繼續未完的工作。

這也可以說明他為什麼把草鞋的反應避不吐實。不管當時怎麼樣，白納到樹林裡來正是最好的解釋。最簡單安全的事是不要洩露真相。因為我正在他頭上，所以他必須小心行事。我在聆聽，他不經打草驚蛇……他還有機會獨自回來查看。

他一定會回來。我一想到這點，便由毛毯下爬起來，小心地聽到小門邊去。我決不能掉以輕心，可能老朱一個人走了，而獵者便等在下面，我不夠在閃避，慢慢慢慢地抬起木門，我望了下去，下面是一個空房間。

我飛回非力身邊，正當我想伸手去抓他時，又制止住自己。我跪在他身邊，我的手緊緊地握著，閉上雙眼。

我不能在恐怖情緒下把這叫醒，我得先冷靜自己。我必須給我二十秒鐘時間，我默默地自憶數。

他一定會回來。他帶老朱回去後，他一定會回來。他會趕快離開老朱，因為天色即將放曉，他們只剩下這一天時間了。

我沒再想下去；我不願把思想化為行動。我覺得一陣無名的騷意傳遍全身。他們將如何下手我不敢想像，可是當我蟄伏在這個黑暗中時，似乎任何事都可能發生。我在這裡唸數了大概是我一生中最珍貴的二十秒鐘，而恐怖越來越近，化為形形色色……就在在一哩外的窗子中注視著我們，他坐在轎椅上，以一種可怕的雷達在探測我們……我掉脫瘋狂的念頭，但是這個形象持續不去；華萊昂，像個變形而巨大的黑影，不論我們在那裡，他都可以捕捉到我們。我怎麼居然對他有所期望？他決不會對我眷憐。

愚蠢的眼淚流下臉頰。我彎腰拾起剪刀。

第十六

雪山，山木，你為什麼沒有證據！

狄吉斯：匹克威克傳記

他立刻醒了過來。「小姐？天亮了？」

「是，起來，我們該走了。」

「呀。你哭過了，小姐？」

「天，沒有！你怎麼會想到這種事？」

「什麼？各位在我臉上，濕的。」

「露水，親愛的。露水。好，才了。」

他馬上醒來，在短時間內我們已下了床，剪刀在結晶帶，而我用電筒照著他力克的小櫥。

「是，」我高興地說：「還有奶油，哇——」

「是，」他高興地說：「還有奶油，哇——」

「是，」他高興地說：「還有奶油，哇——」

「是，」他高興地說：「還有奶油，哇——」

「是，」他高興地說：「還有奶油，哇——」

「是，」他高興地說：「還有奶油，哇——」

「是，」他高興地說：「還有奶油，哇——」

「是，」他高興地說：「還有奶油，哇——」

「是，」他高興地說：「還有奶油，哇——」

「是。」

「不吃白鷄？」他下巴下，大凝我自己。一杯咖啡。我幾乎願意犧牲一切。

我說：「等太陽出來了，我們再找個地方吃白鷄。把這個放在你衣袋裡。」我迅速地望了屋外一眼。

「等，走了。我們先離開外面，這裏人家可以躲在樹後等候。如果白鷄帶老朱去涉羅，那麼他沒那麼快回來。不過我仍心懷戒備地在樹林間，沒有一點動靜。我們必須冒個險。

但是離開小翠還不是件簡單的事。我幾乎在樹上，望著菲力。你記得我們走過的那個山嗎？在第二排樹後面。我們不可以由那邊走，因為那莊看得見。我們必須由這邊走，從樹林間走，這是不容易，懂嗎？」

「我一開門你就出去。別等我。別回頭看。向左轉——那邊——上山去，儘快地跑。別停下來。」

「你呢？」

「我和你一起跑。可是——萬一有什麼事，你不用等我。你過了山，到最近的人家，請他們送你到多農營局。把經過情形告訴他們，好不好？」

他眼睛張大而發光，他默默地點頭。

一陣衝動驅使我親了他一下。

「來，小松，」我說。我打開門。「跑！」

沒有發生任何事。我們悄悄地出去，而且一路平安地抵達崗頂。我們在那裡休息一會，然後又急步走了。我們下坡到路邊停下來。

我們由個矮叢林中向外探看。路又直又沒有人。附近的叢密樹林已可供給良好的掩護。

我們走了過去。樹林上飛起幾隻飛鳥。我們在茂密的樹林中前進，雙手不停掃開眼前的樹枝樹葉。樹林中有種清涼的氣息，枝葉上滴著水珠。我們立刻全濕透了。但是我們仍然向北方斜坡走去，我希望這條路可以帶我們到多農去。

菲力發現了個洞穴。我當時走在他前面，在把路邊的樹枝推開替他開路，當我拉開一把虎尾棕葉時，露出了一塊岩石。這是像船頭一樣在年長樹林中的小懸崖。樹林像一條河般地向兩邊流去，使這塊蒼白色的岸石獨自挺著新綠。我可以聽見流泉潺潺之聲。

我說：「注意，菲力，這裡有塊大石頭，山旁邊走。嘿，那邊。」

他順著山旁邊走，我則在後面。

「馬小松，這裡有個山洞！」

我聽到他說：「還有道泉水。我想我可以在這裡休息下喝口水，你說好不好？」

「天，當然。」我忘了什麼忙在邊際的樹林帶出來的食物，現在我也感到饑餓了。我們立刻吃。那不是個山洞，只是樹林下的一個小乾燥角落，它頗能擋遮灰色的寒意，而且更可以給我們一種安全感。我們默默地吃著，菲力似乎注意地看著我，我則邊吃邊聽外界動靜。我沒聽見什麼。樹葉響動聲，泉水聲，露珠下落聲，斑鳩撲翼聲……這些聲音構成了一種安全的寂靜。

太陽已上昇，像火般地在樹林上燃燒。

說起來也許愚蠢，不過我幾乎覺得一個個清晰了。太陽有無比的魔力。它把熱與光傾瀉到大地上，在它之前灰色的水全化為綠色，使這世界充滿了生色。這種魔力令人驚奇，我們並不急著要趕路，我們都很疲倦，由於我們不是沿著道路走，而是由樹林間走，可能會迷路。在這個美麗的早上，不可能覺得世間有如此陰險的事。惡夢似已成過去。我們已離開了，我們已前往多農，海波亭先生今晚便到了。在太陽光下的樹林，我們的旅程不再是歷險，無寧說是回到野外遊玩。

我們手牽着手向前走，樹林中的路也好走多了。這裡的樹比較大，空間也較寬敞，陽光如圓柱般地投射下來。時常有些鴿子自林間飛起直沖藍色的天空。

我們看見前面森林邊緣，陽光更加明朗，古樹林像個懸崖般突然消止。過去是一排幼嫩的白楊樹苗。這其中有七十碼寬的空地。上面是淺色的草地，冬日的黃色中已綻出藍寶石的顏色，在嫩草上的萌芽又胖又紅。我們在土牆空墳前，在樹林邊停了一下。在山邊的黑色寶石間，柔綠顏色流入戴家山谷的谷底。我可以看見那半條草的平地；草剛長的場，幾座散處的房舍，一個黑點前有些白點，我想那一定是鴿群。

山邊沒有一個人。樹頂有鴿在飛翔，上下起伏有如在天中戲水的海鷗。

最後有塊的動作，我們一同走至草地的邊緣。草綠色的枝葉圍繞著我們的手腕，它顯得像羽毛一樣；而且還有塊的氣息，直到一半，草力已住，說道：「看！」有隻像個像褐色的影子樣向樹林。快到的時候它一下來，我們有了一眼。那隻像紅色的手，背上一束紅手像是黃金，然後它靜靜地跑走了，樹林中又只剩下我們兩個人。

第二天早上都維持著這樣的氣氛。我們的聲音不壞，算像是神的故事中的隱隱一樣。我們幾乎忘記了此行的黑色與緊張的理由。

這時，我們到了我與老弟的這道邊。這是對周圍的一條狹路，它迂迴曲折地在谷上盤旋而去。不過最後一段是與樹林，我們走了不少氣力才走到這道邊。

我們的運氣便我們不知怎麼了。我到了石子上，轉身扶非下來，這時我身後有金屬響聲與車胎的聲，令我像隻被驚的小鳥。

一架破舊的馬車停在路邊，它像是一隻灰鼠，它的聲音似乎比應該有的更大些。它兵兵地響了一陣，在我身邊。司機是個矮個，穿著藍衣服的人，他看著那大馬子，對我們仁慈地打個招呼，他一點也不對我們起疑。

他這個矮個的人。他帶著大媽指著北方。我道：「我們走那邊，先生。」他把大媽指反指南方，「謝謝，先生。」菲力和我便爬上後座和別的乘客坐在一起。裡面有隻牧羊犬，一條裝在袋裡的豬，一群白母雞和一

個雞箱。馬夫前座邊有一大盒行李。我尷尬地在牧羊犬間嘆下說：「你仁慈，先生。」於是雷諾車以相當速度轉個彎向前去。

他帶了我們的兩哩路，然後放下我們，旁邊是條小路。

我向他道謝，他點點頭，用馬指著農村，然後雷諾車駛了過去。他去的小路是條骯髒的小車道，我們望著它到一個倉房邊，然後我們轉身上路。我走得相當快，我們拍華靜的消息已經傳到了附近。

山邊的路相當好走。這架車馬力夠強，轉彎不少，他毫無聲地跟著我走。我知道他已經很疲憊了，而且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我不知道我會在路邊遇見什麼事。

他一邊走，一邊對我說了許多大和。我失禮地聽著，我的眼睛望著北土道路前方的盡頭。而且我也注著那邊可資利用的地方。

半哩；三分之二哩；菲力鞋里有塊石頭，我們停下來把它取出。然後我們放慢腳步。一哩，一又四分之一哩，他已經不走了，而且雷諾車落後；我又更加緩慢下來。

我正想離開大路找個地方休息，忽然聽見另一部車子。這次引擎聲來自北方。它響得很快，可是比起方才的老慢，聲音卻小多了。一輛大車；馬力很強的車子……我不自以為記得那柔和的器聲，可是我知道那是什麼人。雷諾車，一個矮個的司機。

我喘著氣說：「車子，司機，菲力！」

我早已告訴過他雷諾車。他迅速地點頭，像一隻小老鼠，我與在他後面。路邊坡上有三四只高的矮叢林，裡面有幾空地。人在裡面不會被人看見。我們前進去時，卡能克克我們只有三百碼外，路正在我們下方筆直而去。他過去時帶了一箱灰。我們在高處，所以我看見他的眼。鐵爪仍抓著我的後背。

日正當中時，除了馬車之外，沒有別的聲音。菲力在我身邊低語：「那是我堂兄勞恩，小姐。」

「是。」

「我以為他在巴黎。」

「我也是。」

起手。白納改變方向向汽車跑去。勞恩對他做了些什麼，白納搖搖頭，又伸手揮指由這裡到戴家森林這帶地方。勞恩倒首作勢，白納便轉個圈上了車。

卡地拉竟在我們下方慢慢地舉行。勞恩轉頭抽了支香烟。白納向他說個不停。

我轉首望著非力。

這一会儿我覺到起身，又伸手扶他。

「來，」我說：「回去找個地方吃午飯。」

第十七章

爲了你，我時常自己作戲
以說賣你的自由……

第七卷：十四行詩第八十八首

我說：「我們先在這裡歇一會。」

非力已在觀察這座幽靜的小空地。它已處在兩望森林之中，幽靜而不爲人注意。我們後面是擁擠在山上的樹林，這裡有許多高大蒼鬱的樹，有一叢叢樹木紅得像是葡萄。這片樹林斜過向多農村。我看見明亮的屋頂和有色的牆壁。我推測它在此內一哩有餘。我看見一個尖塔在陽光，一片柔和的廣場和湖邊的多彩花床。城裡也有樹木；山頂上的山麓，處處有藍色湖水的綠松，到處有些短如白雲般的花朵。

我腳下踏過一條小徑，再走過有欄杆的樟樹，旁邊有許多野玫瑰。

非力握著我的手，「我很熟悉這個地方。」

「真的？怎麼會？」

「我到這裡來野餐過。這裡有許多狐狸花。」

「你還記得去多農的距離嗎？」

他站著左邊。「這很像有兩哩路通那邊，底下有個乾澀和條小路。計普路走可以到個修車廠旁邊和一家有隻沒有尾巴的貓的小店。」

「那是大街嗎？」

他對我說：「我……」

「我不，有許多車子和行人？」

「我，不，它很高興與大家，人們住在這裡。」

一個住宅區。那麼這還好些。我說：「你知道去梅林別墅的路嗎？」

「當然，」他回答，「剛是在這國，它迴到湖邊，然後原路是便到了大湖，看頭我們乘車去。」

「我怕我們不能。哦，真好，非力。我們就快到了。有你領路——」我對他笑笑——「我們不會走錯路，是嗎？」

「這裡？」

「對。」

他站著在樹林的邊緣上。「我的計畫。」

「我知道。」

「你？」

「我，不，是我昨天晚上沒睡覺，如果我不休息，回頭會站著睡覺了。」

非力下他的車，「非力說笑了。」

「英國茶？」

「英國茶？」

有人認出他來。他不禁一語不發地握著我的手，疲乏地握著手。顯然他那孱弱的身軀已精疲力竭。我想起前途可能發生的情形，暗自下了一個頗長而痛苦的決定。

暮色已籠罩在街上。我們帶著兩盞提燈，向那條小石路向前走。燈光已上，照著黃昏中的電話線。附近只有寥寥幾個人。一輛卡車由停車場駛出來，它笨重的車燈像是睜眼。有輛火車隆隆地駛過。兩個騎自行車的工人正趕回家去。一條小巷中傳來無窮無盡的聲音和煎菜的氣味。

我們站住了。他站著不動，他的兩隻手向上舉，像小蒼白。他說：「由這邊走，小姐。」

我們看這一條兩邊圍滿長春藤的小路。它狹窄而沒有燈光，二十碼外便隱入暗影之中。一羣長春藤由牆上垂下，它的根子像蛇一樣地纏繞著。

路對面傳來一車笑聲，一個女人高興地尖叫。咖啡館的門開了一下，裡面衝出燈光與美味的食物氣息。孩子緊抓住我的手。他一聲不響。

啊，多大的誘惑啊！
我轉身而去。兩分鐘後我們坐在牆邊的一張小桌邊，一個高瘦的男人圍著布裙，他在旁邊等待我們吩咐要什麼食物。

X

X

X

X

X

到今天為止，我還不知道這當局我碰到的東西的氣息與滋味。先是湯，二十四小時以來，這還是第一口吃到熱東西……那是奶湯或魚湯，裝在噴氣的褐色陶碗中，旁邊有個耳柄，高芹浮沉在黃白色的奶油湯上，桌上還放著一盤新鮮麵包和一方牛油。

牛油像魚湯水一樣。他像虎虎一樣，我的疲憊需要吃點固體東西，於是我吃客牛排。它送來時，表面還是熱的，它的褐色汁水還在旁邊的半盤，那盤和小碟要在之間……當牛排下肚後，我感到精神健旺，我似乎覺得馬車馬車對付什麼人。傳著湯來時，我大加讚美，他那憂鬱的臉容似乎開朗了一些。

「還要什麼嗎，小姐？粥嗎？水果？」

我搖了搖頭，他為我端上咖啡。我笑了，「我的小弟快來了。不，不用乳酪了；先生。不過，要杯咖啡。」

啡。」我拿出口袋的錢包，「還要杯茶，謝謝你。」

他把手子滑過我手，轉身走了。我道：「先生，你可以給我幾個打電話的銅板嗎？」

「當然。」他接過我給他的錢，過一會他端來杯子，並且在我桌前放了一堆銅板。

非力感緊張，「這錢做什麼？」

我望著他。我們的黃白先生……他沒打過公用電話。我低聲向他解釋如何把銅板丟到公用電話的槽洞裡去。

「我樂於好不好？」黃白先生道，他像……聽了一些。

「今晚不好，以後也。這次讓我來。」我站了起來。

「你到哪裡去？」他沒動，但聽他的聲音有些緊張。

「到……後面那個角上去，……沒有？那裡有架電話。我在咖啡冷以前就回來。你坐在這裡喝茶，別多看那些人。你走出時常來這裡的椅子，好不好？」

「他們不會注意。」

他們只是還沒有注意而已。這座小咖啡館中另外只有一些在洗牌的工人。和一個油頭粉面的青年和一個少女在低聲談話。如果有人朝我望上一眼，他也不會有所疑慮。矮肥的女主人坐在櫃台後面，當我走過桌子向她的桌子，她對我微笑。這裡不會有人找一個褐色衣服貼的少女帶一個小伯爵一起出奔。

我不知怎麼說，我想，而且我們兩人認出的可能性已非常微小……

一個乾淨工人站著不動，他用手擦掉……的人說了什麼話。後者也抬頭看我，他的眼光使我恐懼。雖然我有合理的想法，可是我的心仍……一下，我盡量使我的態度自然，我轉身靠著牆壁等電話接通。我由眼角看見第二個人……又笑一笑，我放心多了，這兩個人沒有想到和小伯爵私逃相關連的事上去。

「……」一個……

我立刻集中注意，我的思想轉向沙羅林的小客室。

「我想和傅先生說話。」

「嗎？」

「傅先生，這棵樹林的英國人。」我說話的聲音很低，無線電的聲音使我的話不至於爲別人聽見。」

過了一會，傅先生又說：「不，他不在。什麼人找他？」

「他今晚會來嗎？」

「說不定，」這不從我焦急的聲音使他起了疑心？「他沒講。你再半個鐘頭打來看……請問你是什麼人？」

我說：「謝謝，我等下再打。對不起——」

聲音比較高，「你在那裡打電話來？」

猜疑。華莊的消息應該傳到老高旅館了。如果我掛上，只會讓他們輕易地得到結論，再半小時……

我以低微的語氣說：「由艾文村打來的。不要麻煩了，我等下再打來。謝謝。」

我聽他還沒掛上。一個問題之前便把電話掛上了。

我站在那裡等了一會。我咬著嘴唇。我並無再打電話的意思，我也放棄了找傅力克的念頭。如果他知道我，又假設他聽見了沙羅村的傳說，一定會知道我亟需他的幫助，而且可能立刻出發去艾文村找我。

我知道傅力克一定分願意幫助我。然而我現在必需別再想這個。我知道即使見到了波亭，事情怕還是沒

法解決。我以為從來沒有如現在一樣需要朋友——即使他無能爲力，只要他在我面前也會給我許多安慰。

我回到桌邊，放了一塊糖在咖啡中。我又看了那些玩牌的人一眼。他們在重新洗牌，而且意志集中在牌上。我靜靜地付了帳，對女店主和侍者點點頭道個晚安便牽了菲力走進旅館。

第十八章

如果你要離開我，請勿在山窮水盡時，
當其他悲憂憂鬱已無情地侵襲，
而請在攻擊開始之時……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九十首

梅林別墅便坐落在這門湖邊。這是一長排巨大的房屋中之一——幾乎可以稱爲一幢莊屋——正好以湖爲界，由鎮市走去，是一條長約二百呎狹路。大多數房子都有個大花園，而且周圍都是樹林，它有高牆與大門與道路相隔。

我們到梅林別墅時天已黑暗。大門關着，我們停在外面，裡面拴着條沉重的鐵鍊。一隻狗發出低沉的吠聲。

「那是白寶，」菲力低語。

「它認識你嗎？」

「不，我不知道。我很怕它。」

這時門房打開，裡面的光線照在樹上，使大門這邊顯得更暗，一個女人喊了些什麼。吠聲轉而爲低吟，門又關上了。

我說：「還有誰嗎？」

「我可以從湖邊過去，花園一直到……」傅先生說。傅先生不知道湖邊去的路。」

「我們來找。」

「我們還要再走？」他覺得很驚。傅先生說：「我們還要再走。」

「只是找條路上湖邊去，我們不能在這裏停。傅先生，你太真誠了，你知道她是什麼人嗎？」

「胡。」

「好，除非你願意去找她——」

「不。」

我說：「你會安全的，菲力。」

「我會打電話給我萊叔叔。」

「當然。」

「我勞恩堂兄會來嗎？」

「可能。」

他對我說：「我清早等我波叔叔回來。你說我們可以等他。」

「好，我們等好了。」

「你願意等我的波叔叔嗎？」

「是的。」

「那麼，」菲力說，他張口吐水，「也許我們可以立刻找到那條路？」

果然，我們在梅林別墅第三幢房子邊找到了。一條才可通人的小徑，過去是一堆矮叢林，我們小心地翻過去，看見樹林中的幽暗大堂。沒有狗吠聲。我們走了一段彎路，果然到了大樹間的湖邊。

今晚湖上沒有月亮與星星。

水上有層層的高霧，它像黑紗牆上的一層輕紗，水上有絲絲縷縷的長條水氣，它伸出緩慢的手指拂拭着湖岸平地。湖水在我們身邊空洞地擊着沙石，我們彎着身體向花園後潛行進去。夜晚並不冷，但是湖水給空氣中帶了一絲寒意，霧氣的輕紗拂到我們時，它的濕潤令我顫抖。

「那就是暗室，」菲力低語：「我通曉藏在什麼地方。我們要進去嗎？」

暗室是個小小的方形兩層建築。它當然是在水上，屋基架在石堤上。這裡的湖岸十分窄狹，由這一碼寬的砂石地帶上去，便是斜向梅林別墅的樹林陡坡。船屋的後牆幾乎便靠着湖岸，梧桐的樹枝垂在屋頂上。霧氣與

便我看不清楚，不過它有一種荒廢的感覺。樹林和水聲似乎與屋中的頗有區別。

我說：「我想這花園裡有暗室。我們只想知道他是否已經回來了。你先留在船屋裡好不好？你可以把門鎖上，我們定個信號——」

「不，」菲力說。

「好。那麼我們一起去暗室。不過你得特別小心。」

「胡太太是個騷子，」菲力說。

「可能，但是目前不是由來，對愛的。」

菲力又說：「上去一點點，有大樹和草的掩護。我們悄悄地由一棵樹下爬到另一棵樹下；春草又厚了，它像有一層綠色的毯子。暗室就在我們身上高掛。我們走過一層樹林後，站定了。我們幾乎已到暗室了。梅林別墅一條路得；更遠去是屋外的平台，它大廳離我們只有三十碼，我們附近有個陽光的小池。我們有一具雕像擱在它上面。」

菲力用力地拉着我後面，那裡有一條在水面的棧橋。我把樹枝擱開望着大屋，窗戶沒有一扇是亮的，但是，湖面上有幾盞照着車道。我們不見光，不過由燈光中可以看見一部右路和邊上的杜鵑花。上面霧氣比下面更厚，但是燈光就像雲霧般在樹林上。

我說：「平台上的窗戶，是誰的房間？」

「客廳，從來沒有用過。我叔叔的書房在樓上，最後的窗戶，裡面沒燈。」

我抬起頭：「我怕他還沒有回來。」

「我們要進去嗎？」

我想了一會：「後門在那裡？」

「在旁邊，在門房附近。」

「在白晝附近？那麼不行。我不知道有沒有窗戶還看着。前面那邊還有燈……不，菲力，我想我們再等一會，你怎麼樣？」

一個男人的聲音：「老高旅館。」
至少，這不是方才那個令人不確定的猜疑的聲音。不過作進一步的防範總是與事無害的。現在還有五分鐘就十二點了。可是萬一！

我立刻轉聲地說：「吉勞？是你嗎，親愛的？這是歌嗎。」

他果然說：「歌嗎？」

「是，是，我是安福爾的歌。你忘了嗎？你自己叫我——」

輕微的時聲。『小兒，且慢。你倒要麼什麼人？』

「我——不是吉勞？還是！我多本！我假裝出強張的低笑。『對不起，先生。可能——他聽了嗎？如果你可以替我問他——』」

他十分有耐性。「當然。十分高興。可是歌嗎小姐，是那個吉勞？羅吉勞？」

「不，不，我告訴你。傅先生，英國人。他在嗎？他告訴我——」

「是，他在這。放心，歌嗎小姐。他還沒睡，我過去找他。」我聽見他一邊走一邊大笑，無聲，傅力

克的希——前或後旅館的分行……

傅力克到我身邊，在房門大燈的燈光中他的臉又小又白，眼睛睜大，我向他做個鬼臉，他笑了。

傅力克的聲音對我耳邊，他，毫無懷疑。「傅力克，請問你是誰？」

「如果我惹你——，請原諒我，我說：『可是我非找到你不行，而且這是最好的辦法。馬琳——』」

「哦，是你。酒保說是個小娘們。我簡直想不出——什麼事？你在那裡？你好嗎？孩子——」

「天哪！大人！你聽見我的話嗎？」

「什麼？——是，我對他聽不見。我想他們不滿英國話。」

「不過，還是不要冒險。我不來不敢打電話給你，怕太不安全，可是……我需要幫助，我想——」

他低聲說：「當然。我由本地人的傳言中知道，孩子，在做事，我急得不得了——希望你能和我聯絡。我——」

我十分開心——真的。你這裡只有一個人。怎麼回事？我該怎麼辦？」

我——第說：「傅力克……你聽著，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你別擔心，我們現在安全了，

我想兩個人，我對吉勞說的話，我聽不見了。但是……如果你能——，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但是……如果你能——，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現在不能離開，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

我……上，車子由路上開來。我們一起站在黑暗窗戶的窗簾後，望着市常。它放慢了，在開

他……

他怕嗎？

○ ○

心滅，然後馬達也停了。一隻腳踩在地上，車門攔上了。腳步聲迅速地向大門後聲音到了屋內。大門打開，磚上的足音……

他去了。

我走了，便走向門口。

我還不知道他，他說些什麼。可能他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也可能他對我一無所知。我不在乎，他來了，我就可以有事幹了。

我跑進門去，下了可愛的彎曲樓梯。

大門虛掩着。外面的門燈，在地上投下一道黃金般的影子。我看見外面的霧氣中有輛車子發出響聲。那聲音在門內，一隻手抬起來，像是要打開電燈，他是個魁梧的男子，他靜靜地站着聆聽。在門外，響的腳音不比鬼魂更大。我到了樓梯中央遲疑一下，一盞天燈亮着，我慢慢地走下三

他

完——
子，
中，
地說。

我除抓住欄杆，似木頭在吱吱地響。一時我用手腳跑走，但我提不起

「勞恩？」

我舉手又摸下，只見他看齊站在大廳對面的他。我完全把非力忘諸腦後。我也忘了碧波亭和白沙羅起來的傳力克。我忽然覺得一個人抬頭望着我。他的手還在開關上。

他雪白，眼光硬得像塊石頭，他臉上有我從未見過的皺紋。他看上去極像華萊

他證：「……力？」他聲音平靜鎮定，可是我也看見了他壓制住的怒氣。

我幾一驚，我不得不當時景如何放了欄桿跑下階梯到他而前去。我尖叫：「……！」然後伸手狂亂地想阻擋住他。

但是我的意志不能支持他。他死樣地站定。他双手垂在兩側。我又向後退，直到倚靠着圓弧的扶手。我如果沒有支持他會倒下去。他沒有望向我，我別過頭去。

我聽見後面牆上有扇門輕輕地開上。
勞恩也聽見了。他抬起頭，然後又退回我。

「我懂了，」他說。

我也一樣。方才我從這與勞恩談話，我忽然地瞭解了他。現在我又看著他的臉，那是混合一種痛苦驕傲與憤怒的表情，我自己又想起了那兒的卑劣世界，我的愛之身已由我的不智與惡毒的雙手所摧毀；我說不出話，但是我哭了。——勞恩又非常悲哀，只是默默地與我談話，淚水從他下頰，我的臉因哭泣而醜陋。

他沒有動。他十分平靜地說：「我早上到蘇蘭的時候，我父親對我說你走了，他以爲你是去找我求助。我告訴你後來找我，你以爲我去巴黎，可是因爲我才回來，但是我預期二晚上離開寓所，你不可能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後來我才知道你根本沒有去找我。」他的聲音仍無表情。「我猜你所以沒有打電話給我只有一個原因。當我……問我父親時，他否認對你有任何痛苦。我不相信他。」

他走了下來。我沒有望向他。我用手擦去臉上滾滾的淚水。但是眼淚仍不停地而下流。

「我當時告訴他，我要愛你，如果你做了什麼事，或則是孩子有個三長兩短，我將親手殺死他——我的親生父親。」

這時我才轉眼看他。「勞恩……」可是我沒有聲音，我說不出話。
他慢慢地轉回我的臉上發問。「是，我相信當時說的是真話。」

X

X

X

X

X

我們兩個人並沒有聽見另一輛車子駛來，大門的門打開，進來了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我們都吃驚地轉身去，女人是海倫；男人我則不認識，不過我想他一定是華波亭。他也是一付華家人的樣子，和華萊昂一樣，年青而成熟一些。他十分仁慈，他與海倫說了些什麼，聲音也很悅耳，然而我也看見那種鎮靜而能幹的姿態。上帝！

他和華太太都沒有看見樓梯上的我們，這時太太一定看見了車燈，由後面趕出來迎接。

「先生——歡迎！我還在擔心，霧這麼大——哦！」她停下來，雙手做出恐懼的樣子。「天，太太——她

病了？什麼事？當然！真可怕！那邊有什麼消息嗎？」

她……這時，我才注意到海倫好像需要支持地由華波亭擁着。吊燈無情的光使她臉色蒼灰得像個老婦。管家又……下去。

「太太——這消息什麼意思？怪不得太太太不安心……太太上樓去……上面已生好爐火……喝點什麼……要櫻桃……」

我……這時的話，「勞恩先生在這裏嗎？」

「勞恩先生，先生。他……來……一次，便又去……有了。他說他十二點以前回來看你。後來——」

「他的子在後面。」

勞恩這般……地說了。他說：「晚安，我的叔叔。」
華太太……地……了一樣。華波亭轉過身，眉毛上揚。海倫說：「勞恩！」她口吻中和我方才一樣地……色。她……地……波亭必……力地扶着她。她又看見勞恩後面倚着欄桿的我，不由尖叫起來

：「馬……！」

「明天！明天！明天！……在這裏！勞恩先生——」

……上……，這一片……。他又轉身……我們，他毫無表情地打量我一下，然後有禮地點點頭。他問勞恩：「你……他們了？」

「是，我找到他們了。」

「那力呢？」

「在這座。」

海倫……：「沒事嗎？」

……十分……地說：「是，海倫，沒事。他和馬小姐在一起。」
她……去，輕嘆了一聲。華波亭說：「我想我們可以靜靜地把這件事弄清楚，到書房去。海倫你可以走

，如果你願意的話，請拉玲，勞恩。」

勞恩看我一眼，可是我看不出他的正意。他拉了拉玲索。

我們安靜地等待，不久門開開，站在外面的不是胡太太，而是個有可親臉容的年老僕人。

「老江，」波亭說：「你帶菲力少爺到樓下去看看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沒有。叫胡太太或珍妮妮替他準備一間……」

菲力微笑地跳了起來。灰髮老人也跟他笑笑。「來，」他說著伸出一隻手。菲力連望也不後望一眼便跑了過去。門在他們身後閉上。

波亭又轉向勞恩。我看得出，但是他不知道他如何能控制著他的臉容和雙手。他的聲音並不十分穩定，但是雅好柔和而耐。他說：「好，勞恩，你可以再說下去了。不過我勸你別事實講出來。你……他是我哥哥，你要記得。」

「但是父親，」勞恩大聲頂撞一句。他忽然想到灰髮老人在壁爐中一談。「至於我，事實雖然不多，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也只在今天早上才真正瞭解這件事。」——他抬起眼睛望了我一眼。

他停了一下又繼續下去。

他說：「我無庸告訴你這件外事的背景；我的父親如果沒有菲力的出世，便可能繼承得華莊。他曾經在此地住了一生，而且特別自他生意外之後，便洋洋地愛上此地。在他長兄沒有結婚之前，他心裡想華莊一定非他莫屬，所以便毫不遲疑地把他自己由山莊的收入全部轉到華莊來。自從我十九歲之後，便一直替他管理白鳳山莊，我還是那樣在早年是一口比一口通達。我時常和我父親有所爭執……何況，華莊也可能是我的，我和他一樣不願意，居然讓她伯父會生個兒子出來。」

波亭說：「我知道，可是萊恩不聽我的話。」

「哦，」勞恩說：「伯父結了婚，生下了菲力，我不想告訴你我父親對於那件事的反應……而埃迪也讓他繼續在華莊住下去，不過，最顯然的反應是白鳳的收入不再投向華莊，所以我可以修理幾年來的破壞。」他像是微帶一笑。「可是……去年埃迪伯父去世了。」

他轉向波亭，「可是白鳳的殘父得跑去華莊。」

老人轉過頭看了一下，「那辦法？」

勞恩又笑了笑，那不是美好的微笑。「我很高興你有這般的真摯力。是的。你在當時一定已經想到應當如何……」

波亭毫不客氣地說：「這兒子還差六歲才有一項……一定會有的。」

「……為了看時間，我不過這件……」

波亭說：「華波亭說：『很好。我沒聽你的話。他會什麼人承認的嗎？』」

勞恩說：「哦，我，你聽了，我的叔叔，這不過是作家務事。」

「嗯——」華波亭在椅上移動一下。「而我去希臘把菲力交給給他。」

「是，我對白鳳山莊的事，並不願意多作清測。人總不能，」勞恩冷靜地說：「但說自己的父親會是個兇手。……」

波亭說：「我對白鳳山莊的事，並不願意多作清測。人總不能，」勞恩冷靜地說：「但說自己的父親會是個兇手。……」

波亭說：「我對白鳳山莊的事，並不願意多作清測。人總不能，」勞恩冷靜地說：「但說自己的父親會是個兇手。……」

「是，」華波亭沉重地說：「是。」

「我想你應當明白，」勞恩說：「一個問題，是不是？」他又拿出另一支香烟。

第八輛馬車

第二十章

「了百了。」

白朗寧：後

「你是什麼人？」勞恩說。

因為他講的是法語，傅力克一點也不去理會他。他站在門內，呼吸急喘，他很魁梧，完全是英國人的樣子，雜亂的金髮，非常鎮定。他不理會我，眼光停在我身上。

「琳黛？怎麼回事？你好嗎？」

我哭笑不得地說：「哦，力克！」我端着湯向他跑過去。

他沒把我攔在他懷中，只是抓住了我。但是他不在意地把我扭開，湯沒全潑在他外衣上，却把地上寶貴的地毯弄髒了。

「來，別慌，」他說：「你真的沒事嗎？」

「是，沒有事。」

波亨已經驚訝地站了起來，但是海倫好像一點也不理會這個陌生人。她放聲痛哭，哭聲破壞了這間美麗房間的安靜氣氛。波亨停了一下，無奈地由陌生人身上又回望着她。勞恩不動地說：「是那個英國人，我對你提起過他。」

我看見傅力克對哭聲皺眉頭，可是他靜靜地站着，下巴危險地下垂，「他們傷了你？」

「哦，沒有。不是他們，力克，事情已經過了，真的。」

九輛等待的馬車

「有事要我做的嗎？」

「沒有，不過……請帶我離開此地。」

我聽見波亨在後面的無奈的語調說：「海倫，親愛的，別這個樣子。這樣沒有好處，毫無好處。你這樣會生病的，海倫！」

傅力克說：「好，我們立刻走。」他用手擁着我的肩膀，把我推向門口。「走吧。」

我看見華波亨向我走來半步。「馬小姐——」

可是海倫哭泣地拉着他的衣袖，她這絕望的手勢使我心碎。

我說：「我受不了，力克。等一等。」

我把半空了的湯塞進他手中，走向到華太太身邊，波亨讓開，我跪在金椅旁邊。勞恩已在我身邊，我沒有看他，他也動都不動。她的手還掩着臉。哭泣已經比方才平息了些。我輕把她的手腕拉下來，握在我手中。

我說：「太太，別再哭了。等你舒服點後，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再來討論這件事。這樣沒好處，只會加重你的病。」然後轉向華波亨，「你看不出她已經不能控制自己嗎？這樣下去有什麼意思。她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她應該上床去……太太，事情總有解決的辦法，你知道。別再哭了。」

嗚咽聲壓在她咽喉里。她用那淨潔蒼白的眼睛望着我。美麗的容顏已全消失。纖秀的臉頰下陷而灰色，嘴吧因為哭泣而鬆懈。我說：「這件事所流的眼淚已經夠多了，太太。別再憂愁了，你不會有什麼事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來，這是我的手帕……哦，你的手好冷！我不懂為什麼書房裡有火，却偏偏你們要坐到這裡來，你最近本來就不舒服，是吧？我們到那邊去，叫老江煮點咖啡來好不好？你能站起來吧？讓我扶你……」

她僵硬而緩慢地站起來。我扶她走進書房。她順從地走，像是在夢游一樣。大家默默不開口地跟在後面。

她還無聲地在我手帕後哭泣。我扶她到爐邊椅子上坐下，又跪在她身邊的地毯上。

我不知道我還該對她說些什麼，不過哭聲已經停了，她靜靜地靠在椅背上望着我。她很疲倦，像是感到昏暈。她忽然像夢游者一樣用平坦的聲調說：「我喜歡你，馬小姐。我從開始就喜歡你。」

我柔聲說：「我知道。現在別擔心了。我們送你回去，然後——」

九輛等待的馬車

「那些意外不能怪你，你明白，我們不會怪你。我們開始時沒有想到要你負責任。」

「是。」

「萊昂也喜歡你。他說你很勇敢。他是那麼說的：『她是個勇敢的小鬼，如果非把她收拾掉，實在可惜。』」

勞恩非常安靜地在她身後說：「他是什麼意思？」

華太太沒有理他。她似乎只注意到我和她自己。她握住我的手指蒼白的眼睛看着我，以單調的聲音說：「他是前一兩天說的。第二次意外發生後，我們本來想辭退你，你知道。他說你太清醒，你一定會懷疑我們。你給我們辭退的藉口時；我們本來很高興。你以為我生氣了，是不是？」

「是，太太。」

「我們立刻接到電報。我們必須立刻下手。村裡已傳說著你和勞恩的事，萊昂說這件事以後可能利用價值。」

我聽見勞恩在我身後吸口氣像要開口。我立刻先阻止他，「是，太太，我知道。白汀傳的話，對嗎？好，別再去想它了。」

「她不知道我們的意思，」華太太說：「但是她不喜歡你。她一開始就不喜歡你。那些事全是她告訴我們的。她的目的只希望我們把你辭退。她以為我覺得你愚蠢而輕心。那是唯一的藉口。那事使我們想起用毒藥，你知道，那是獨一的理由，我們並不是想陷害你，馬小姐。這件事我們也希望使它像是意外。它在葡萄精里，你明白。毒藥放在你每天替他沖巧克力的葡萄精裡。」

「太太——」

「幸而毒藥已有已經不多，我們把藥片處的藍色洗去，然後把它磨成粉，溶和在糖裡。它可能太濃些。它可能有點苦。他沒喝下去，是不是？」

「沒有，不過是因為別的原因，」我著急地轉向華太太，「我已倚在桌邊站著。我可以替你叫杯咖啡嗎，華太太？我想——」

「我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海倫說：「我們要使它像一次意外。如果他喝下去死了，人家不會認為他是被毒藥害的。那藥丸有糖衣，醫生可能以為他把它當作糖果。孩子們時常這樣。我們準備把糖全剝光，然後在糖衣裏放一兩毒藥。它放在你藥櫃架的小瓶裡，他可能找到拿來吃下去。你不會有責任。他們會以為你忘了給糖衣。萊昂就這樣人們不會怪你的。」

「現在我來問問：『你在想什麼，海倫？』」

「就以那毒藥毒藥的服法是這樣。她好像忘了她在說些什麼。她機械地回答：『毒藥。那不是個好計劃，但是我們只想到這個像意外樣的主意，但是他沒喝下去。事情過去了，她這麼說。我只是對她解釋我們怎麼害她。我喜歡。』」

我立刻說：「太太，你太激動了。你不知道你自己說些什麼。現在我們先喝點咖啡，然後送你回去。」

勞恩在裏面說：「如果事情落到馬小姐身上怎麼辦？如果有人懷疑是謀殺呢？你已經公開了——她和我，我們都有共同的利益。」

她沒說話只站著看我們。

「我又親不是說過說以後有利用的價值？」

我聽見波亭想開口，可是勞恩打斷了他。「星期二晚上，海倫……誰發現非力不見了？」

「萊昂，他整夜沒睡。我們要去找葡萄精倒掉——」

「是的。他發現非力走了，然後呢？」

「他以為他生氣了，去找馬小姐，馬小姐房裡沒燈。她也走了。」

「他派白納去找他們。」

勞恩說：「有什麼指示嗎？」

並沒有說話，在他有力問題的撞擊下，她似乎又復活了一半。她眼光謹慎，緊張地向他眨眼。什麼指示，海倫？」

她仍不回答，她已無需回答。她的體軀像一堆溶了的蠟燭油，波亭粗聲說：「夠了，勞恩。」

「是，」勞恩說：「我想是夠了。」

他走出房，門在身後關上。

一時沒人動彈。然後海倫站了起來，把我一把推開，使我跌在地氈上。

她站在那裡，双手下垂。她說：「萊昂。他要殺死萊昂。」然後她昏倒在我身邊。

我不去理她。我記得我站起來，站在她身邊像個笨人望着開着的門，我記起波亭向前走，大喊：「勞恩！回來，你這慢東西；」但是外面傳來門戶攔上的聲音，他轉身低叫一聲，便轉向電話，他剛碰到它，忽然它響了起來。

我立刻走出去，到了那樓上，奔向樓梯口，我後面有腳步聲，傅力克抓住我的手臂。「琳黛，琳黛。你到那裡去？別管這些事。你無能為力的。」

外面汽車引擎響了起來。一扇門重重關上。卡地拉克開動了，停了一下，換了排擋向寂靜中衝去。

我掙脫傅力克的掌握，跑下樓梯，我過了大廳，和大門掙扎……傅力克由我身後把門推開。門燈照着黑暗圓形的車路和後面在霧氣中的樹牆……一輛大黑車……一輛破吉普……卡地拉克排氣的味道還懸在空中。

我跑了出去。

傅力克抓住我的手。「天，琳黛——」

「我們得阻止他！我們一定要阻止他！」

「可是——」

「你不懂嗎？他要去殺死萊昂。他說他要殺死他，你不懂嗎？」

他還抓住我。「可是你有什麼法子？你在這骯髒事裡已經牽涉得太多了。讓我帶你走，你沒有辦法。你說事情已經結束了。他們自相殘殺關你什麼事？」

「哦，天，關我什麼事？力克——」我拉着他的手，「力克，你必須幫助。我——我不會開車，力克，請你，請你——」

夜色，含霧的樹，黃色的孤燈，都成了包圍着我的恐怖的一部分，我的血在耳邊脈動……

他低聲說：「好，走吧，」他的手擁了我一下。然後他打開吉普車門。

我冷靜地說：「不，那一部。」我跑到戴姆勒車前，把門打開。這是華莊的車子，華太太一定是駕着它去機場接華波亭。

傅力克跟着走來，他聲音有點猶豫。「我們可以嗎？」

「它比很快。鑰匙在上面，哦，力克，快點！」

「好。」

我們出發了。我們的車輪滾過車道上的同一條圓圈。我們的車燈照亮了樹林，小屋，楊柳與低泣的霧氣，……我們小心過了大門，上了路又向右轉。

沿着多霧而狹窄的路，急轉向左，然後在有回聲的兩堵牆中向上爬。過去是一連串急彎的曲折道路，我們到了鎮市街道上，現在我們到了高地上，那裡沒有一點霧。我們又轉過一條寬闊的車路，兩邊柳樹上掛着街燈……向右急轉，到了空曠的市場區，地上還有些枯腐的葉。我們右轉到燈光較暗的馬路上，加快速度。旁邊的馬車樹一株株閃向後去，越去越遠……

我們出了小鎮。車燈打在前面，引擎有力地響着，而且十分穩定。

前面的路分了叉。一個路程由燈光中跳出來。

我們左轉向華莊而去。

我想，傅力克和勞恩是一樣優良的司機，可是勞恩不但先出發，而且他的車也要快些，更加上他對此地的路比較熟悉。過一會，我希望這些長處對他沒有幫助，因為我們一出多農，又遇見了大霧。灰霧由湖上昇起，淹過了所有附近的低處，起初我們並不在意，但是慢慢地像有一隻白手來掩遮眼睛，使人看不見前面的道路。

但是我發現傅力克並沒有讓車子慢下來，他一定也為了工作關係，時常來往返這條路上，他可能比勞恩更熟悉這條路。因為勞恩大多是來往在白風山莊與巴黎之間。我們可能還趕得上他……

我蜷伏在傅力克座位邊望着移動的雲霧。

傅力克說：「到底是怎麼回事，琳黛？」

「你是什麼意思？哦——我忘了你聽不懂法國話。」我緊張地笑笑，「對不起，力克，我——我今天晚上的頭腦不清。我還沒向你道謝，我使你糊裡糊塗地衝進了這件事。我——我十分抱歉。真的。」

「不要想它了。不過你先把情形告訴我一下。」

我於是從頭說起——並不十分詳細，由於恐懼與疲倦使我時講時停。夜晚在我們身邊像夢幻一般地劃過去。路像是在我們身後消失於白霧之中，樹由我們旁邊閃向虛無，霧在游移，飛舞，像一片片風中的枯葉。

我沙聲說：「那裡，力克。看，那裡。」

他沒回答，我知道他已經看見了。然後使人盲目的白色又遮蓋住了它。過了一片晴朗的黑暗，又是另一團白雲，不過現在比較稀疏些。

車子又增加速度。飛奔的紅燈還在那裡，它離我們有三百碼。

它的速度似乎不減快。我們迅速地接近它。二百碼，一百五十碼……距離在縮短。我們很快地追了上去。

「那是一輛卡車，」傅力克說完把腳抬起來。

我們到它後面時，按喇叭請它讓我們通過。

這是架大怪物，在法國時常可以看見，它駛在任何路上都嫌太高太寬。而這輛車子似乎無意讓路，它自顧自地向前駛去，連一時路都不願讓開。

我不知道我們跟了有多久。好像有一年。我坐在那裡抓住手掌心乾著急，我咬著嘴唇心中恨憎著那輛大卡車。它裝著沙石，由裂縫中漏撒在地上，有人在左邊擋板上畫怪人相。到今天我還記得它下角的車牌：九二〇IDE七五……我睨而不見地瞪著它看，心中想著卡地拉克已向前三急駛，想起萊昂和勞恩會面的可怕情景，以及圖書室中即將發生的慘劇……

我又說：「力克……」

「如果那輛卡車過得去，」傅力克鎮定地說：「我們也可以。注意？」

他口氣中沒有一點不耐之感。他轉向左方，閃閃車燈，又等了一會。卡車仍在躊躇前行。當我們上坡時，卡車又更慢下來。它佔著路中央，我們只好按下性子又跟了一會。

我們排隊地登上山坡。我咽喉出發一聲暗泣，我用手背緊緊地按著牙齒。

卡車越來越慢，它是用最低擋在駕駛。我們終於爬上了山頂。

山頂的樹林在車燈中出現。它在我們面前聳立著。它們灰色的量影一度而為金亮。山崗那邊也傳來光亮的車燈。卡車停在山頂轉向左邊等待對面駛來的車子。

我們的燈亮了一下，又暗了下來，什麼東西在我背上打了一下，戴姆勒車像射向空隙的魚雷般衝出去。燈光碰到燈光令人目眩。然後我們向右急轉，剛好擦著卡車的前擋板而過。我聽見喇叭聲和人的叫喊聲，

但是我們已經衝下山坡了。

「哦，天，可愛的車子，」傅力克對車子說後，向我笑了笑。我正在咬著手背，可是他仍然氣定神閒。他又輕聲說：「車子馬力太確實不壞，……」

路又向上去，然後霧氣消失了，傅力克的腳重重地踩下油門，我的眼睛吃力地看著前面黑暗中的路和樹林，想找到一盞車燈。

等到我們經過彎道，到了僻往華橋的路時，看見半哩前面有車燈在彎曲小道上來回盤旋。

我一定發出了什麼聲音，因為傅力克望了我一眼說：「別怕，我親愛的，他們會把事情談妥，是吧？」但

是我的聲音中也沒有信心，我也一樣。我們兩個人都看見到了勞恩的臉。

我急急地問：「怎麼啦？」

「車子可以重現嗎？車子嗎？」

「彎道？不行，可是——」

他對前面點點頭。我跟着他的眼光，說：「哦，親愛的主，」一輛車子由車道下疾駛下來。他轉過彎，以危險的速度駛來……

「你上那裡去？」傅力克大聲問。

我正在開車門。「有一條路由橋邊穿過樹林……石級……我想可以——」

他伸手抓住我的手。「別傻。我如果比你先到，會傷你的心。坐好。」

「可是，力克——」

「親愛的小姐，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沒有別的辦法。」他聲仍然鎮定。「看，他快下來了，坐好。」我發抖得無法控制。「當然。這件事——跟你沒有關係，是不是？」

他眼光柔和。「對你有關係？真有嗎？」

我沒有說話。下來的車繞過最後一彎，它的車光落在橋上。橋上仍是夜晚的霧氣。

力克低聲說：「對不起，琳黛。」

車子在霧中過橋，它停下來換了排擋又向路上駛了過去。傅力克的手動了一下，戴姆勒又跳向橋上，霧氣飛向兩側，像驅逐鯢頭分開的水花。

過一會，我看見了燈光明亮迎着夜色的華莊。我懂得傅力克的寓言。空中樓閣，灰姑娘的夢——全是一夜

美夢。「火炬下的盛宴，音樂，遊戲，九輛馬車在等待！」

不是爲了你的，琳黛我的姑娘，你還是回到北倫敦去吧。

戴姆勒車向上爬過了最後一彎，到了大門內的車道上。它雖然停在卡地拉克轎車邊。路上還有一部車子和另一輛像貨車般的長車，可是我沒空去注意它們。我們的車輪還沒有全停下，我已推開車門，躊躇地跑上通向大門的石階。

薛東在大廳中。他走向前來，當他看見我時，我聽見他說：「哦，馬小姐——」但是我當沒有他這個人一樣，跑了過去，走向通圖書室的長長走廊。

薛東跟着，裡面有光亮射出來，我走到門口時，我的勇氣像破杯中的酒一樣全漏得乾乾淨淨。我的手死死

地放在門上。

房裡沒有一點聲音。

我輕輕推開門，向屋內走了三步，然後站住，房內有好幾個人，可是我只看見其中的兩個。

華勞恩背對着門站着，他低頭看着他父親。

華萊昂還是第一次不坐在輪椅上。他前傾跌在地上。他身體笨拙地躺着。他的頭轉向一邊，臉貼在地毯上。他的臉很光滑，已經上面混雜着善與惡的線條，而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由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見他額角上的一個黑洞。

如果不是傅力克抱着我，我已經昏倒在地上了。他抱起我，默默地走出圖書室。

「那可能是菲力和我進屋以前的事。」

「哦？他們後來又打了兩次，但是接不通。可能第一次是我們不通電話，最後他們找到了波亭先生。那大概是我們離開時的電話，波亭也來了。他大概馬上便會到這裡。」

「如果他會開吉普的話。」

「哦，謀殺，」傅力克說：「想不到會是這種事。」

我說：「真的是自殺嗎？」

「當然。槍在他手裡，還有一封信。」

「信？華萊昂留了封信？」

「是。警察拿去了。薛東沒看，不過由警察的問話裡，他猜到裡面說些什麼。他承認以前兩次企圖謀殺菲力，他的幫兇只有白納，沒有別的人。他說華勞恩和華太太全不知情。他沒有提起最後毒藥的事——我想那件事可能牽連到華太太。他只說白納一定把什麼話洩露給你，你一驚之下，便帶着菲力跑了。你不用擔心了。」

「嗯，」我藏默了一下，「除非他問我，我決不自動提供任何事件，不管華太太做些什麼事，我都不願加重華太太的負擔。他死了，你知道，而她還要活下去。太陽下山了，而月亮還得繼續。我想是不是華萊昂有意開脫她，而把白納拉起來……可能他無法替白納隱瞞。白納完了。」

「不，」傅力克說：「當白納看見你們走了，而華勞恩出去追蹤，他恨華萊昂失敗了，他答應白納的錢財也落了空。於是他見風轉舵，投向華勞恩一邊。他出去找你和菲力。最後——三四個小時以前——他來向華萊昂勒索，想撈到一筆款子。」

「勒索？」

「是，信上這麼說。他威脅說要去報告警方。這大概是華萊昂自殺的最大理由。我是說，勒索是沒有終止的，對吧？」

我慢慢地說：「你说的话可能很對。我奇怪的是他為什麼不等着看勞恩和波亭的反應後再作決定。何況，他們全是一家人。不過仔細想來……即使勞恩和波亭同意爲了菲力爲了家人把這事隱瞞起來——華萊昂結果如何

呢？波亭可能會加壓力堅持要萊昂離開華莊。即使他允許萊昂住下去，波亭也會緊緊地管住錢袋；勞恩也可能不再讓萊昂由白風山莊拿錢……再六年，華萊昂不走也不行了，我們——包括菲力——全知道他的爲人與行爲……最要，是可惡的白納向他勒索。是，我們也可以替當時的華萊昂設想，他已毫無前途。他也不是個會安於被勒索的人；他早晚是死路一條，我敢這麼說。我奇怪的是他爲什麼不先殺死白納，也可能白納已經防到這一步，他在體力上佔着優勢。白納到底怎麼了？萊昂殺死他了？」

我說：「沒有，他不見了。我想他一定跑走了。」

我說：「是，可憐的小白絲。」

「誰？」

「哦，一個小人物。一個在這件案子中受創最重的小人物。你知道，力克，我不知道我對華萊昂自殺的情洩對不對……我覺得還有一部事在他心裡。我自以爲相當瞭解他，他失敗了。不過他日後會怎麼樣，他是個不肯接受失敗的人，他——他可以說是有自大狂。他把自己看得太重……一切事都和他有關係……他要別人一直注意他，力克。我想，他以為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付任何人。他不願屈居任何人之下，自殺，遺書……是，華萊昂便是這麼個人。」我疲倦地仰在椅背。「不管他是什麼理由，這却是最後的結束，對不對？哦，力克，我非常疲倦。」

他焦急地說：「你好嗎？再喝點白蘭地好不好？」

「不，謝謝。就會好的。」

「你要走吧？我們——」

「走？走到那裡去？」

他抓抓頭髮。「我——是，我沒想到這一點。他們沒在梅村別墅鋪起紅毡，啊？他們不該感謝你嗎？」

「他們知道的。」

「你不願留在這裡吧？」

「我有什麼辦法？等波亭先生來了，他會付錢給我，送我回家。」

「你要回去？」

「是，」我對他笑笑。「你知道像我們這種小人物是身不由主的。力克，我不能掉頭就走。我想我只先留下來。警察可能還有話要問我。我現在想去看白絲，再下來等他們。」

「有人來了，」傅力克說：「他們果然來了。」

我一定還是在半昏迷狀態中，因為我雖然還記得警官的模樣，可是我忘了我們談些什麼。我知道，當華萊昂死後，恐懼的僕人們早已告訴他們關於我和菲力的逃亡和其他許多傳說，但是自殺的信件，和華波亭通的電話，以及和勞恩的談話，都使他們對我發生懷疑。雖然警官對我十分和氣仁慈，可是我言不由衷地回答他的話，而且眼睛一直緊張地看著門口有沒有人走過去。

警官離開後，華波亭到了華莊，我看見他們由走廊向圖書室走去。波亭仍然疲倦而蒼白，不過他十分鎮定。我相信當他震驚之餘，也會覺得這個消息使人如釋重負。

我想起海倫，又想到白絲。我站起來想去找她時，薛東端了咖啡走進來。他答覆我的問題，說警察對她十分和氣，而且派車送她到村裡母親身邊去。我清楚就是我們在彎道上遇到的那輛車子。對白絲已無能為力，只希望她有日會忘了白納，我疲倦地坐下，薛東替我斟上咖啡，他又問起我菲力的情形，然後走了出去。這時波亭走了進來。

傅力克尷尬地站起來，我把咖啡杯放在地上，想站起來，可是波亭立刻說：「不，不用。」他又用英語說：「請先別走。」

我開始說：「華先生，我實在抱歉——」

但是他用手勢打斷我的話，走到沙發前，彎身握着我的雙手。我還不知道他打算做什麼，他已低頭吻着它。

「這是為了菲力的，」他說：「我們似乎欠你的太多了，馬小姐，我衷心地向你道謝，而且請你原諒我方才在梅村別墅對你不禮貌的態度。」

我怯怯地說：「你還有別的事？」我想告訴他，不用理會我，叫他去料理別的事情和他們家裡的悲劇，但

是我說不出話，只好讓他再說些道謝的話。我盡量不望着門口，不想着勞恩的聲音。

我忽然發現他已經在談起了將來的事。

「……目前，你可以和我們一起住在梅林別墅，馬小姐，我希望雖然你經過這麼一次可怕的遭遇，仍然願意和我們同住一時？」

我望了他一會。我想他一定自己的悲哀而忘了勞恩對我所作的坦白。我說：「我不知道——目前——」

「我明白，我無權向你作此要求。你十分疲倦，孩子。等過後你再考慮吧。」

走廊上有奇怪的緩慢拖曳聲。我知道是華萊昂離開華莊了。我望着自己的雙手。

波亭鎮定地說：「在目前情況下，如果你不願留在這裡，那麼梅林別墅永遠歡迎你。」

「哦，謝謝你，我願意去。」

「那麼我們找人送你去——」

他望了傅力克一眼，傅力克立刻說：「當然。」他又喃喃地說：「我說，我很對不住用了你的車子。我們想——我們有急事。十分抱歉。」

「不要緊。」波亭說：「你們一定想是來阻止一件悲劇——比現在的更可悲。」他又望眼門口。「你們一定了解我的意思，我是說……這不能完全算是悲劇。」又望了一眼傅力克，這次有點笑容。「你的車子——就在外面。晚安。」

他走了出去。我失神地端起咖啡杯子，可是這東西已經冷了。我又把它放下。壁爐中一塊木頭劈拍響了一聲。外面走廊上沒有一點動靜。我看看掛鐘。它已經停了。

「琳黛，」傅力克說。他過來坐在我身邊。他伸手握住我冰冷的手，安全而文雅的手，穩定而易感的手。

「琳黛，」他說了，又停下來清聲嗓子。

我醒了過來。我坐直身體，說：「力克，我很難為情向你道謝。我不知道今晚如果沒有你，我會怎麼樣。我在這裡只有你這麼一個朋友。」

「這是使用友誼的特權，」傅力克說。他放開我的手。停了一下，他又說：「如果你要和菲力在一起，我

們還可以再見，是不是？」

「我不想留下。」

「不想？」

「嗯。」

「哦，」他站起來對我微笑。「我現在可以用吉普車送你去梅林別墅嗎？」

「不，謝謝，力克，我想——再等一下。」

「好。我該說再見了。你走之前你會告訴我吧？」

「當然。晚安，還有……力克，多謝了。」

他一走出去，我幾乎立刻忘了他。有人由圖書館走出來。我聽得見波寧的聲音，和勞恩在輕聲說話。他們一同沿着走廊過來。

我心跳得發痛。我迅速站起來走向門口。波寧在講着海倫的事。我靠在牆邊，不願讓他們看見我。

「……一個孤兒院，」波寧說：「我留她和馮醫生在一起。他會照顧她。」然後又談起一筆年金的事，「遠離華莊，巴黎或坎尼斯。」最後他們走遠去，我彷彿聽見什麼「她的心臟，」和「不太久……」

他們到了大廳。波寧在道晚安。我輕輕走出廊道站在那裡猶疑不定。我等華波寧離開他。我的昏暈令我發抖，華萊昂和海倫已成過去，現在不再有恐怖的騷擾，但是我自己還有一個鬼魂存在。

現在，勞恩在發問。薛東的聲音幾乎不可辨清。聲音像是「去了」。勞恩又嚴聲些問，這次薛東的聲音比較清楚，「是，先生。幾分鐘之前。」

我聽見勞恩冷冷地說：「我知道了，謝謝你。晚安，薛東。」

現在我才明白他在問些什麼。我忘了波寧和薛東的在場，開始向走廊跑去。我高喊：「勞恩！」

但是我的聲音被前門攔截所掩蓋。

我到大廳時，聽見馬達發動了。薛東奇詭地在說：「哦，馬小姐。我以為你和傅先生一起走了。」我沒答應他，急急奔過大廳，推開門跑到黑暗的戶外。

卡地拉克已經駛動了。我到台階下時它已離開屋前。我又高叫，可是他沒聽見——車子越開越快。我絕望地向前跑。

我離他還有二十碼時，它已經盈地開上彎道的第一彎後，看不見了。

如果我停下來想一想，我就不會這麼愚蠢了。但是我這時已沒有考慮的餘地。我只知道我心中有話必須說出來，否則我會晝夜難安。在心靈上，不只是我一個人需要治療，我毫不猶豫地跑下橫截彎道的小徑。

這是一條直下華莊的陡削小路，我帶非力走過許多次這條路。它保持得很好，台階寬潤而安全，不過它可能滑腳，在黑暗中走這條路可能是自殺。

我不管，由於某種偶然的機會，我口袋中懷着非力的手電筒，我憑它的幽暗光線，我急促地走下山坡，腳跟後好像有許多鬼魂在追趕。

在左邊的長長第一節彎道上，卡地拉克的車燈遠離我而去，引擎的聲音很小。我不顧樹林荆棘拼命由林中穿過。

當然，這走不可能的事，他轉了第一道彎後，車燈轉向北方，使樹影像一面網子般絆住我的腳。

小路蜿蜒得像隻蛇，森林不斷地在改變光亮像使置身於夢境。他又轉彎遠去時，我看見下面是十呎左右平滑的一段台階，我也沒考慮這些台階石頭的邊緣是否尖銳，使仰身滑了下去，我在車燈還沒轉開前利用了這寶貴的七秒鐘。

彎道的第三彎最長。我站起身扶着路邊的欄杆，每步踏着三階地跑下去；欄杆磨得使我的手掌發痛，但是我也顧不得那麼多。一枚樹枝打在我臉上，使我一時看不見路，但是我仍然急忙前奔；我轉過一塊大石頭後，車子又朝北，這邊又是光影交雜。我喘氣得很厲害，心跳比車聲還要高些，我嘴唇在喃喃地禱告。「求求你，求求！」這些話像個車輛般不停地在我腦中旋迴不停。

我沒有進步。他再繞兩個彎便到了華橋，過了華橋他便遠去了，我沒打小路下去，我由林中最近的方向走上。再一次下坡便到了石地，下面便是華橋。我在石路上緊緊地拉着一株樺樹幹。霧氣繚繞在河上，卡地拉克滑上了最後一道轉彎。

跳下石地，我想我膝蓋上一定受了傷，但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摔了一交，我拉着一枝矮樹支持自己，這時我聽見卡地拉克煞車的尖叫。

我後來才知道是有什麼東西由路上奔過。我想它可能是攔住我們車子使勞恩吻我的那隻動物。無論如何，它使車子耽擱了可貴的幾秒鐘。

我跳到路上時，剛好他繞過最後一彎。

我跑到橋上，霧氣在腰下迴繞。它是白色，當眩目的光線照來時，它轉而成爲金色。

我用雙手遮住双眼站在那裡動也不動。煞車與車輪停止聲。我睜開眼睛。霧中的車子離我不過三碼遠。車燈已滅，現在又是可感激的黑暗。車側小燈前，霧像沉浮的烟。我不穩地踉蹌了三步，伸出一手扶住它。我靠着他喘息。小小的祈禱它還在打轉，「求求你，求求……」不過，現在已和方才語調不同了。

他下車向我走來，他站在車頭，在昏暗已中，他似乎顯得更高些。

我勉強地說：「我在……等，我要……見你一面。」

他說：「他們說你走了。」他毫無感情地說：「你這小笨瓜，我可能會壓死你。」

我的呼吸慢慢平靜下來。不過我的腳似乎還不是我的。我無力地靠著汽車。我說：「我來向你抱歉，勞恩。要對一個被你認爲是兇手的人道歉，很不容易……但是我來了，我不該那麼想。」

他戴着手套，現在正把它扯下來。他沒開口。

我憂愁地說：「我不是要替自己找藉口。我知道你不會原諒我。也許以前沒那段事……倒可能更好些。我只希望你原諒一點。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向你解釋。」

「你不用解釋。我懂。」

「我想你不會明白，有人坦率地告訴我你也在裡面，白納對白絲說的。他對她說，樹林的槍是你開的。我起先不肯相信。我不能相信。但是……我已無法證明你沒有份。除了——除了我對你的感情之外。」

我停下來眨眨眼睛看他的表情。他似乎在很遠的地方。

我說：「我不勉強你相信。勞恩，可是我是和你在一邊奮鬥。一向如此。自從星期二夜上之後，我實在像在地獄里煎熬一樣。有人控告你，而我愚蠢而悲哀……是，並且我連我自己都不能相信了……哦，我不願浪費你的時間。你也足夠了，你希望和這件事以及我作個結束，不過我——我必須在你離開之前告訴你。實在是因爲我不敢冒險，勞恩！你明白吧，啊？告訴我你明白了。」

他已拉下手套。他聲音非常平淡，「你有一次曾經準備冒險。」

「我自己，是的，但是這次是非力，我對他負有責任。他——他只有我一個人，而且我不能讓可怕的事發生。」

「什麼？」

「而我只有一個人，」我說。

又是沉默。他靜靜地站着。不知是因爲霧的關係，抑或是他心不在焉，使他顯得如此孤獨？我突然想起，他一向在我心中便是如此；一個遠離世人獨立的影像。我也第一次想起，我這才知道他是如何的一個人——他不是個風流浪漫的王子或是老虎……他是勞恩，一個非常孤單的人，一個在父親影子中生長的青年，一個要努力避免小小產地於破滅的人……也許他失敗過，但是……他永遠孤獨。在寂寞與危險中，我不能理解他和我的相同之處。

我輕說：「勞恩，對不起。我現在不應該來麻煩你。對於你的父親，除了遺憾之外，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他說：「你以爲我要殺死他？」

「不，勞恩。」

他停了一下以奇特的聲調說：「我想你會瞭解。」

「我想我會，」我頓了一下。「即使過去二十四小時——雖然世界瘋狂了，價值顛倒了——我仍然深深地相信，你還是你，那就夠了。勞恩，我要告訴你，然後我要離開這裡。我以前一直愛你，而且現在也愛你。」

他還是沒動，我轉身背對着華莊。我說：「我要離開你了，晚安。」

「你到那裡去？」

「有人會送我去梅林別墅，你叔叔波亭請我到那邊去住。我——我不願再留在華莊。」

「上車。我送你去。」他見我猶豫不決，又說：「來，上車。你以及我要去那裡？」

「我不知道，離開此地。」

「我要去梅林別墅找你。」

我不動也不說話。我的心又痛苦地猛跳。

「琳黛。」我所熟悉的聲音。

「啊？」

「進來。」

我上了車。門關上時，霧在旋轉消散。他上車坐在我旁邊。車裡面很黑暗。他就在我身邊。

我在發抖。他沒來碰我，我清下嗓子，說出心中想說的話。「你這輛車子是那裡來的？路勒牌的？」

「埃迪的。琳黛，你是不是打算在梅林別墅和菲力住一些日子？」

「我不知道。我還沒想到將來的事。我很喜歡他。不過——」

勞恩說：「他會很孤單，即使有波亭叔叔陪他。我們一同把他帶去白風莊屋去好不好？」

我喘不過氣地說：「勞恩，勞恩，我不知道——」我停住了。我把發抖的手伸向臉上。

「怎麼了，甜心？」

我十分謙卑地在雙手後說：「你說你還……還要我？」

我聽他迅速地吐口氣。他沒有回答。他忽然轉向我把我拉過去，他很用力。當時我們所說的話都是留待以後回憶的，我們又談了許久。

過後，我們談笑風生時，他聲音中也有了笑意。「你還是沒有讓我說出來，親愛的。你覺得現在該是我明說的時候了吧？」

「你說什麼？你要明說什麼？」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哦。」

「是的。」

「我願意冒險，」我說。

立刻我們的車子穿過薄霧朝華橋北方而去。